

萍踪寄语

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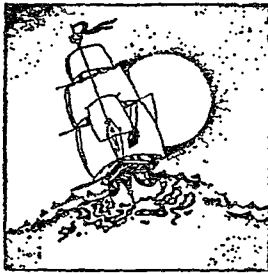
韜奮著

MA  
I253  
319

# 岸踪寄語

初集

翰奮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3 2167 8434 2

# 目次

一 開端	一
二 前塵影事	五
三 以往和現在	二一
四 首途	二七
五 到香港以前	三三
六 到香港以後	三七
七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四三
八 到新加坡	四九
九 僑胞的憤慨	五五

一〇	船上的民族意識	三
一一	到哥倫坡	五
一二	驚濤駭浪後	三
一三	海上零拾	六
一四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七
一五	海程結束	七
一六	威尼司	八
一七	佛羅倫司	九
一八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九
一九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四
二〇	世界公園的瑞士	二〇
二一	出了世界公園	二七



二二	巴黎的特徵	二三
二三	性的關係的解放	二六
二四	瑕瑜互見的法國	二三
二五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二九
二六	再談巴黎報界	二四
二七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二五
二八	法國的大學教授	二五
二九	法國的農村	二六
三〇	在法的青田人	二六
三一	由巴黎到倫敦	二七
三二	華美商帳的後面	二七
三三	英倫的休戰紀念日	二八

三四	世界新聞事業的一個中心	一六九
三五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一七五
三六	談泰晤士報	一八〇
三七	孟却斯特導報的創造者	一八六
三八	孟却斯特	二二一
三九	利物浦	二二七
四〇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二三九
四一	凡勒拉訪問記	二四〇
四二	從愛爾蘭歸途中	二四七
四三	『巴立門的母親』	二四二
四四	如此救濟！	二四八
四五	紙上自由	二五三

四六	大規模的貧民窟·····	二五九
四七	獨立觀念中的叫化子·····	二六五
四八	家屬關係和婦女地位·····	二七〇
四九	英國教育的特點·····	二七六
五〇	英國的華僑·····	二八六
五一	英倫雜碎·····	二九三

## 萍踪寄語初集弁言

記者自去年七月十四日離國赴歐以來，轉瞬已經半年了。記者此次除自己在學習的態度到歐洲來，還常常就自己親感所及，盡力寫些通訊，藉生活週刊報告給國人，寫到現在，以英國爲一段落，已積有五十一篇，共約十萬五千言左右。不幸生活週刊於去年十二月間『迫於環境，無法出版』，萍踪寄語僅登出一小部分，暫時擱置，現在先把以英國爲段落的編成初集出版，就正於國內外的讀者和朋友們。

在這半年裏面，一面忙着看，一面忙着談，一面忙着閱看有關係國的書報刊物，抽出一些餘下的時間『走筆疾書』，而且僅就觀察所及，拉雜寫來，當作而談，並不是什麼有系統的著述，認誤之處，倘蒙指教，不勝欣感。有的情形，生

活週刊上的國外通訊裏已經說過的，在這寄語裏都從略，以避重複。例如關於法國的報紙，徵言先生曾經有過一篇每天離不開的報紙（參看深刻的印象生活書局出版），把法國重要的各報內容說得很詳細，我關於法國報界情形的通訊，便注意到別方面去。又例如關於英國的『長衫工人』，（在英國稱爲“Black-coated Workers”，重溪先生這樣譯，英國人雖無所謂長衫，但在意譯方面似很切近。）重溪先生最近在生活上也有一篇英國的長衫工人，說得很透澈，所以我就不再贅述了。

這些寄語雖然是『拉雜寫來』的零篇短簡，但是記者在觀察研究的時候，在持筆敘述的時候，心目中却常常湧現着兩個問題：第一是世界的大勢怎樣？第二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要研究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不得不注意中國所在的這個世界的大勢怎樣。這兩方面顯然是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記者很想於寄語全書末了的總結論裏，就淺見所及，提出一些和國人共同討論，此時還想暫爲保留，雖則在敘述的客觀的事實裏

面，有時候也許已零星流露了一些管見。

歐洲是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個部分，而在西歐的英國，更是所謂「民治國家」的老大哥，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最後壁壘；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除日本外，她要算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對她也特別注意，在已往的半年中，有四個月的時間費在英國，這本初集的寄語，關於英國的通訊也佔了大部分。

關於歐洲全局的形勢和對於遠東的關係，要在『總結論』中研究，但是關於上面所提起的這位『老大哥』的現狀，却有一件最近發生的事情，可以借來做代表的形容。

本年二月六日——就是記者執筆作此弁言的前一天——在英國銷路最廣的一種日報每日傳知（“Daily Herald”）上面載有一段新聞，標題是母親爲着子女餓死（“Mother starves herself for children”），內容大概如下：

有着三個子女的一位母親，名 Mrs. Gwendoline Edith Hickley，年三

十三歲，住倫敦 Balton-road, Hampstead, N. W.。她的丈夫原是一個保險業經紀人，失業九個月了，他的失業救濟金領滿之後，普通只有廿六星期），每星期只領得所謂『過渡救濟金』十四先令六辨士，這母親情願自己挨餓，使她的丈夫和子女不缺糧食。

她從來沒有對過任何人說一句埋怨的話，只於每天費了許多時候到店舖裏去東張西望，尋覓最便宜的東西帶回來。回家後假說自己已經吃過了，使她的丈夫子女吃得飽。

她太疲勞愁苦了，前幾天她竟死去，倒在汽灶的附近。昨天由檢驗官白羅斯 (W. Bentley Purchase) 檢驗，判為『神經不健全而自殺』。但據他檢驗的報告，死者的胃裏一點食物的形迹都沒有。所以他(指檢驗官)又說道：『這個婦人大約是自己挨着餓，使子女吃得飽。她曾經留下了一封和她的老母告別的信，裏面就說起她所要做的事情。死的那一天，她還出去過一次，

事前告訴她的丈夫，說她出去到店舖裏去看看。她回來的時候，已在她的丈夫上牀睡覺之後。當他正在睡中，她下樓去自盡。」這檢驗官又接着說道：「倘有值得我們同情的事件，這就是了。」他說後，送一個金鎊給死者的丈夫。

據死者的丈夫所述，她對於子女的愛護，實無微不至，死前最後的一件事還替兩歲半的最小的女兒挑織一件外衣。他說：「自從陷入困境以後，我的妻常憂慮，但却從未有過怨言。當我出外去尋工作不得，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的餐食總是預備好等着我，孩子們都已吃飽，她自己總說已經吃了些東西。在過去的三星期裏，她必是暗中把買回來的糧食更多分給我和子女。我如果早知道，也許可以救她的命。」

這幕母愛的慘劇，聽者大概無不爲之悽然酸鼻的。

我引證這件事，當然不是說英國人大多數都到了這樣餓着肚子的時候，英帝



國的『剩餘力量』當然還夠支持多少時候。中國有句俗語叫做『油乾燈草盡』，資本主義進展到了第三期，牠的漸漸地崩潰，在目前『油』雖還未『乾』，『燈草』雖還未『盡』，但這樣下去，是朝『油乾燈草盡』的路線走去，這是很顯然的趨勢，這是可注意的一點。檢驗官於『同情』之餘，奉送金鎊一個，這在檢驗官，我們固然不能苛求，因為這類事當然不是檢驗官所能解決的，但這樣的『慈善爲懷』『奉送金鎊一個』的辦法，對於此事無法澈底解決，却很可以象徵現在英國統治階級對於失業日益尖銳化之無法澈底解決，這是可注意的又一點。

在萍踪寄語的簡集裏，當特別注重德國和蘇聯的最近情形，尤其是後者的建設事業的實況——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我希望能在最近的將來完成，早些貢獻給生活週刊的讀者和朋友們。

箱奮記於倫敦。

廿三，二，七，晚十二時。

## 一 開端



(南)

人生的變化，靜默地想來，往往使人愕然，記者提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此身還坐在生活週刊社的編輯室裏，等到這篇文章和讀者諸友相見的時候，我已在佛爾第(S. S. Conte Verde)號的船上，海天遙隔，破着波瀾向印度洋前駛了。本期的本刊依例於本月十五日出版，記者定於十四日由上海乘意輪佛爾第號離國赴歐，所以當讀者諸友看到這篇拙作的時候，我已不在陸地上了——但却很不幸地尚在人間，我說很不幸，因為尚未得到死得其所的機會。

我在未寫此文以前，原想題爲『暫與讀者諸友告別』，既而仔細一想，覺得不很恰當：一則因爲本刊的讀者徧海內外，我和國內的讀者告別嗎？但同時和國外

僑胞裏的讀者却反而接近了，不能算告別；二則因為記者在本刊上以文字與世相見，和讀者諸友原是神交，此後我雖暫時離國，但對本社的業務仍負全責，每期仍爲本刊撰文，這樣和諸友在思想上或精神上仍是未曾『離別』，也不能算告別。所以我就叫這篇是我的『萍踪寄語』的開端吧。

赴國內外考察，原是記者數年來縈迴夢寐的一件事，但就最近情況說，赴國內各地考察，顯然是一件不易實行的事情，所以這個心願，只得俟諸異日。赴國外考察，也是很勉強的，幸而本社的同事已漸漸的較前充實，我暫時離開，在總務，編輯，及營業各方面，都有得力的同事分了主持，我才能放心走。此外便是我出國的經濟問題，幸而也得湊借了一筆款子，可以等到我回國後分期歸還。我覺得用我自己血汗得來的錢，於心最安，只須勉強借得到，已是很幸運的了。這兩件事有了相當的辦法，我才決定作出國之行。

其次我想可以和諸友談談此次出國的動機和計劃的大概。我濫竽本刊的業務

七八年，常自愧恨自己學識經驗的淺薄，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愈幹便愈覺得自己的知識荒，所以此次赴歐很自然而簡單的第一個目的，便是要藉此機會增廣一些識見。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正是要想『見』『見』看。其次是想像我自己代表了讀者諸友的耳朵眼睛去，因為我要盡我的心力，把在國外所見到的，或所感想的，陸續地寫出來，在本刊上向諸友報告。當然，以我的淺陋的眼光，恐怕『買椟還珠』，沒有什麼好報告，不過我已說過，只得『盡我的心力』。

至於在國外的計劃，因經濟關係，很不能如我的意。我大概在英國住的時候多些，因為頗想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該處著名的圖書館，費些時間研究研究，此外並想的遊德法意蘇聯等國，但因所準備的經濟能否玉成我的心願還不可知，只得做一步算一步再說。我自省自己所僅有的微薄能力，只能在文化的工作方面竭其棉薄——如再把範圍說得明確些，只能在新聞事業方面努力。所以我此次赴歐考察的內容，當特別注意各國新聞事業的實際狀況和趨勢。此外關於政治經濟

及社會各方面，也想加以注意，能否得到有價值的材料，此時不敢預說，深怕貿然發出了空頭支票，將來沒有法子兌現。

有一位很知己的好友聽見我有出國之行，滿腔熱誠地趕着寫了一封令我十分感動的信來勉勵我，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你將離開這紊亂的祖國，繞過半個地球，到那西歐的古邦去了！記得什麼人，也許是亞振鐸？在出國的輪上作詩說「祖國現在需要戰士，我却離開了她，那似乎不該，但，我離開她不是一種消極的退避，是到別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鎧甲，磨銳我的兵器，預備來做一個更勇猛的戰士！』那詩的大意是如此，我覺得你也正是這樣的情形……』

『做一個更勇猛的戰士！』這幾個字旁的密圈，也是這封信的作者自己加上去的，這位好友的殷切的盼望，可謂溢於言表了。我只常常感到深深的慚愧，從不敢自命是『勇猛的戰士』，沒有『更』字之可言，那更是不消說的了，不過倘有『死得其所』的機會，對於鬥爭——有益於大眾福利的鬥爭——只須是我的力量

所能貢獻的，我却也不願退怯。

記者此次離國，實帶着苦悶和憧憬而去。漫漫長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誰都感到苦悶。但黑暗勢力的勁敵是大衆的意志，決不是剷除幾個個人就能高枕而臥的。最偉大的莫過於大衆意志的力量，只須朝這方向努力，不會感到孤獨，因爲深信大衆必有光明的前途，個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

倚裝待發，根觸萬端，敬祝讀者諸友康健愉快。

## 二 前塵影事

記者離國之後，關於編輯方面的事務，不得不偏勞寒松先生多費一些時間。他和我約，要我至少須每期替本刊作一篇文字，這在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我的

行期在七月十四日，等到途中來稿，恐怕來不及接得上，所以在起程前特先『貯蓄』三篇，本文是所『貯蓄』的第二篇。（第一篇是上節登的開端。）寫這三篇的時候，我這個人還在上海。預計這篇文章達到讀者諸友的眼簾時，我所乘的那隻船已經過香港，新加坡，而正達到了哥倫坡（Colombo），和諸位相距有一萬二三千哩了。

我此刻和諸友要談些什麼呢？談談國內的事情嗎？公開的祕密都擺在我們的眼前，而且談了徒然惹起諸友的感傷。談談國外的事情嗎？我人還在國內，未曾見着，不便捏造。我偶爾想起從平日常常看到的許多讀者的來信裏面，常有人表示要知道兩件事：一件是關於我個人的歷史，一件是關於本社發展經過及內部組織的概況。我似可乘此『青黃不接』的機會，就這兩方面略為談談。（關於第二件事，當於下節一文裏敘述。）

我想讀者中所以有人要聽聽關於我個人的歷史，似乎也有幾個原因。第一個

大概是由於本刊從開始到發展，不是憑藉什麼名人的牌子，始終是由於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來濫竽其間，以致令人有『不知何許人也』之感。第二個原因是我雖是一個無名小卒，但因由本刊的媒介，承蒙讀者諸君的不棄，獲得不少神交，對於一個朋友常喜聽聽他的生平是人之常情，所以讀者諸友也許由於友誼的動機，要知道一些關於我個人的經歷。我本想，個人的歷史原無多談的價值，何況像我這樣一個很平凡的人的一些很平凡的事實！但想到這第二個原因，並且想到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談談個人所感受的辛酸苦辣，也許可以看出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一些情況。因此我使不避冒瀆，覲然追述一些前塵影事，和諸友談談。

我是生在一个沒落的地主家紳官僚的家族裏。從小所接觸到的，是封建思想與舊禮教的『薰陶』。當然，在當時家族中人都自詡是所謂『書香之家』。我得受到所謂『新教育』，實有些偶然的。最初長時期和我的一個弟弟同被桎梏在家塾裏，受着西席老夫子詩云子曰的薰陶，渾渾噩噩，只覺得終日是悶坐在牢獄裏。



大家族所希望於我的似乎不外乎是做官。後來因為西席有了高就，要換過一個，一時沒有物色到，剛巧鄰居的有一位『少爺』進了『洋學堂』，據他的老子告訴我的父親，說『洋學堂』也還不算怎樣大逆不道，我纔糊裏糊塗地得到家長的准許，姑往投考，貿貿然由牢獄式的家塾進了A B C D的洋學堂。

那時以『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大學）的聲譽最隆，家長希望我把自已造成一個工程師，我也很羨慕工程師的職業，在當時並不知道工程師對社會有什麼偉大的貢獻，只因爲工程師的職業似乎被人重視，而且聽說一來就有好幾百塊錢的收入，所以很勤勉地學習，同時也鑒於家人囑望的殷切，認爲也應該勤勉地去學習。不料我的個性不是做工程師的坯子，對於國文歷史及外國文學等等科目，覺得尙能應付裕如，看見數學便感到害怕，在中學時代（當時所謂『中院』），因虛榮心的督促，不甘落人後，拼命用功，教師們看見我的表面上的成績，誤把我當作什麼『高材生』，其實我自己已深深地知道是外強中乾的。後來硬着頭皮讀到大

學（當時所謂「上院」電機科）一年級，被微積分和高等物理學困窘得實在沒有辦法了，纔像逃難似的考入聖約翰大學的文科。我回顧求學的經歷，很抱憾的一點，是太不經濟地耗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如一路都得有相當的指導，能對於自己個性所最近的學科有系統的切實研究，也許在知識上可得到比較好的基礎。

我從沒落的封建的家族裏，暗中摸索着掩入了充滿資本主義化的學校，從中學到大學，都做着自食其力的苦學生。在中學時代，自給的方法，是做家庭教師，投稿，拼命讀書，求得考列前茅，獲得校裏「優等生」的資格，由此得到豁免下學期學費的待遇。記得第一次投稿被錄取的是登在冷血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我看見自己的稿子第一次登在報上，快樂得什麼似的，到具名蓋章取稿費的那一天，我和我的弟弟（同在南洋肄業）同往申報館領取，『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六塊亮晶晶的大洋，三步做兩步地踉踉跄跄一奔出了申報館的大門，兩人都狂笑着跳躍着好像發現了金礦似的！兩人一路嘻嘻哈哈由望平街連奔帶走地跑回

## 徐家匯·

在大學初年級的第一學期末了，因經濟方面實在羅掘俱窮，無以為繼了，只得輟學，由一個素來承蒙他敬重我的同學介紹到內地（宜興）一個村鎮上去當了好幾個月的家塾教師，教三個十一二歲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其中一個是兒子，教起來很費力，除算學英文外，還要講歷史，講孟子，天天出作文題目，改文章，夜裏還有夜課。

在大學時代自給的方法也是於課餘當家庭教師，教的是預備投考中學插班的學生，算學要教幾何代數，英文要教文學，國文要教古文。晚間便在本校圖書館裏做一個鐘頭職員。（每月有九塊大洋的工資。）此時雖在官族化的學校，當然不能和富有的哥兒公子比擬，往往他人身上穿了棉袍，我還只穿着一件破舊不堪的夾袍打抖；在夏季蚊帳破得窟窿太多了，臉上就常有東一點西一塊蚊蟲勞績的表現。有一次做了一個全暑假的苦工，學費還湊不夠，在開學的前一天還是一籌莫

展，行李是暫時搬進學校了，獨自一人靜悄悄地坐在屋裏發呆；不知在當時和我不過在朋友家裏晤談過一二次的畢新先生怎的間接聽到了我的苦况，趕坐着汽車送來一筆款子，強要我收下，我感於他的誠意，最後決借用了；他別後一跨出了房門，我回身把房門關上，不知爲什麼竟感傷得獨自一人哭了一頓。

離校後做了幾年編輯，同時兼做了幾年英文教員，其餘的時間和精力便都用在本刊上面，且學且做，困知勉行，以迄今日。我竟把這樣平凡的事實煩擾了諸君的清聽，心裏終覺得是很歉然的，所以只簡單地談談，不敢再嘮嘮叨叨了。

### 三 以往和現在

記者在上節曾和讀者諸友約，要在本節談談本刊發展的經過和內部組織的概

况。

本刊第一任的編者是王志莘先生，前幾天在友人宴會席上遇着他，他還笑瞇瞇地談起本刊初辦時沒有人石，由滬販來一捆一捆秤斤兩買去，有一次匪人在天文台路的運動場前發贈送！他的這幾句不無含着幽默的話雖似乎簡單，其實很足以描寫本刊呱呱墮地時的淒涼狀況。幾個月以後，王先生因去辦銀行事業，把這個零仃孤苦的孩子交給我，我其初覺得毫無把握，還不肯接受，後來因一時找不到別的保姆，我又覺得這個孩子怪可憐似的，便接受過來，撫育撫育着，原也沒有想到就能把他養得大起來。

在未談到這個孩子怎樣長大以前，有些情形也許可先提出來說幾句。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有一位級任教師沈永緒先生是最崇拜梁任公的，（沈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他是我生平最敬愛的一位先生，現已逝世了。）凡是梁氏的著作，他都有，藏在好幾個書櫥裏，承他異常地愛重我，常借

那些書報給我，後來我升入了『中院』（即當時的南洋公學附中），還常到他那裏去借書看，尤其喜看的是沈先生所存的全份的梁氏新民叢報。當時我的思想很混沌——說得更老實些，就是無所謂思想——但覺梁氏文字充滿着動人的情感，看得津津有味，常在夜裏看着捨不得釋卷，熄燈後還違背校章偷點着洋蠟燭看。從此時起即夢想將來要做一個記者，隨後凡遇着比較有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雖則同時還勉強埋首於味同嚼蠟的數學物理學等科目——這是指我個人的感覺，我的弟弟就覺得這種科目異常的有興味。

我的意識中既潛伏有這樣的傾向，所以王先生『托孤』——借用一下，王先生仍是永年益壽的——之後，我既已接受過來，便也一團高興地聚精會神地執行我的保母的職責。最初幫助我的只有徐伯昕孫夢旦兩先生，我們都是傻瓜，好像樂此不疲似的，常自動地幹到夜裏十一二點鐘，事情還幹不完，只得急急不捨地和辦公桌暫時告別。沒有什麼人強迫或監督我們這樣發傻，我們自己也只覺得傻得

有趣，並沒有存着別的什麼奢望。後來志同道合的同事日增，現在已有三十餘人了，分工也比較的可能，雖不必像當初那樣傻得厲害，但我們仍好像是一個『短小精悍』勤奮邁進的軍隊，在此黑暗的舊社會到光明的新社會的過渡期間，共同為大眾努力，希望能盡其一個小小支流的貢獻。倘若社會認為我們的工作不是毫無意義的話，這不是我們裏面任何一個人的勞績，是我們這一羣兄弟姊妹們的共同的血汗的結晶，同時也是由於社會給與我們的鼓勵和直接或間接的種種贊助。

講到本社內部的組織，記者要很欣然地宣佈，我們已採用了生產合作的辦法了，具體的細則雖不能都在這篇短文裏說出，但不妨就原則上大概的意思談談。我們全社的資產已歸全體同事（連『茶博士』都在內）所公有，除短期的僱員外，現在本社的職工任職在六個月以上的都有做我們這個『合作社』社員的資格，也就是這個機關裏的『主人翁』之一。本社資本每股十圓，任何一個社員，至多不得過一千股，不到此數的每年將所得一部分紅利加股，逐漸一同加到此數。新進

職工，於任職時起，每月就其薪水中扣除百分之十，於任職滿六個月時，併計作為入社的股份，以後繼續每月扣除薪水百分之十，至入社滿一年時，再行併計，作為增加股份。社員認繳股份所得享受的利息為股息，於每年總決算後，除應提之公積金，社員福利基金，及職工紅利外，由社員大會依營業的盈餘，議決按股分配股息。總之這個生產合作社的原則，以社員共同投資，經營出版事業，促進文化生產為宗旨，除用在服務社會事業上的費用外，所得贏利歸於全體。這雖不能算是合於理想的辦法，但至少已沒有誰剝削誰的存在，各人一面為社會服務，同時也為着自己工作。

本社的信條有四：（一）服務社會，（二）贏利歸全體，（三）以共同努力增進全體社員福利，（四）社務管理民主化。關於頭三點，上段所述已可略明大意，關於第四點，還有略加解釋的必要。本社的最大權力在全體社員大會，由社員大會選出理事組織理事會，由理事會互選經理，為理事會的代表，總攬社務，並由全體



社員大會選出監察人二人，查核會計帳目，並保障社員利益。這樣，各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因為理事產生於全體社員大會，而經理則由理事中互選而來的。

我們這一羣傻子的這一個組織，所以要這樣挖空心思來盡量使他合理化，目的却不是僅僅爲着我們自己，我們要利用這樣的比較合理的組織，希望能對社會有更切實的貢獻。我常勉勵我們的兄弟姊妹們，我們是在一個血腥的黑暗時代，如不爲整個社會的前途努力，一個機關的內部儘管如何充實，如何合理化，終不免要受黑暗勢力的壓迫摧殘的。我們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個準備爲文化事業衝鋒陷陣的一個小小軍隊，我們願以至誠熱血，追隨社會大眾向着光明的前途邁進！

起程前二日寫於上海。

## 四 首途

兩三星期以來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才得安靜下來，坐在佛爾第號的『經濟二等艙』的吸煙室裏，在一個小小的鋪着白檯布的四方桌上，時而仰望着窗外的海天一線的無限際的碧波，和往復迴旋着美麗絕倫的雪白的浪花，靜默沉思，腦際湧現着不可捉摸的種種幻想，時而俯首持筆疾書，想像我是和無數的讀者諸友促膝敘談着。

這兩三星期以來所忙的不外幾件事，一件是交代本社職務上的事情，一件是準備旅行途中所需要的一切，還有一件是嘴巴忙——一部分忙着和臨別來訪的朋友談話，一部份忙着吃喝，就是知道我將要出國的朋友們的慇懃厚意的餞行。我

已不敢驚動朋友，所以在首途前並不通知，能守秘密的總是守着秘密，但兩三星期來中餐和晚餐幾乎全被朋友們所包辦，這是出乎我預想中所有的一件事。嘴巴雖歡迎，心裏也愉快，但腸胃却不免常常提出抗議。心裏感到愉快的是在乘此聚敘的機會，可於談話中獲得朋友們不少的指教，不過這種『餓行』的習俗，有一點却很需要改革一下，那就是供給嘴巴的東西要力求簡單，不然，雖爲時甚暫，用不着『長期抵抗』，腸胃的服務方面恐怕要發生問題。總之這種習俗有利用用膳時間增加朋友談話機會的優點，所當避免的是給與腸胃以臨時加重的工作。

在準備赴歐旅行的這件小事上，我却得到一個頗有意義的教訓，那就是凡事必須自己親身經歷過，才能澈底明瞭，否則多少不免隔膜，要改正錯誤或要做得更完備，也必須由實際經驗中去尋覓出來，體會出來。我有位同學沈壽宇先生，曾經告訴我關於他學習游泳的一個故事。他在未入水學習以前，買了一本關於游泳術的很詳細的英文書，又買了一本關於此術的中文書，都很仔細的看了一遍，

以爲原則都懂了，後來大膽跳入游泳池，還是沒頂，浮不起來，游而且泳就更不必說了。但實際在水裏學習後，往往能在幾分鐘的短時間裏面學得書本上說了一大堆還不明白的訣竅。我此次在起行前，和幾位到過歐洲各國，尤其是最近遊歷歐洲回國的朋友，都有過詳談，請教一切。但剛剛上了行程之後，即覺得不是漏了這樣，便是忽了那樣。這不能怪我所請教的幾位朋友說得不周到，因爲有的事物，在他們認爲可以無須說的，在我却是應該預先知道的，這就非由自己學習不可了。靠我第一次遊歐的經驗，如有第二次重遊的機會，所準備的一切必能完備得多。但是將來若有只聽我說話的人，要藉此作爲遊歐的『指導』，等他親歷其境的時候，也還是不能無隔膜之感。這不是前人的經驗毫無補益於後來的人，當然，牠有很重大的幫助，但却只能供作參考。愛迪生在發明電燈以前，凡是當時關於電學的所僅有的一切書報，他都極力搜尋，都先看過，就是這個理由。

記者於昨日（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登輪，下午一時許開駛。所乘的這艘佛

爾第號，是意郵輪船公司走華意航線三艘輪船中的一艘，有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噸，爲航行印度洋噸數最大的一隻船。頭等艙每人約台華幣一千五百圓，二等艙一千二百圓，經濟二等艙六百餘圓。上幾等艙的搭客可隨意到下幾等艙裏去瞎跑，下幾等艙的搭客不許到上幾等艙裏去走動，活躍着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不平等的現象。經濟二等艙四個人一個房間，布置頗潔淨，但究竟狹隘，油漆氣味和熱令人不耐，所以除夜裏鑽進去睡覺外，白天終日不是在吸煙室裏寫文看書或談話，便是在吸煙室兩旁的甲板上走走，甲板上有藤椅可躺，不必出租錢。不過吸煙室僅開至晚間十一點鐘，逾時連甲板上也去不得，因爲到甲板上要經過吸煙室。每日晨餐一次，午晚大菜兩次，下午五時許還有茶點一次。大菜很潔淨豐富，以我的吃量，還嫌多些。同桌四人，第一次同桌後，以後即每次照舊。記者同桌的有赴德參加農村經濟會議的張心一君，前廣西教育廳長雷賓君，及赴德醫學的周洪熙君，張君幽默健談，追述去年和他的夫人往甘肅時途中遇盜情形，

令人忍俊不住。他們夫婦倆和一個同行的學生都戴有近視眼鏡，攔途掠奪的幾個丘八搶了錢不夠，望望他們的眼鏡，也認爲奇貨，要動手搶去。張君覺得這東西搶去不得了，壯着膽和他們商量，說：『這東西你們拿去無用，失者却成了瞎子。他們不相信。那個同伴的學生大發其急，趕緊把自己眼上的那副眼鏡脫下來，替一個丘八老爺戴上，這個丘八老爺覺得看東西反而糊裏糊塗，認爲確是無用，竟肯割愛，他們三位才免做了瞎子。我說這幾個丘八老爺也是實驗主義者！』

船上的職員和『僕歐』都是用意大利人，都能英語，雖則多數說得不好。僕歐都穿白色制服，白皮鞋，很整潔。今晨我初次到餐室裏去用早餐時，同桌中只我一人先到，僕歐問『早安』後，問我要吃什麼，我一時却發了呆，除說了一杯咖啡外，不知道再要說些什麼好，轉念一想，問他有什麼，他一連如斷了。賈珠似的說了六七種點心的名稱，我比做學生時候傾聽教授講學還要注意地聽了之後，只懂得最後變音變得很不像的“poiled egg”（燒蛋）一個名稱，就馬馬虎虎地照他

口音四不像的重複了一句，心裏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結果吃到了兩隻燒得半生熟的雞蛋。看看別桌上，却有人吃着很好的早點。

在船上天天吃大菜，在我却是借了債來吃的！可謂矛盾得可笑。

寫到這裏，船身比先前搖動得更厲害一些，我只希望不致暈船躺倒，能多寫一些報告給諸友聽聽。

二十二，七，十五，上午，佛爾第輪上。準備十六日到香港時付郵。

## 五 到香港以前

由上海起程及到香港以前的船上情形，記者在今天上午（七月十五日）所寫的一文裏已略談大概了，此時是在同日的下午，再談些瑣屑的見聞。

記者此次所乘的是意輪，其實這種意輪雖號稱郵船，也在索利尼積極準備海軍作戰計劃的一部分。據說墨氏鑒於海軍平日給養所費的浩大，故除在正式海軍上力謀擴充外，特把全國的商輪集中起來，由政府加以津貼，力謀整頓和擴充，使全國的商輪在管理及發展方面均趨於系統化，得隨時由政府作有計劃的指揮，一旦世界大戰發生，商輪亦可一變而加入海軍應戰備上的需要。所以最初意郵輪船公司開始華意航線時，因乘客及貨物不多，每到上海航行一次，意政府即與津貼十萬列拉（Lira，意幣名，約等華幣兩角半）。目前各國在華郵船競爭中，意郵船實予英法日等郵船以頗大的打擊，因走得快而取價又比較的低廉。在上海出發前，往各國領事署簽證照時原須繳費（大約十圓左右），但如持所購意郵輪船公司的船票往意領事署簽證照，即可免費。此中關係，可以想見。

記者在船上天天有大菜吃，似乎闊了，但同時又有一件矛盾的事，便是不得不自己洗衣服。船上洗衣用金價計算，非常昂貴，（即小件亦須八角大洋起碼，）



一件衣服經不得幾次一洗，所費要比做過一件新的還要貴，路途較近的——例如由上海到香港的搭客——可將洗下的衣服粘在一起，等到上岸後時洗，我在船上却要經過二十三天的水程，夏季每天又換慣了一天一套的内衣，不得不自己洗了。昨天夜裏十時浴後便在浴室裏大洗其內衣及襯衫等。我在國內雖做過苦學生，但因洗衣費比較的便宜得多，故把時間用到別的工作上面去，所以洗衣的本領大不行，浴後洗衣又洗得一身大汗，不得不再浴一次。浴時先用海水，後用清水沖洗一次，可是清水因船上所藏有限，所以不多，只能沖洗一下，不能將水盡量放入盆內寫意的用。以後大概每夜須洗衣一次，隨着出大汗一次！

同乘經濟二等艙的搭客約有七八十人，西人約佔三分之一。我仔細觀察一下，最堪注意的是西人的體格，無論男女老幼小孩，個個體格健壯，中國人則無論男女老幼小孩，只有很少數是體格好的，大多數都不行；尤其是夾在許多體格健壯精神充滿的西人堆裏，更顯得厲害，更顯得分明。這裏面有一個美國人，看

上去只有二十歲左右，面貌體格的美，白嫩裏帶紅的玫瑰色皮膚的豔麗，真可愛！搭客裏有幾個十八九歲的廣東母親生的女子和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子，聽說他們的母親是廣東人，父親是英人，體格也很好，幾個女的穿着西裝，健康的曲線美顯得十足，不過面部不很好看，她們的弟弟却長得健而美，穿着短褲的西裝，雖比不上那個美國人，但也很可愛。可是這幾個廣東母親生出的男女青年都只能懂英語，在法律上也是英國人而非中國人了。

搭客中有一個中國人娶了一個比利時女子。聽說男的曾在比學習化學七年。這個女子金髮紅顏，婉孌輕盈，也長得很健美，看上去只有十八九歲，可是她的丈夫却是一個體格很平常的麻着臉的黑黑的面目可憎的仁兄。他們兩却打得火一般熱，在甲板上歡笑親暱，惹得旁人眼紅。雖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我總覺得健美的男女能與健美的對方結合，在旁觀者看來，似乎也該得舒服些。

同行的張心一君同房的有三個意大利人，他初以為可有機會問問關於意大利的

事情，不料却是三個丘八，只有一個懂得幾句簡單的英語，這還不去說他，自上海以來，未見他們洗過澡，汗氣騰滿全房間，脫下的襪子就堆在他上面的一個舖上，和他的尊頭相近，使他叫苦連天。可見撒爛污的丘八，無間中外！記者同房的是一個赴德學習的學生（即同桌用膳的），兩個是赴荷蘭經商的僑胞，這兩個裏面有一個還是本刊的熱心讀者，談起本刊，熱烈得什麼似的。我們幾個人大家都很相處得來。

這兩天和我談得很多的是雷賓南先生，昨天下午我們坐在甲板上的籐椅裏，接連談了足足三小時。他是留英的老前輩，不久以前還到歐洲去考察過一次，並且是同盟會的老會員，在辛亥革命也很努力地參加過。他認為辛亥革命，從今看來，不能算民族革命，仍只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換個朝代(Dynasty)的玩意兒，所得到的唯一的結果，只有一事，就是把武人放在文人的上面橫行一切罷了。他說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後，歷代武人都被置在文人統御之下，辛亥革命因煽動一新

軍」內應，末後武人跋扈，遂反其道而行之。我說各國革命，煽動軍隊未嘗不是手段的一種，惟須有壁壘森嚴能爲主義而努力奮鬥的中心勢力控制着，然後才能發能收，不致陷入『尾大不掉』，只見自私自利的軍閥掛羊頭賣狗肉，肆無忌憚地暴戾恣睢，悍然視大衆意志如無物，這當然和中堅分子及嚴密的組織有很大的關係。

二十二，七，十五，下午，佛爾第輪上，到香港時付報。

## 六 到香港以後

記者於七月十六日下午一點鐘到香港，離上海八百五十九哩了。佛爾第號灣泊該埠五小時。記者到後就和同行的張君及同房的周王諸君共同上岸，船泊九

訖，經渡輪才於數分鐘後達香港。開渡輪係港政府所經營，船極整潔，上輪及下輪的站上，搭客出入，都有隔開的途徑往返，各不相混，秩序井然，售票入口處係用齒輪機攔住，每次僅限一人經過，付港幣一角，機即開放一次，（此種齒輪機，上海公共汽車已有採用的），毫無擁擠的弊病。此等處可見管理法的重要，管理法周密，公共秩序亦隨之而增進。在這種組織下，搭客踴躍不守秩序而不可得。

張君到過香港三次，我們就請他做嚮導。他領着我們前進，向『德輔道』上跑。（最熱鬧的一條馬路，等於上海的南京路，但不及南京路的廣闊。）我們的第一件事是要兌換港幣備用。我們裏面有一個拿出一張一鎊的金鎊票，向一個小錢莊兌換，張君已瞥見該店櫃旁排着一疊紙，上面有個行情表，註明當日每鎊可換港幣十四圓餘，而該店夥計睇該表後，對我們這幾個人瞥了一眼，大概看出了我們這幾個是外路來的阿木林，微微一笑，計上心來，便故意滴滴搭搭，把算

盤打成了十三圓餘，他不料我們裏面這位張先生却已眼快，看見了行情表，但雖提出抗議，這位夥計仁兄却置之不理，我們便跟踉跄跄地跑到別家去了。

路上的男子除少數穿着西裝外，多數都是穿廣東式的短裝，長衫很少，和在上海虹口一帶所看見的氣象差不多。女子的裝束，有一部分是廣東式的闊袴管，短衫；也可時常遇着摩登女子，穿着佐治紗的旗袍，赤着兩條玉腿，登着一對乳峯，苗條嫵娜地過市。

香港是個山島，我們久聽見的是上山的電車，這天便去乘到山上去。電車比上海的大一半，座位橫排，像二等火車裏的橫座一樣。不過一邊坐三人，一邊坐兩人，中留行道。車裏也很整潔，軌道當中有一根鋼條，有三個大姆指粗，山路峻峭，電車上下就靠機械的效用，被這根鋼條拉上去。最斜直的時候，坐在車裏幾如懸空坐在牆上，非用手拉住椅旁，有倒懸之虞。科學化的機械效用，可謂無奇不有，這不過是小巧者的一端罷了。

香港有一特點，即尋不出一所中國式的屋子，屋子總是三四層或四五層的洋房，這不是說沒有窮人，每有四五層的破爛洋房裏住滿了無數家的窮戶，衣物雜件推滿了樓上臨街的走廊或露台，再窮得無家可歸的，便在夜裏睡滿了馬路兩旁的行人道上。（香港馬路旁的行人道，上面都有蓋，可不受雨淋。）

乘電車到了山上後，氣候溫和，空氣極佳，大家立刻感到呼吸後身體上的舒適，好像正在浴後全身輕鬆了許多。山上有宏麗講究的旅館，我所看見在該旅館大門出進進的都是碧眼兒，我國的豪紳和軍閥官僚們在山上東一座洋房西一座別墅的亦所在皆是。這和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夜裏睡滿了的人們比較，當然是別一世界。

香港全島面積約三十英方哩，做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已有九十年的歷史了。全島人口約八十五萬人，華人約佔八十萬人，英人約佔一萬四千人，以八十萬的華人，却受統治於一萬四千的英人的勢力之下！

我做事向來謹慎，有的朋友怪我太謹慎了，但此次却遇着殊堪發噱的一位謹慎朋友，那就是一同上岸的那位王君。我們的船預定泊五小時，六點鐘開。我們一點鐘上岸，王君一上岸就惴惴然怕船開，每過幾分鐘即念念不忘；到了三點鐘，他實在怕得不得了，先獨自一人趕回船上去去了！

我們跑了不少的路，看了不少的地方，五點半鐘回到船上，王君正在碼頭上替我們愛急着！

這隻船到香港，去了一批搭客，又來了一批新搭客。旅行經驗豐富的雷賓南先生便在香港握別，準備到廣州去，我們很悵然地少了一位快談的旅伴。那位娶了一位如花美眷的比利時女子的麻子先生，也不再在船上了，我們失了看熱鬧的愛的活劇的眼福。廣東母親和一個英國人合作所出產的幾個健強的男女青年也去了。但在男女新搭客中却來了一羣二十幾個健強活潑的男青年，和一個輕盈妖媚的妙齡女郎。這二十幾個青年是廣州嶺南大學的學生，因替該校體育館籌款，結



隊赴新加坡作足球，排球，及籃球等運動的比賽。據說海外華僑雖受經濟恐慌的影響，但對於運動仍很熱烈，對於運動比賽的購票參觀，仍然是很踴躍的。那位女郎是一位嶺南大學的畢業同學的夫人，正作蜜月旅行，隨她的丈夫一同到新加坡去的。

這班青年的體格大多數都是很健全的，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是全校裏在體育上比較上選的。他們尤其令我注意的是那樣活潑快樂的精神。這班未出校門不知世故的天真孩子們，當然快樂，我只希望他們能從這快樂的精神中生出勇氣來替社會幹一番有益大眾的事業，倘盲目着以爲儘有無限的安閒的日子可過，不了解這時代劇變之將到來，那就大錯了。此外還有一可注意之點，即他們的男女交際都很自然，就是那位妙齡女郎，在諸同學中周旋談笑着，也落落大方，很自然。

十六日午後在我們的甲板一邊角上，用厚木板隔成了一個游泳池，裏面用厚帆布作壁和底，好像一個長方形的大水袋，池長二十幾尺，寬十幾尺，深約七八

尺，用大龍噴灌入海水。搭客中既到了一批運動員，所以當天下午就有我國的十幾個青年躍入池裏作種種的表演。有一個外國女大塊頭，也換了游泳衣加入滾熱鬧，大概因為池小人多，她的大塊頭運轉不大靈便，所以轉了幾轉，就爬上來。

今天上午有個德國籍的家庭——一個也是大塊頭的五十來歲的母親，兩個十三四歲和十六七歲的女兒，兩個七八歲和八九歲的小兒子——統統換了游泳衣鑽入池裏去大泳而特泳，只母親老態中有些斷頂，其餘的男女小孩都極健美可愛，尤可注意的是那位老母親和那兩個小把戲，這當然見他們從小就有利於養成這種習慣的環境。像我們的鄉間的孩子，也很容易地有這樣的能力，不過婦女却似乎很少了。

搭客的女子中有個四十來歲的外國大塊頭，那真是大——她的臀部至少有三尺多寬，所奇的是她帶着這樣的一個笨重的傢伙，走起路來却飛快，並且居然也換着游泳衣，一團高興地帶着那樣一個斷頂無比的軀體，跟入池裏去表演。當她

穿着游泳衣走過時，甲板上的左右觀客都舉行注目禮，她却行所無事地幹她的。

昨天風浪路大，我還能勉強用膳，惟終日躺在甲板的藤椅上，今天上午風浪更大，幾乎作嘔，胸部也頗難過，吃了一粒吊船藥，膳食的吃量減半，午後好些，後天要到新加坡了，有人說明天也許還有大浪，我不得不趕寫這篇通訊，以便到新加坡時付寄。我會暈船，這真是一個大缺憾，因此我不覺得海行的快樂，希望早些登岸。

廿二，七，十八，下午·佛爾第船上，自新加坡寄。

## 七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記者在船上所填的英文名字不用『翰喬』兩字的譯音，上船後，船當局印發

很講究的搭客名單，看的人也只見着我的英文名字，但因同行中有一兩位朋友是知道我幹什麼的，所以偶由輾轉聽到而特來和我晤叙的本刊讀者，甚至我提筆作這篇通訊時，竟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有十餘人之多。我們互道來歷後，便很痛快的暢談，立刻成了親密的好友，這是我最快的一件事情。他們對於本刊關心的誠摯，實在可感，問我身邊帶了沒有最近的生活，我臨行時只帶了當時最近出版的一份第八卷第二十八期，他們欣然索去傳觀，看到最後還給我時，紙角都捲了起來。

談得尤其誠懇的有位江善敬君，他是國立暨南大學外交系的畢業生，現在母校服務，為人溫和熱誠，善氣迎人。他說久想見我，不料在船上無意中遇着。他原是華僑，家在南洋的勿里洞，出來九年了，這次才回家去省親，少年英俊，體格極好，他在校時原是一位運動健將，尤擅長足球。學校裏的運動員大都只知道運動，置學識思想於腦後，而江君體格既好，又能注意到學識思想方面，一掃胸

形發展的積習，殊可愛重。他並具有歌唱天才，在甲板上臨風引吭高歌，激昂悠揚，令人意遠。可惜我們同船到新加坡便須分別了。

江君說自本刊出版以來，他沒有期漏掉，每次還有本鄉親友托他在滬轉寄數份，並說許多青年對於本刊的熱望，我說本刊本身沒有什麼固有的力量，如諸同志認為不無價值，便是由於始終不背叛大眾的意志罷了。倘認為不無一點力量，這仍是大眾的力量。他極力勸我有機會時到南洋去看看僑胞的狀況，不過說南洋的當局對中國從事文化事業的人異常畏忌，如去最好充作商人。記者在國內時，有朋友對我說，如去漢口一帶，聲明是商人，便檢查得不厲害，如說是教員或學生，便檢查得異常的煩苛。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吧！知此訣竅的教育界中人，赴漢口一帶時，為避免麻煩計，最好都在嘴巴上一變而為商界。

(以上十八日下午寫)

船上有位黃伯權君，也是本刊的一位熱心讀者，無意中知道了記者也在船

上，特來和我作一番長談，他說在二十六期的本刊上看了本刊今後編輯上的改革一文後，知道我有新計劃，但却未想到我突然有赴歐之行。黃君原亦華僑，年似五十左右，鬚髮已斑白，身體魁梧健康，精神飽滿；常旅行於南洋及國內各要埠，旅行經驗很富，認旅行爲增加知識經驗的最好之一法。他說往各處廣遊後的見解，和不大出門時的見解根本改變；甚至一下船後，因見聞的新異，思想即有改變，所以他對記者此次遠行，極表贊同。黃君初見記者時，表示驚異，據說驚異我比他想像中的年青，很慇懃地勸我在外多住幾時，多多吸收新印象，多多研究新事物。他此次是由香港登輪赴新加坡的，我問他香港的工商業現狀，他說和上海患一樣的毛病，即內地鄉村破產，資金集中香港，同時因城市的工商業不景氣，金融停滯，同陷困境。此外黃君談及南洋一帶僑胞情況頗詳，謂最大的危險爲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僑胞失業大問題，現雖無確實的詳細統計，但據他所周知，從前國人由廈門汕頭香港等埠赴西洋移殖的每隻船總乘得滿滿的，最近則

出去的船上至多僅有一二百人，而由南洋一帶裝運回國的僑胞，一隻船上往往有二三千人，回到破產的鄉村或不景氣的城市，都有問題，每月有幾隻船的往返，這種每况愈下的危象就很可怕了。

關於南洋僑胞的近況，船上有位本刊的讀者C君在南洋十幾年，談得聲淚俱下，因他還要到南洋去服務，為避免他也許要因我發表他的談話而受到牽累，所以把他的姓名省却，把一定的地址也省却，只略述他所談的事實，他說南洋羣島的統治者——尤其是荷蘭——在文化及思想等等方面的壓迫僑胞，苛刻達於極點，學校中教授青年不許提起『提倡國貨』，因為他們認為提倡國貨即等於抵制外貨；連『盡國民的天職』的話語都不許有，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人而能『盡國民的天職』，便是排外！什麼抗日，什麼國難，那更提都不必提了。在九一八後，有某島某市的中國青年若干人（記者按：原有一定數目，現為掩護發言人起見省去）暗中在僑胞裏面作國難及對日經濟抵制的宣傳，被當道全數捕去，雖未有證

據，也拘囚起來，雖經當地中國商會及殷實商人力保，都不准，當道的答復很簡單，只說這是中日問題，要關到中日問題解決之後，纔許開審裁判。做中國人有何法想！就只得白白地受着拘囚，營着鐵窗風味！說也可笑，後來到了一二八，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血戰的捷報傳播遐邇，該市的中外新聞紙上連登着四天的十九路軍的捷電，荷當道對他們素所輕視的中國人居然忽改態度，刮目相待，立即把所拘囚的中國青年由獄裏提出審判，除兩人仍被判決驅逐出境外，其餘都判決無罪開釋。誰知道抗日義軍的威名竟間接能使海外若干青年得免無辜縲紲之苦！現在是我們『和外』的時代了，海外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僑胞的待遇當然也恢復了原狀。

據說僑胞現在所受的經濟打擊，重要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還有一件是日本的積極猛厲的南侵。關於第一件事，大家容易明白。關於第二件事，有略加說明的必要。在九一八以前，日貨在南洋銷數佔全部入口貨百



分之四十，在九一八以後，因我們僑胞的抵制，日貨在南洋銷數反而增加了一倍，佔了百分之八十！原來在九一八以前，日貨多由華僑批發，轉售與土人，後來華僑抵制很嚴，日人就自己派人直接到南洋推銷，並得到日政府的津貼和衛護，土人更爲歡迎，遂一躍而增加一倍的銷路。華僑原來居間批發，還有餘利可得，這樣一來，全部拋棄，而祖國又沒有代用品可用，他們的日用品乃不得不勉力購買價格特昂的歐貨，處處吃虧！日人在南洋報上大膽宣言，說十年後必能將華僑完全打盡！

我國卽有國貨，速往南洋，也絕對不能和該處の日貨競爭，因日人一發現有某種中國貨流行，他們卽得到日政府的津貼，造出同樣或更好的貨品，大減價出售，土人當然歡迎價廉物美的貨物，使中國貨無立足餘地。一年打不倒，兩年；兩年打不倒，三年。毫無後盾的中國貨，沒有不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僑胞也都知道了我國現在是積極進行『和外』的政策，惟有吞聲飲泣而已。

某君談完海外僑胞種種受人凌辱的苦况後，與記者相對唏嘘者久之。

廿二，七十九，上午，留宿星洲上，自新加坡寄。

## 八 到新加坡

新加坡地勢作橢圓形，處於馬來半島的極南，東西廣約二十七哩，南北長約十四哩，面積二百七十七方哩，為南洋羣島的樞紐，歐亞航運的中心，華人最初到該島的約在二百年前，但距今一百零九年前（一八二四年）該島的統治權即為英所佔有，百餘年前滿目荒涼，徧地荆棘，數十年來才日趨繁榮，一躍而為世界第九的著名商埠。（近來的經濟恐慌，隨着舊制度總崩潰中的情形，見下節一文。）該島居民民族混雜，好像各民族的標本陳列所似的，我們的船一到碼頭，即可瞥

見各種各色的面孔，有白的，有黃的，有棕色的，有一團漆黑的。民族種別可分爲中國人，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混種人及其他。華人中以福建廣東人爲最多，約佔全數十分之九。歐洲人以英人爲最多；美，法，德，意等次之。此外如印人，亞拉伯人，猶太人，暹羅人，爪哇人，安南人，日本人，爲數也很多。據一九三一年的調查，人口總數約六十萬人，歐人近萬，華人竟有四十萬人左右，約佔全部人口三分之二。位置離赤道僅九十英里，故全年皆夏，但據記者上岸後所感覺，還不及上海最熱時候的那樣熱，入夜則海風習習，更爲涼爽了。

佛爾第號二十日上午七點鐘就靠了岸，因須由移民廳派員來驗護照，所以等到九點半才得上岸。僅上岸遊覽而不打算居住的搭客，可不必驗看護照，但仍須等到其他的護照全部驗畢後才許上岸，船旁吊梯上立有兩個穿着像水兵制服的一黃一白的人物立着，在護照未驗畢以前，一概不許上下。所以到碼頭上迎接親友的有數千人也只得呆立着等候兩三小時之久，船上搭客和碼頭上的親友雖望見

了，還是可望而不可即。英國人辦事雖呆板，但秩序却很好。岸上等着迎接親友的人們，有一對中年的廣東男女，船上有人認識他們的，說是夫婦，丈夫是個特別魁梧肥胖的大漢，立在他身旁的妻子却是比他矮得兩尺多的渺小清瘦的女子，浙俗夫婦往往挽臂並肩而行，像這個妻子，恐怕就只得挽着她丈夫的大腿，把肩並着他的腹部而行了。

記者在船上無意中遇着廈門的中國銀行經理黃伯權君，上次通訊裏已提及，他到新加坡時有人來接他，我們旅行到各處時，最好在岸上有熟人照料引導，記者承他的介紹，由華僑銀行的邵君陪伴着我們九個人參觀了半天。我同房間的有三個人，加上一個張心一君，一個赴德學醫的郭君（同房間的周洪熙君也是赴德學醫的），一個赴德學工程的李君，一個赴意大利學醫的俄人，連邵君共九人，雇了兩輛汽車，先到華僑銀行參觀，然後出發暢遊全市。我們先看博物院，有熱帶的飛禽走獸的標本，最大的有鱷魚，巨虎，毒蛇等等，有往昔土人和毒蛇猛獸

鬪爭種種器械，每物上都有卡片印着英文的說明，令人想見本島在未開發前的種種恐怖狀況，此外關於土人的習慣風俗，亦有頗多的陳列，這樣的博物院很能增加我們研究歷史的興趣。馬來人舊俗以頭額生得扁扁的爲最美，故從小即用人工把頭額壓扁，博物院中亦有一很大的模型，是一個馬來種的母親把一個厚厚的鐵條縛在她的嬰兒的額前，注視着希望他的頭額能趕快的扁起來！憨態可掬，愚尤不可及，但天地間類乎這樣愚不可及的事情還多着哩。

新加坡除沿海邊的幾條市街外，郊野的風景很美麗，平坦整潔的馬路，兩旁嬌紅艷綠，花草極盛，在綠蔭中時時湧現着玲瓏宏麗的洋房，我們坐在車裏駛過時，左顧右盼，賞心悅目，好像『羽化而登仙』了似的！但美是美了，却因市面的不景氣，經濟恐慌一天緊張一天，有許多好房子空着，沒有人住。

尤美的還有植物園，面積廣闊，路徑平坦而曲折，汽車可直通無阻，這裏面的鮮花奇草，更是目不暇接，樹蔭蒼鬱，翠綠欲滴，有一處小猴隨處跳躍，猴身

高僅尺許，毛極細潤清潔，不避人，亦無任何拘束，啖以香蕉，即當人前飽吃一頓，吃後綠樹急爬而上，輕捷如履平地。

午時我們仍回到華僑銀行，略事休息後，團體拆散，各自隨意遊覽，因佛爾第號下午五點鐘才開。記者便偕同張心一和周洪熙兩君另成一組，先陪周君往天南酒樓去尋訪一位朋友，無意中和該處一位僑胞有一番值得記述的談話，下午踴躍道旁，正在迷途中不知如何回到船上的時候，忽遇着星洲日報一位在上午到船上徧尋我不得的記者黃汝德君，這都是意外的事情，當在另文記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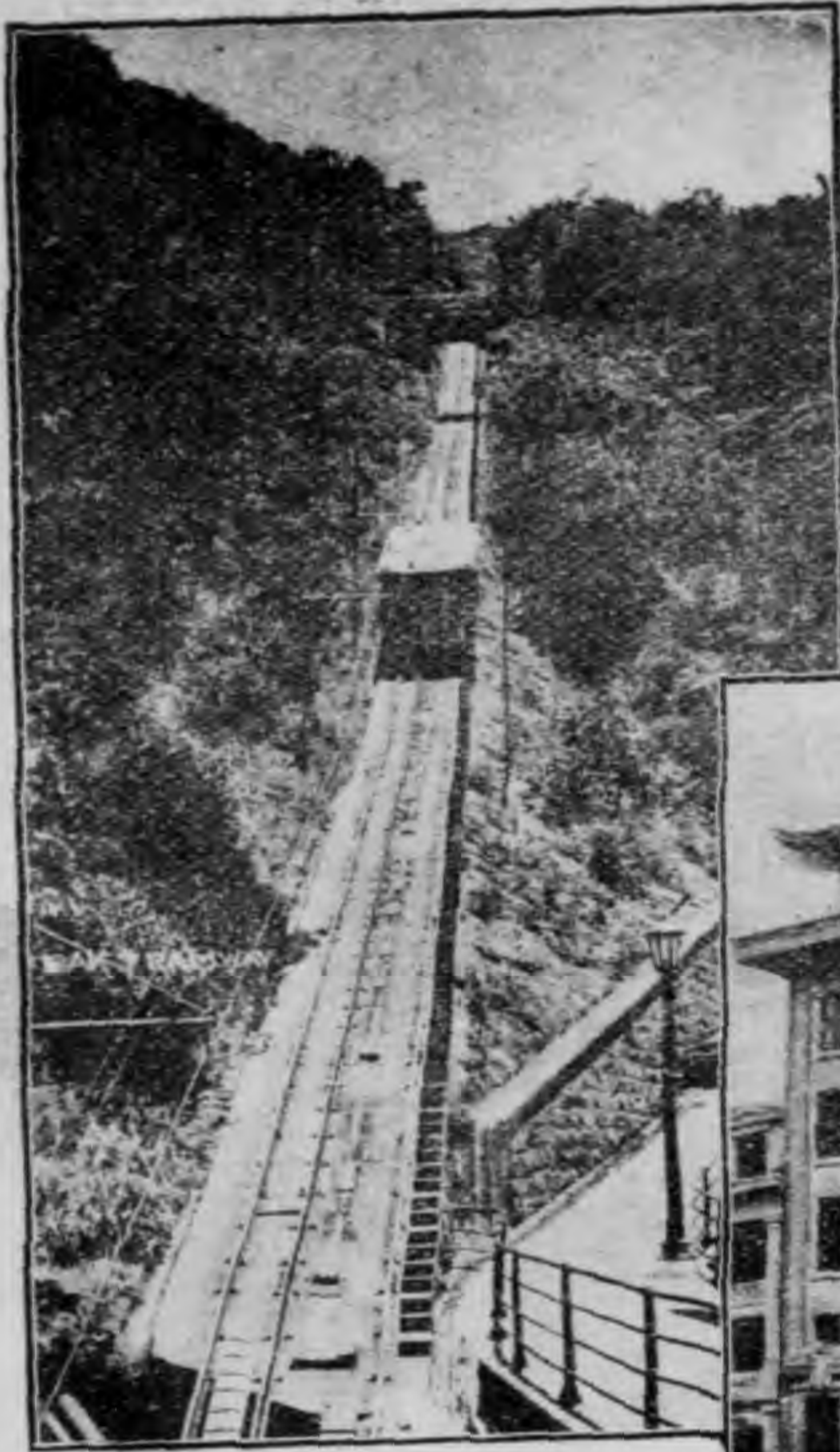
廿二，七，廿一，上午，佛爾第號船上，由哥打坡發。

## 九 僑胞的憤慨

記者於七月二十日到新加坡後的大概情形，在上文中已略有談及，現在請再補述一些。

那天中午我們一羣八人回到華僑銀行後，即分散自由遊覽或訪友，記者便和張君心一陪伴周君洪熙同往天南酒樓訪友，剛巧那位朋友出去了，周君乘黃包車赴附近兌換零錢，我和張君便曾在這個旅館裏的廳上坐着等候，我們在街上看見有許多店門關閉，已可概見商業的蕭條，舉眼看看這個旅館裏的住客名牌上，又見房間只有一半住滿，其餘的一半都空着，又想到市面的不景氣，便和廳上一位看上去似管事人模樣的某君談起話來。我們先問他生意如何？他就短歎長吁的搖





←車電山上之港香

↓行銀僑華坡加新



↓車包黃人雙有市街坡加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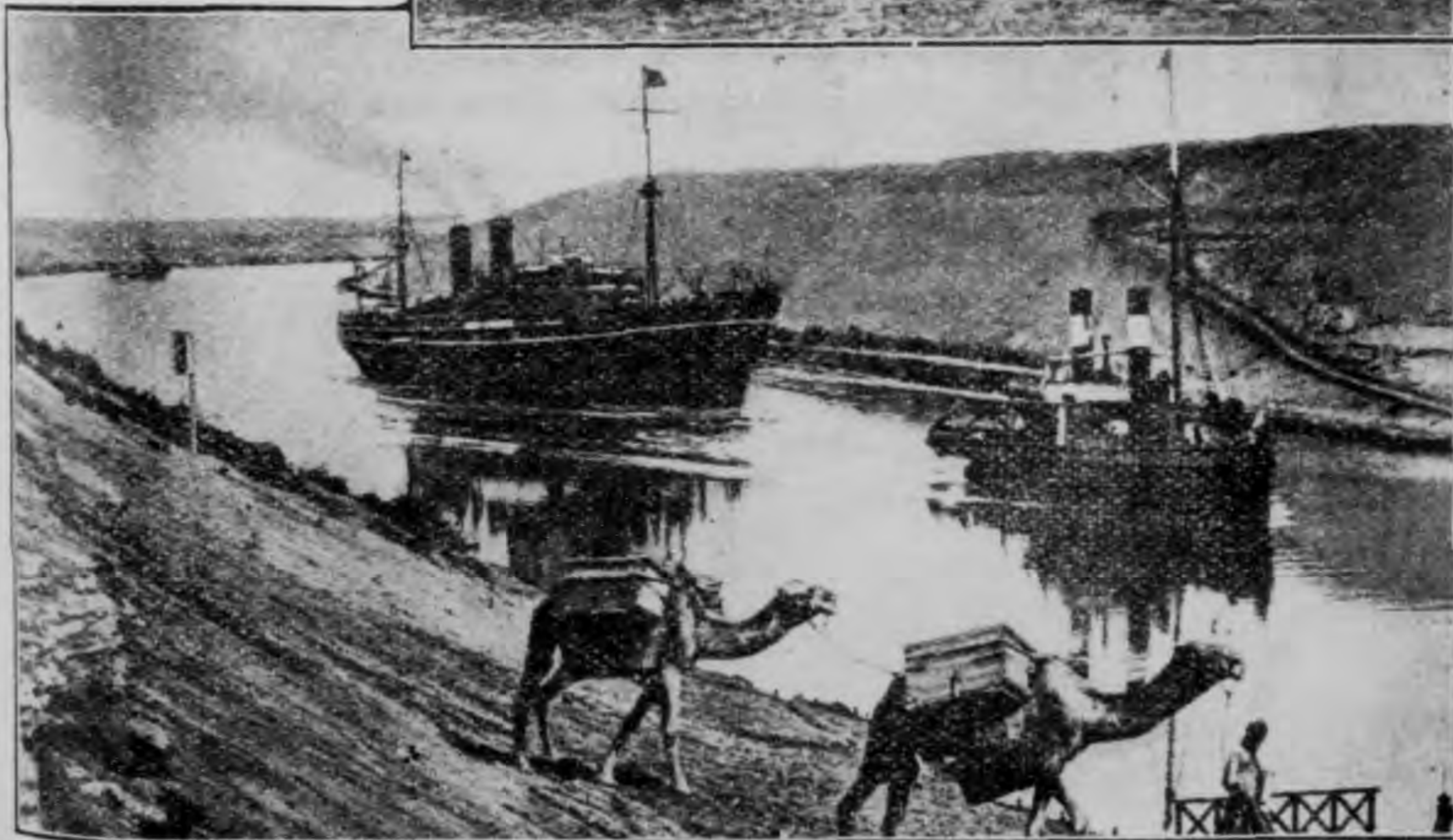




開羅金字塔及人獅像  
 ↑ 身首及字羅

阿刺伯人在金字  
 塔附近早禱 →

↓ 河運士蘇





着頭，說市面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全市關閉了的店戶或住宅約有五千家之多了，證以記者沿途所見，他的話確是實情。記者問起僑胞生計的近況，他更感唱不盡，說兩三年來，南洋英屬各地僑胞因失業而被驅逐回國者有十餘萬人，荷屬各地僑胞因同樣原因而被驅逐回國者亦有十餘萬人，新加坡一地即達四五萬人，因此類僑胞多屬工人，工廠停歇，失業者動輒數千人，當局深恐妨礙治安，故勒令回國。其中亦有因生計無法維持，由同鄉各人你捐十圓，我捐五圓，湊成川資，自動回國，其實他們回國後也沒有辦法，前途茫茫，不知何處容身！

張君問他在此處的僑胞看不看國內的報紙，他說只看本地的報紙，又問他關於國內的定期刊物，僑胞喜看的是那幾種，他提出生活週刊，說他自己也常看，僑胞看的很多，我問他爲什麼喜看，他說僑胞們覺得生活上所說的話是僑胞心裏所要說的，記者聽了唯有暗中慚愧，但既知道他是本刊的一位熱心讀者，便請教他的尊姓大名，才知道他姓李名煥亮，廣東惠州人，原在荷屬南洋營商，因商業

不景氣，不能維持，於九月前才到這個他的弟弟所開的旅館裏幫忙。他說他的祖父就到南洋，所以三代都是僑商，他自己並未見過祖國是個什麼樣子，但因僑胞在國外處處感到切膚之痛，他希望祖國爭氣的心也異常的殷切。談到這裏，他對國事憤慨極了，切齒握拳，聲色俱厲，說僑胞們以一片赤誠對祖國主持國事的人，現在所幹的是什麼，做了什麼成績來給民衆看！嘴巴上說得多好聽！××主義，××憲法！結果造成若干搜括無遺的暴發戶！民國十五年國民軍北伐時代，荷屬當局駭汗相告，說這一次中國的革命青年真要成功了，對僑胞的態度立刻轉變，但是到了甯漢分裂，鬧得每况愈下之後，外人又覺得紙老虎拆穿了，故態復萌，如火如荼的僑胞熱望盡付流水！

李君說這是僑胞一致的憤慨，不惟他個人的意見。他說後切齒痛恨，大有怒髮衝冠的神氣！張君和我都爲之悚然。

李君很坦然地說他自己不過小學畢業，沒有什麼學問，但是非之心和僑胞的

公意，他是很明白的。我安慰他說：自命『學問』愈深的人，自私自利的觀念也愈厲害，巧取豪奪的技巧也愈高明，獻媚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而猶自鳴得意，自己反醜然認爲『負責』的，都是『學問』號稱淵博的人們！今後中國的一線希望，就繫在天眞樸實敢作敢爲的大衆！並極力安慰他，叫他不要過於悲觀，大衆的偉大力量是終要起來的，我們只須認清途徑向前努力就是了。

我們聽了李君的話——他說這也是海外僑胞的公意——還有一個似乎平易無奇而實爲異常重要的教訓，那就是：要獲得民衆信仰的任何政府，決不能靠官言或通電上的花言巧語，更決不能靠欺騙民衆或壓迫民衆的任何高妙手段，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做出實際有益大衆的具體工作來。

李君談話中提起張學良，說得怪有趣，說當他出國經過南洋時，僑胞所得的感想是不抵抗主義的張學良，在國外去用什麼面孔去見人！據李君所聽說，張氏到孟買時，曾請人代達甘地，表示要見一見甘地，被甘地嚴辭拒絕。這個新聞，

記者在因內時却未有所聞，如李君所說的果能，大概是甘地還未願意收納我們中國的這位『高足』吧！

記者最後和李君分別時，才說明我是由生活週刊社來的，並以共同努力相勸，他很高興，很誠懇地和我們握手告別。周君的朋友雖未訪着，但記者却於無意中遇着這樣一位能很誠實地將僑胞衷曲告訴我的朋友，可謂幸事。

我們三個人同在一個廣東茶館裏吃了一頓簡單合口的午餐後，便往各馬路上買些零物，越跑越遠，不知歸路，問路也沒有人知道。意輪停泊的碼頭，上面却有火傘似的太陽很難堪地籠罩着，要僱車吧，車夫也都不懂我們的話。這一羣『迷途的羔羊』正在徬徨歧途，不知所措，向前踉蹌着瞎闖着的當兒，瞥見民國日報館的招牌，認為這也許是可以問出結果的地方，便向着這方面跑，剛巧該館門口有兩位穿西裝的青年正在談話，我們便迎上去問意輪的碼頭，有一位不知怎的會問起我們裏面『有沒有韜奮先生在內？』張周兩君即連忙答說有，記者很詫異，

問明原由，才知道這位是星洲日報記者黃汝德君，他說那天上午佛爾第號船上有位生活的女讀者來新加坡任某校教員的，（這位讀者坐船上時未來見我，所以記者還不知道，）上岸後告訴他說記者此次也乘該輪赴歐，他就跑到船上徧覓不得，正在尋訪中，他不知道我正在做一隻『迷途的羔羊』。當然，我們好像得到了一個救星，承黃君很慇懃地邀我們同往該館參觀，當該報經理林萬民君和總編輯傅元閣君熱誠招待，我們在口渴腦脹後喝了幾杯如獲至寶的冰凍橘子水。星洲日報雖僅開辦了四年，已為新加坡最有聲譽的日報，每日出晨報晚報兩種，銷數共近三萬份。傅君歷任南洋各報主筆者二十餘年，極富經驗，林君一望而知他是一位精明幹練熱誠勤奮的人才，該報有他們兩位合作主持，又有不少得力同事和衷共濟，該報之蒸蒸日上，規模日宏，實意中事。我們並承林君親自陪乘汽車送

到船上，盛意可感，我們這一羣迷途羔羊的困難問題竟得於無意中解決了。

傅林兩君對於僑胞的經濟危機和僑胞對於國事的種種失望，也有很詳細的談

話·新加坡最大出產爲樹膠，從前價格最高時每磅到過三圓，後來價格最低時，每磅價格跌到五分，其差異實可驚人，破產失業者因此纍纍。至僑胞對於國事的失望和憤慨，所言尤足爲李君所說的話的佐證。

廿二·七，廿一，下午，佛爾第號船上·自哥倫坡發。

## 一〇 船上的民族意識

記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寫到新加坡那篇通訊時，不是一開始就說了一段風平浪靜的境界嗎？昨天起開始渡過印度洋，風浪大起來了，船身好像一蹶一縱地向前邁進，坐在吸烟室裏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裏不敢動，一上一下地好像騰雲駕霧，頭部腦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麵

包半塊，做了一天的廢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風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強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煙室裏仍不能坐，寫此文的時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裏，把皮包放在腿上當桌子用，在狂濤怒浪中緩緩地寫着，因明日到哥倫坡待寄，而且聽說地中海的風浪還要大，也許到那時，通訊不得不暫擱一下。

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一團漆黑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裏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鍊，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製的裝飾品，鼻子上那一個窟窿就不知道是怎麼挖成的！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子上用墨寫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



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裏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着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煙室裏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Steward），倘若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便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為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舊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着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凌辱，却是一件無可爲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傢伙，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國人正在裏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着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Die-hard”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衆前大聲疾呼。除登臺演說外，和一二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裏又嘩拉嘩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

跑過來辯交涉，他事後憤然的說：在自己房裏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運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着一個顛頂大漢匍匐呻吟於雄赳赳的日軍闊鎗刺之下，便是畫着前面有一個拖心辮子的中國人拼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着鎗大踏步趕着，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着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再再的注意，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爲虎作倀者肆無忌憚，

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却成爲一個先決問題了。

廿二，七，廿三，佛爾第羅船上，自哥倫坡發。

## 一一 到哥倫坡

昨天（七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半到錫蘭島（Ceylon）西南端的哥倫坡（Colombo），停泊到當晚十一點鐘開行。據船中有航海經驗的人說，自六月至九月間，阿拉伯海，紅海及地中海，都有西南颶風，聞者都有戒心，尤其是船上有帶船毛病的朋友，記者原也準備今天再忍受『廢人』的生活，不料今晨五點半起身後，發現風浪並不怎樣厲害，早膳後即往更高一層的無蓋甲板上散步半小時，隨着就在甲板的藤椅上展紙提筆寫這篇通訊。

錫蘭爲印度南端的一島，有『印度洋的真珠』(“Pearl of the Indian Ocean”)之稱。據說是因爲該島的形式好像一顆大真珠，點綴在印度洋上面。但據記者就地圖看來，並不像真珠，只彷彿一個上尖下寬的葫蘆，該島所以有這樣一個綽號，不如說是因爲該島也以出產真珠著名於世。全島二百七十五英里長，最闊處達一百四十英里，全島人口約四百六十萬人，大部分屬辛赫利斯(Sinhalese)種族，膚色和印度阿三相似，有的簡直漆黑一團，除此種土人外，印度人也很多，其餘的還有馬來人，摩爾人，歐人，華人，日本人等等。宗教有佛教，印度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同時並存，寺廟隨處可見，中以天主教最盛，西岸的漁民幾乎都是天主教徒。該島十六世紀時爲葡萄牙人所佔，一六五八年成爲荷蘭的殖民地，一七九五年始爲英人所有。

哥倫坡爲錫蘭島的首都及要埠，爲錫蘭總督駐在地。人口約三十六萬，是歐亞航行必經的要道。該埠最熱鬧的區域爲『砲台區』(“Fort”)，新式建築的官

署，海關，洋行，講究的旅館菜館等都在這區域內的幾條街上，此外有所謂『本地區』（“Pettah”），就只有土人開的小商店，狹隘卑陋。但無論何區，都有個特色，那就是馬路都很廣闊平坦，交通便利。

佛爾第號停泊後，除了七個中國人外，我們的這一羣還加入了一個俄人，一個意大利人，共為九個人。大家在該埠都沒有熟友，未上岸前，這一隊道地的『阿木林』都聚在近着吊梯的甲板上在人叢中東張西望地混着，正在竊竊私議地商量上岸的辦法，湊巧有位李星樞君因商業事務由煙台到該埠暫住的，上船接友，偶遇着我們這隊『阿木林』中的王君，他們是在煙台時彼此認識的朋友，他從王君知道了我，承他非常誠懇地來招呼我，原來他也是本刊的一位熱心讀者，說久就渴想見見我的，我們在國內無緣晤面，覺得在他鄉無意中碰頭，欣喜過望，於是我們這隊『阿木林』的問題就連帶解決了。由李君替我們僱了輛輛汽車，陪伴我們環遊全市三小時。先看真珠寶石陳列所，繼而看到一個佛寺，這寺

的建築已有些摩登化，內部全是用花磁甄鋪地，我們進去時，先在走廊上把各人的皮鞋脫掉（據說無論何人進去參觀都要這樣），大家只穿着襪子，毫無聲響地魚貫跟着一個引導的印人左彎右轉地看着，這是大家未有過的經驗，所以都聳肩相視而笑。牆上貼滿了一大幅一大幅關於釋迦牟尼從產生後成佛的歷史。這位赤着腳圍着裙，上面穿着一件西裝上衣的引導者，一步一步地用英語講解牆上畫中的意義給我們聽。他的英語講得很流利純熟，這大概是他背誦得熟透了的一套。最後推門走進了一個房間，有一個十八尺長的佛身側臥着，旁邊還有一立一坐的形式，都大得有趣。此外在動物院中所見的有巨虎巨象及集隊成羣的各種各式的猴類。有一處是用水門汀建成的大坑，內有四五尺高的猴子數十隻，投以甘蔗，即爭奪狂叫扭打得窮形盡相，引人哄笑，我覺得我們人類中也何嘗沒有這樣的怪現象，不過所取的方式不同罷了。

在該埠的華僑僅有二百餘人，大多數是山東籍，做出售繭綢等生意的，他們

都很困苦，沒有力量開店舖，都是背着包好的貨物，到四鄉各處去兜生意，土人窮苦，無力購買，多靠西洋人的生意，因言語的不通和知識程度的低淺，往往和人家衝突，聽說所造的印象不大好。他國人在外經商，多有本國政府的保護及有計劃的指導，我國在外的僑胞就只有盲人騎瞎馬似的亂闖罷了。該埠日貨暢銷，英人圖抵制，提高關稅，我國僑胞些微的營業，亦蒙到殃及池魚的影響。

美德法意日本乃至比利時丹麥芬蘭西班牙暹羅等國在該埠都設有領事，我國沒有，但却有一件奇特的事實，有粵人名林百全，在該埠售賣藥材多年，因對英文比較能說，平日對僑胞的事務也很熱心，英當局遇着有關於華人的事件，都和他接洽，僑胞有了事情，也到他那裏去求助，於是在實際上他好像就代理了中國領事，但在中國政府也許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此處人民的裝束很特別，無論男女，下半身總包着一條裙，上半身穿着一件西裝的上衣，一面赤着腳，下身的裙都歡喜用紅紅綠綠花紋繁多的布料。有的男



子滿臉生着鬍子，下面却包着紅的花的裙子！就是苦力，在炎熱中這條包裹着的裙子也是捨不得脫下的，這比我國人穿長衫的習慣更牢不可破了。

本地的一般人民都極窮苦，都過着牛馬的生活。當歐戰時，英人無力顧及，曾委托日本政府代治，日人特施小惠，以結歡土人，現雖交還，土人仍受着欺騙，懷念不置，據說他們恨英人，就只想日人來治，却從不想到自治！

廿二，七，廿五，上午，佛爾第號船上，由孟買發。

## 一二 驚濤駭浪後

記者於離開哥倫坡後的第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寫了一篇通訊。不料二十六日即風浪大作，大受吊船之苦。二十七日上午五時左右到孟買，大雨，雖頭昏腦

暈，仍欲上岸一遊，八點便和周郭李諸君離船，海關就設在碼頭上。一上岸就看見成羣結隊的印度男女，有的是由船上下來的，有的大概是來迎接親友的，婦女的衣服都有一大塊披在頭上，如同我們在上海所看見的一樣，不過在此處所見的特別多，一排一排的坐在近牆的椅子上面，花花綠綠的綢衣好像展覽會似的陳列着，還加上頭面上和手上戴着的許多燦爛耀目的黃金首飾及裝飾品等等。男的西服，下身兩腿裹着白布，上身穿着比尋常西裝上衣更長的外衣，好像西裝大衣的樣子，這大概是他們的衣服一部分摩登化的結果，和哥倫坡土人的衣服摩登化又有些不同。海關上的上級職員當然是碧眼兒，下級及白氣力的苦力當然是當地的黑炭。這是各殖民地的一律現象。

我們四個人在海關上看了一陣，想僱車出發，又怕因人地生疏而大吃敲竹槓的虧，既而看見有註明政府註冊，車上裝有行程計算表的福特汽車，才決議一試，言明每英哩八個安納（十六安納合一盧比，約華幣一圓）。我們一路觀賞，

一面却常常注視車上的行程表，只見一個一個盧比很迅速地增加上去！以牟利爲唯一目的的事情原是造成欺詐的根源，雖有行程表按科學的方法註明所經的哩數，但開車的因我們不認得路，可故意兜遠路，由此增加表上的數字。我們這幾個孩子却也不很傻，看了幾個地方之後，見着行程表上的記載已需要我們付出八個盧比的車費，預計歸程，如再經他一番兜圈子，不但費用上不合算，而且時間上也。不。妥。當（佛爾第號當天上午十一點半即開），便商得一計，對他說先把我們送到郵政總局，等我們將信寄後還要到許多地方去，他把我們很迅速地送到郵政總局，我們把信投寄後，和他開談判，說即送我們上船，共付九個盧比，否則只照表上付八個盧比了事，不再乘他的車子，結果他很不樂意地答應了，在五分鐘內由捷徑把我們送到碼頭上。我們倘不掉這樣一個鎗花，也許要十倍的時間還不夠，但假使沒有行程表使我們知道盧比的數量，我們也許要始終蒙在鼓裏，可見。有。一。定。標。準。的。科。學。方。法。總。比。沒。無。標。準。的。辦。法。勝。一。籌。

孟買是印度的工業中心區域，這是大家知道的。道路廣闊平坦，建築大都是新式的洋房。我們經過一個美輪美奐的宏麗華反的區域，開車的告訴我們說這是西人和本地富翁的住宅區域。不多時看到一個窮窟，一個小小的房間住十幾個人，一切生活都在這醜態不堪的小房間內過着，這種命運當然只輪到本地土人和無產階級。印度人口三萬五千萬，在印的英人現約十萬人，俯伏於此十萬英人勢力之下的印人中，每日不能得一餐之飽的有三千萬人，這種畸形的狀況能維持得久遠嗎？

未到孟買前，在船上遇着一個印籍的機械工程師，他自稱是個甘地的信徒，說『我們的兩個民族同是不幸的民族』，對記者評說了不少印人的苦况。記者問他們最近甘地爲解放『不可接觸』的階級而絕食，艱苦卓絕，雖可敬佩，但對印度民族脫離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有無新的策略，他所舉的仍是我們素所知道的甘地『非武力抵抗』的那麼一套。我說這麼一套固有兩種效用，一種是少可以

暴露帝國主義的罪惡，一種是少可以鼓動一般印人的民族意識，但老靠這類『打我右頰，就以左頰』的玩意兒，要想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絕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情。他說如能達到人人實行『不合作』主義，英人亦無法統治印度，我說這就等於『俟河之清』了。

二十七日午時船離孟買，上來了好幾個印度籍的穿着寬大長袍身廣體胖的神父和好幾個身上穿滿了綢羅和戴滿了黃金首飾的印度貴婦人，令人回想到在孟買窮人窟和那位孟買工程師所告訴的種種苦况。

船開行後，風浪來勢就異常兇猛，勉強坐在甲板上，好像在小學校裏玩着『蹺蹺板』一樣，身體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幌着，巨浪打着船旁的聲音就和在上海聽着淞滬抗日血戰時大砲聲一樣。第二天（二十八日）風浪更大，我在臥室裏悶得忍受不住，勉強到甲板上坐着，則見沒有一個別人，突然一個巨浪飛來，甲板上急流洶湧，倘若不是急急抓住船旁一根繩索，也許已和波濤爲伍，『萍踪

寄語』可提早結束了。從此以後，整整地三天三夜悶臥在房間裏，雖有幾個小小的洞口通到船頂上引進一些空氣，還是鬱悶得不了。頭二等的甲板高，可不受巨浪的襲擊，『經濟二等』給的甲板低，此時便無法行動了。空氣這樣東西總算是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的了，但有時也和金錢的多寡脫離不了關係！

在這三天裏面，腦子就時時要破裂似的，就是同行中向不暈船的朋友，也說除了沒有嚴刑拷打之外，和坐牢沒有什麼分別。就是出聲如雷鳴的朋友，也只好守口如瓶了，直至七月三十日的下午才漸漸逃出了難境，據說只有四月或五月這一路的海面較平靜，此外都不大可靠。朋友裏面頗有人讚美海行之樂，我却一點不能欣賞，就是風平浪靜，在船上一住二十三天，也單調得可厭。（法國船或英國船要三十幾天，德國船要四十幾天。）將來回國時，如西比利亞鐵路走得通，我決由陸路回來，（由莫斯科到上海只須兩星期）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不想再領教了。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爾第號船上，八月三日到蘇黎士付寄。

### 一三 海上零拾

記者自七月十四日上船迄今兩星期了，在這汪洋大海的孤舟上，對於國內時事消息，完全隔離，直等於一個瞎子或聾子。同行中有某君說過幾句頗妙的話，他說出國旅行於健康上很有好處，這句話聽去似很平常，但是他再解釋下去的話，却頗特別，他說在國內最損害健康的事情莫過於每天的看報！所看到的關於國事的種種新聞，無論是關於外交，或是關於內政，總是使你看了不免發昏章第十

一，如在飯後看了，便有害於你的消化，如在睡前看了，往往使你發生失眠症，這都和你的健康有害，出國之後，好了，什麼都不看見，什麼都不知道，吃飯也容易消化，睡覺也容易舒暢。這位朋友從前是到過外國留學的，他說在外國看

報，最。怕。的。是。看。到。關。於。中。國。的。新。聞，因爲偶而遇着，不是某軍閥和某軍閥又打起仗來了，便是什麼地方又發生了綁票案子，使你看着白白地生了一頓氣，別無結果。某君的這些話似乎都能言之成理，照他這樣說，記者現在是再快樂沒有的了。但事實上却不然，因爲你儘管耳不聞目不見，糟糕的國事和淒慘狀況仍然存在，並不因此而消滅，而且一出國門，置身異地，夾在別國人裏面，想念到國內的烏烟瘴氣，所感到的苦痛只有愈益深刻。所以在途中所感到的苦悶，和國內每日看着嘔氣的報紙並沒有兩樣。

船將要離開孟買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氣人的事情。船停泊在碼頭，時有印人拿着一大堆西文的各種雜誌到船上兜售。我正坐在甲板上一個籐椅裏靜悄悄地閒看着，忽然從吸煙室裏走出一對英籍夫婦，後面跟着他們的一個十六七歲袒胸露臂的女兒。那個英國婦人氣憤地詢問着誰會看見一個售賣書報的印度人，說他曾在船上無人處碰了她的女兒，正在這個當兒，剛巧有一個售書報的印度人走過。



便被那英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手就打。那印度人採用不抵抗主義，無一語的質問或抗辯，抱頭鼠竄而逃，其實上船售賣書報的印度人有好幾個，挨打的是否就是『碰』的那一個，就是『碰』了，是怎樣『碰』的，是否出於有意，都不可知，只因爲他既不抵抗，只知道逃，也就穩得了他的罪名了！

二等艙中有葉傑亨君，福建莆田人，係爪哇僑商，親送他的一個十八歲的兒子赴德學習化學工程，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兒赴德學習醫科，聽說記者也在船上，特來晤談。據說爪哇大宗商業都在華僑掌握中，對祖國原極熱心，淞滬抗日之戰，以三十萬人僑胞所在的爪哇一處，捐款達八百餘萬圓，其踴躍輸捐，可以想見，但現在僑胞對國事却已覺得心灰意冷了！

葉君對國內的教育，尤有沉痛的批評，他說荷蘭人對於青年的科學知識，異常認真，尤其是算學理化等科，教授非常嚴格，在小學中對這類基本自然科學還沒有充分合格，即不許入中學，中學升大學亦然。他去年回福州一趨，見號稱大

學的某校，其所用課本的程度僅及荷人所辦的初中，如此徒驚虛名，不求實際，他歎爲徒然誤人子弟。葉君所慨歎的事實，記者雖不知其詳，但我國教育之徒驚表面，關於基本知識之馬虎，使學者缺乏縝密切實的科學訓練，實屬無可爲諱的現象。不過記者老實告訴他，這也不是局部的問題。現在的國事弄得這樣糟，青年們怵目驚心，時時受到悲痛的刺激，怎樣能使他們安心於什麼實學？其次，在現在的狀況下，就是有了真才實學，用到什麼地方去？有那一件真屬建設的事業容納得了若干人才？況且封建勢力的遺毒瀰滿於各處——尤其是和政治有多少牽連的事業，有了狐親狗戚的靠山，阿貓阿狗都得彈冠相慶，否則什麼都無從說起！實際的環境如此，要想用空言勸告青年如此這般，豈不等於石沉大海，於事實上那有絲毫的效用？

同行中有位出聲如雷鳴的旅伴，記者曾在通訊裏提過他，因爲關於他的故事不無幽默的意味，所以還是把他當作無名氏妥當。這位『雷鳴』先生，在漫漫長

途中倒供給我們以不少的有趣的談資。他除有『大太太』外，還有一位『二太太』，他的『大太太』，聽他的口氣，大概是個土老兒，『二太太』却是個千嬌百媚的女學生，因留在家裏，使他懷念不置，動不動就想到『二太太』，大家也常常提起『二太太』和他說笑。這裏有個小小的難題，他的『大太太』無論如何不願正式離婚，此事未辦妥，『二太太』總覺得在名義上不稱心，於是這位『雷鳴』先生天天感到心神不寧，三番五次的和我商量，一定要我替他想個辦法。我說依現行法律，女子一嫁就有法律上的保障，除她和你同意辦到協議離婚外，你倘無法律上認可的充分理由，實想不出什麼辦法，他氣極了，悻悻地說：『好！我就算多養一隻狗就是了！』他這句話雖近乎戲語，但却使我得到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呆板的法律所能爲婦女——在經濟上不能自立的婦女——保障的，至多是物質生活的免強維持，無法救濟精神上的裂痕。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爾第號船上·八月三日蘇華士付寄。

## 一四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我們原定辦法，由意輪船公司招待搭客往埃及首都開羅遊覽，願去的每人繳費六鎊半，汽車火車及午晚餐食等在內，三日上午由蘇彝士城出發，可於當晚十點鐘到波賽（Port Said）上原船繼續前行。六鎊半合華幣在百圓左右，爲數不能算小，但同行的好幾位都覺得機會難得，不願錯過，我也覺得在小學時讀歷史，就看到書本上畫着埃及金字塔和人首獅身（Sphinx）的像，雖行囊慳澀，到此也硬着頭皮隨衆報名繳費，滿心以爲四千年的勝蹟即在目前，不料二日下午得<sup>到</sup>取消的消息，雖省了百圓，却感到無限的失望和惆悵，也許此生就永遠沒有第

二次的機會，因為我回國時想走陸路。

八月三日下午六點鐘船到蘇彝士城，僅停一小時，不靠岸，有幾隻送客登輪的小火輪和幾隻小船泊在佛爾第號的船旁，十幾個阿拉伯人爬上來兜售報紙畫片及其他雜物，搭客都擁聚在甲板上購買，我也買了兩打關於開羅名勝及蘇彝士河的景物相片，寄給本刊。

記者此次雖很失望地未會到開羅去遊覽，但三日夜裏經過蘇彝士河的情形，却給我以悠然意遠的印象。此時一輪明月高懸，蔚藍的青天淨潔得沒有絲毫的渣滓，清風吹來，爽人心脾，搭客們多聚在船頭特高的甲板上遠矚縱覽，只見船的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右為亞洲，左為非洲，離船大都不過十幾尺或幾尺，船頭前掛着兩盞好像巨眼的大電燈，射出耀目的光線，使前面若干距離內的河身好像一片晶瑩潔白的玉田，在狹隘的運河中特別顯得龐大的船身徐徐地向前移進，假如不看前面而僅望左右，又恍若一輛奇大無比的汽車在廣闊無垠的沙漠上

緩緩前駛似的。這夜記者在甲板上憑欄靜眺，直看到十二點鐘，才進到臥室裏去睡覺，在睡夢中還好像明月清風，隨我左右。

溝通紅海和地中海，縮短歐亞海行路線的這條蘇彝士運河，經法人勒賽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和無數工人十四年的辛勤勞力，中間戰勝過無數次的破壞和種種困難，才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開幕，距記者於月夜靜寂中通過此河的今日，已六十四年了。這條運河長八十八英里，闊從一百碼至一百七十五碼，原來估價需二萬萬佛郎，後來用到四萬萬佛郎，約等於一千四百萬金鎊，合現價在二萬萬圓以上了。一半資本在法國募得，其他一半幾全為當時埃及及總督賽氏（Mohammed Said）所買，後來他把股子賣給英國政府，於是英政府在管理上便握有大權了。（當時賽氏贊助勒賽普斯的計劃甚力，現在蘇彝士河盡頭的波賽，意即「賽氏港」，就是為紀念他而取名的。）

說到起意要建造蘇彝士運河的，頗有趣的是要輸到法國一世之雄的拿破崙。

他在一七九八年進攻埃及時，忽想到要造一個運河通紅海，便任命一個工程師名勒伯爾（Monier Lepere）的視察並報告研究的結果。這個工程師奉命執行了，他的報告雖承認這個計劃有種種的利益，但是宣言紅海和地中海的水面不平等，要在地中海沿岸築海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於是作罷。不料這就隱隱中種了今日蘇彝士河的種子，在此三十七年後（一八三六年）勒賽普斯被任為亞歷山大的代理領事，到該埠時，所乘的船因查疫停頓，搭客不得即行上岸，他於無聊中展閱朋友送給他的幾本書，裏面有一本是勒伯爾的筆記，竟引起他對建造這條運河的濃厚興趣，終靠他百折不回的努力，造成在亞歐航行上開闢新紀元的蘇彝士運河。

八月四日晨走完了蘇彝士河而達到波賽，有半天的停泊，雖不靠岸，但意輪公司有小火輪運送搭客上岸及回船，也很便利，記者便和同行的張周郭李諸君同上岸一遊。道路很平坦廣闊，房屋雖屬洋房式子，而且一來就是五六層，但在前

面總是用木料造成突出的一部分，好像露台似的，圍滿着各種花樣的窗戶。街上遇着的都是穿着長袍戴着和土耳其人一樣的帽子的男子，婦女除極少數穿西裝的以外，大多數是頭披黑紗，鼻以下部分也用黑紗圍着，額前還掛着一個黃色木製像小塔的裝飾品垂到鼻上。這也可見該處婦女解放還在什麼程度了。

我們參觀了一個回教教堂，裏面地上用草蓆鋪着，正殿用絨毯鋪着地，到門口時須在鞋上套着草包似的套鞋，才得進去。聽說一般人民每天須到各教堂洗手洗腳禱告五次，該教堂裏有個引導參觀的人，對我們大講教義，引到裏面一個狹窄裏的時候，向我們要錢，給一個先仙，不肯休，加一個，才了事，我們都覺得雖聽他講了一些教義，却被他敲了一個竹槓！在教堂裏最注目的，是那班禱告者跪在地上高舉兩手，用足勁兒向下拜的那副神氣。我們出門時望望腳上所套着的那雙草包式的套鞋，倒也覺得奇特，便用所帶的攝影機拍了兩張照。

我們五個人共乘着一輛馬車，做了一番馬路巡閱使（波賽滿街馬車，汽車極



少，其實波賽沒有什麼名勝可看，原也只有幾條街市供遊客兜幾個圈子。此外還值得一記的有兩件東西：一個是巍然屹立河邊的勒賽普斯的銅像，連座共高五十七尺；一個是一百八十四尺高的石造燈塔，夜裏每十秒鐘顯露強烈白光一次，在海上二十英里距離以內都看得見。

廿二，八，五，上午，佛爾第號船上。

## 二五 海程結束

今天（八月六日）下午兩點鐘佛爾第號可到意大利的布林的西（Brindisi）。算是到了意大利的第一商埠，明天中午可到該國名城威尼司（Venice），那時記者離船上岸，此次近三萬里的海程便告一結束了。佛爾第號定於八月十二日由意開

行，九月五日可到上海，記者的這篇通訊剛巧可由這同一的船寄回上海，這也是最迅速的一法。記者此次乘這隻船出去，『海程結束』的這篇通訊又可乘這隻船回來，可說是無意中的怪有趣的湊巧。

在這將要離船的前一天，我想把在船上的零星觀感隨便地提出來談談。

記者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時，因遇着颶風，吃了幾天大苦頭，好像生了病一樣，對什麼都興味索然，自從八月一日以來，尤其是昨今兩天，氣候溫和，日霧風清，船身平穩，我的腦部治安完全恢復，又活動起來了，對船上的各種人，各種事物，冷眼旁觀，也饒有趣味——船每到一埠，便有一批人離船登岸，同時又有一批人上來，好像實驗室裏用完了一批材料，時時有新材料加入供你放在顯微鏡下看看，或試驗管裏試試。

在船上可供你觀察的，有各國各種人同時『陳列』着任你觀看。記者此次所遇着的除幾個同國人外，有意大利人，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奧國

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印度人，乃至爪哇人，馬來人等等。（不過日本人一個都沒有，有人說他們非本國的船不坐。）架子最大神氣最足的要推英國人，他們最沉默，最富有不睬人的態度，無論是一個或是幾個英國人坐在一處，使你一望就知道他們是『大英帝國的大國民』！最會敷衍的要算美國人，總是嬉皮笑臉，充滿着幽默的態度。大概說起來，各國或各民族的人，或坐談，或用膳，都喜與本國或本種人在一起，這也許是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的關係。在孟買下船後，來了幾十個印度籍的男女，大多數是天主教中人，赴羅馬朝見教皇去的。他們很少和西人聚談，有一邊的甲板上全被他們坐滿了，看過去就好像是印度區似的。裏面有好幾個『智識分子』，對記者談起被壓迫民族的苦痛，都很沉痛，每每這樣說道：『我們是在同樣的政治的船上啊！』（他們都是用英語和記者談，原句是：『We are in the same political boat!』）中國在實際上不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嗎？所以記者對他們這句話只有悲慨，沒有什麼反感。

談起船上的印度人，還有一件似乎小事而實含有重要意義的事情。在二等輪裏有三四個印度搭客，（記者所乘的是『經濟二等』，略等於他船的三等，這是非正式的二等。）都是在印度的大學畢業，往英國去留學的，有的是去學醫，有的是去學教育，他們裏面有一個在浴室裏洗浴剛才完了時，有一個英人搭客跑進來，滿臉的不高興，對着浴盆當面揶揄着說道：『牛肉茶！』（*Beef Tea*）意思是譏諷印人的醜態，其實就是存心侮蔑他。從此這幾個印人都不願到浴室裏去，但他們『飲泣吞聲』的苦味可以想見了！

據記者觀察所得，大概在東方有殖民地的西人，尤其是親身到過他們在東方殖民地的西人，對東方民族賤視得愈顯露。他們大概還把自己看作天人，把殖民地的土人看作螻蟻還不如！船上有一個在印度住了二十幾年的英國工程師，和記者有過一次談話，便把印度人臭罵得一錢不值。

有從爪哇赴歐的華僑某君，談及爪哇情形頗詳。爪哇荷人約二十萬人，華僑

約三十萬人，土人有三千五百萬人，最有意思的是他說住在闊綽旅館的荷人，每人每日生活費需二十五盾（每盾合華幣二圓），而土人每日每人的生活費只需一角（十角一盾），這樣，一個荷人一日的生活費竟等於二百五十個土人一日的生活費了！又據說該地政府對於入口檢查最嚴的是智識分子和書籍，如果你是個什麼大學畢業生，那就必須關在拘留所裏經過一番詳細的審問查究，尤其怕得厲害的是××主義，因為三千五百萬的土人如受了煽動，起來反抗，那還了得！他說最好你什麼書都不帶，只帶一本聖經，那就很受歡迎！這位僑胞自稱是個教徒，他這句話大概是含有讚美『聖經』的意味，但在我們看來，對於這樣獨受特別歡迎的『聖經』就不免感慨無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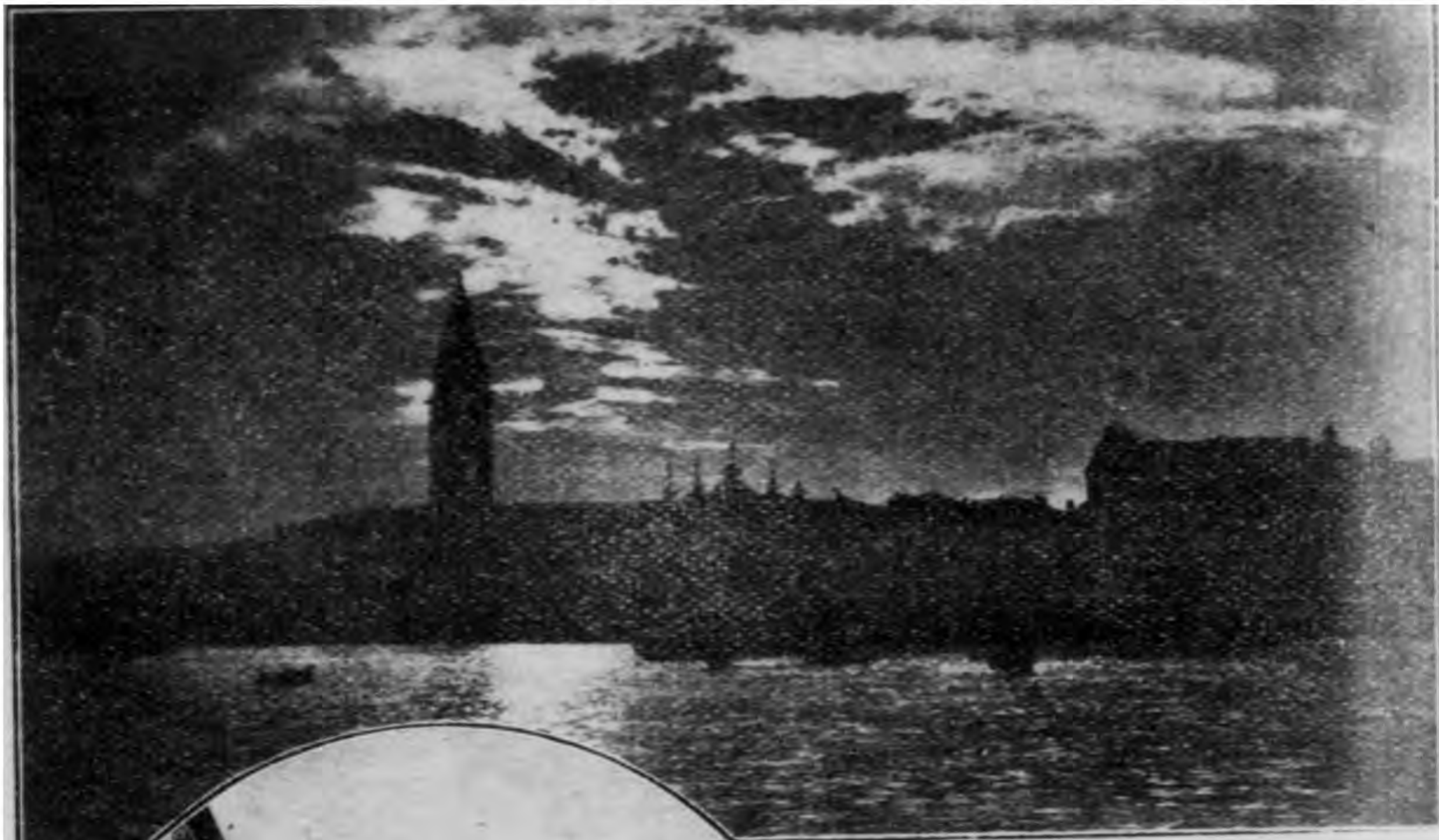
八月四日下午船由波賽開行後，忽然增加了五百左右的男女青年。年齡自八歲至二十歲，女子約佔二百人。男女分開兩部分安頓。青年總是活動的，在甲板上叫囂奔跑，成羣結隊的亂鬧着，好像無數的老鼠在『造反』，又好像泥堆上的

無數螻蟻在奔走洶湧着。原來他們都是在埃及的各學校裏的意大利青年，是法西斯蒂的青年黨員，同往羅馬去參加該黨十週年紀念的。男的都穿着黑衫，女的只穿白衫黑裙。這班男女青年的體格，大概都很健康，一隊一隊女的胸部都有充分發達的表現，不像我國女子還多是一塊板壁似的，不過說到他們的真實信仰，却不敢說。記者曾就他們裏面選幾個年齡較大的男青年談談，有的懂法文，有的懂英文，問他們是不是法西斯蒂黨員，答說是；問他們什麼是法西主義，答不出；不過他們都知道說墨索利尼偉大，問他們為什麼偉大，也答不出，只有一個答說因為只有墨索利尼能使意大利富強，我再問他為什麼，又答不出！其實法西主義究竟是什麼，就是牠的老祖宗墨索利尼自己也不很了解，不能怪這班天真爛漫的青年。（參看生活書店出版時事問題叢刊第二冊的法西主義第七頁。）

## 一六 威尼司

八月六日下午四點鐘佛爾第號到意大利的東南海港布林的西 (Brindisi)。這算是記者和歐洲的最初的晤面。該埠不過因水深可泊巨輪，沒有什麼勝蹟可看，船停僅兩小時，記者和幾位同行的朋友却也上岸跑了不少的路，像樣的街道只有一條，其餘的多是小弄，在海邊上。雖正在建築一個高大的紀念塔，但我們在街上所見的一般普通人民多衣服襤褸，差不多找不出一條端正的領帶來。我們穿過好幾處小弄，窮相更甚，有好幾處門口坐着一個老太婆，門內掛着花布的簾子，時有少婦半裸着上身探首簾外向客微笑，或曼聲高唱，她們用意所在，我們大概都可以猜到。





↑ 威 匿 司 聖 馬 克 鐘 樓 夜 景

威 匿 司 大 運 河 ←

↓ 威 匿 司 水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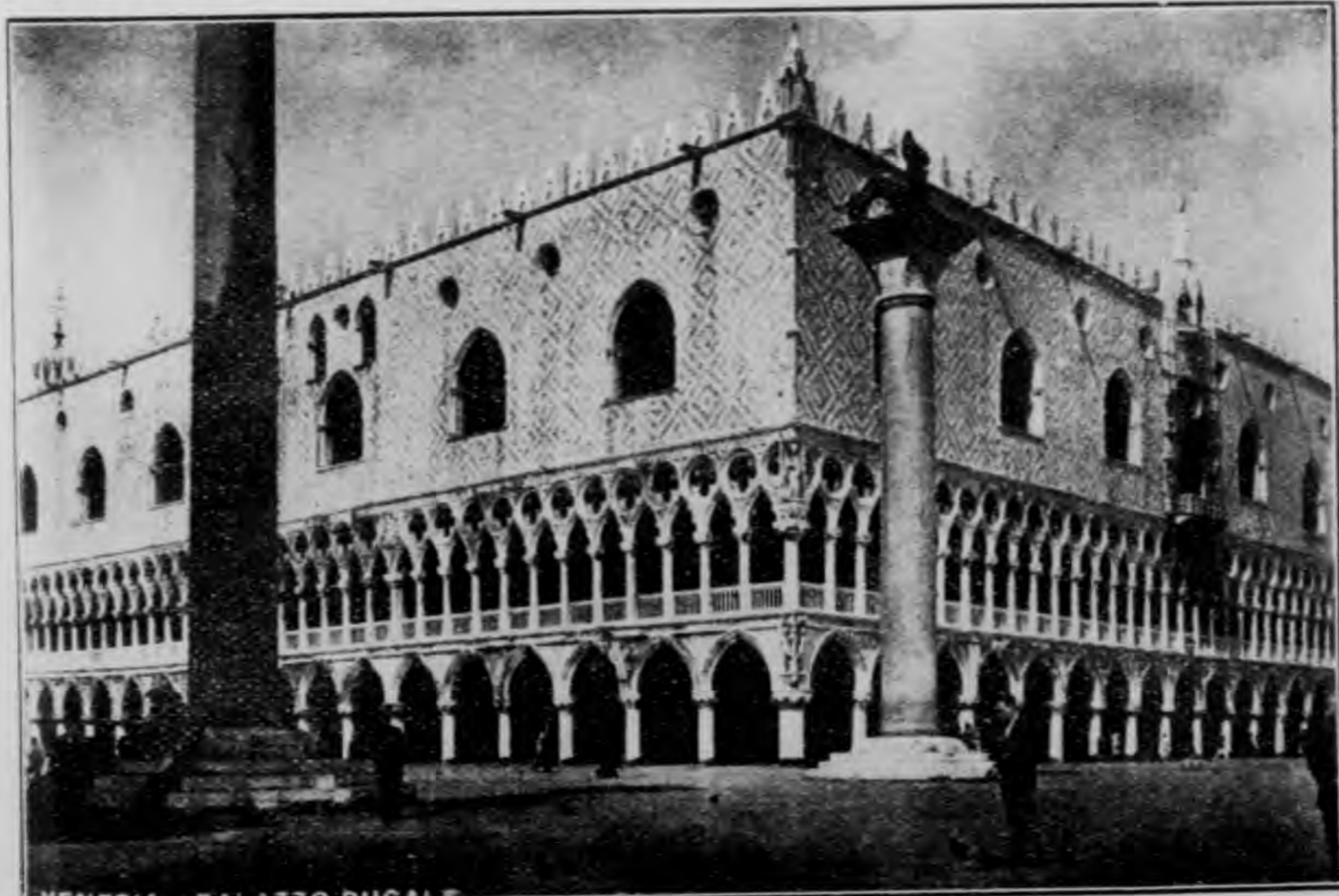






↑ 羣鴿之人避不和場廣的前堂教大克馬聖

↓ 宮侯大之近附場廣克馬聖





八月七日下午到世界名城之一的威尼司 (Venice)。同行中有李汝亮君和郭汝楠君（都是廣州人）赴德留學，李君的哥哥李汝昭君原已在德國留學，特乘暑假到威尼司來接他的弟弟和他的老友郭君，並陪他們遊歷意大利，記者原也有遊歷意大利重要各地的意思，便和他們結伴，同行中赴德留學的周洪熙君（江蘇東台人）聽說在八月底以前，意大利在羅馬舉行法西斯十週紀念展覽會三個月，火車費可打三折，也欣然加入，於是我們這五個人便臨時成了一個小小的旅行團。到威尼司時，李汝昭君已在碼頭相迎，我們便各人提着一個小小的衣箱上岸。介紹之後，才知道李君的哥哥也是本刊的一位熱心讀者，這個小小的旅行團也可以說是一小部分的『生活讀者旅行團』了。我們先往一個旅館裏去過夜，兩李一郭住一個房間，記者同周君住一個房間，第一天便開始遊覽。有伴旅行，比單獨一人旅行，至少可多兩種優點：一是費用可以比較地經濟；二是興味也可以比較地濃厚。

在太平洋未取地中海的勢力而代之的時候，威尼司實爲東西商業貿易上最重的一個城市，在世界史上出過很大的風頭，現在是意國的一個重要的商埠和海軍港，在港口禁止旅客攝影，同時也是歐美旅客麇集之地，該城不大，約二十五英里長，九英里寬。第一特點是河流之多，除少數的幾條街道外，簡直就把河當作街道，兩旁房屋的門口就是河，髣髴像漲了大水似的。我國的蘇州的河流也特多，有人把我國的蘇州來比威尼司，其實蘇州的河流雖多，還不是一出口口就是河，以這小小的威尼司，除有一條兩百尺左右闊的大運河（Canal Grande），像S字形似的貫穿全城外，布滿全城的還有一百五十條小運河，上面架着三百七十八條橋，（大多數是石造的，下有圓門，）我覺得這個城簡直就可稱爲『水城』。除附近的一個小島利都（Lido）上面有電車外，全城沒有一輛任何形式的車子，只有小艇和公共汽船，小艇好像端午節的龍船，兩頭向上撓，不過沒有那樣長，裏面有漆布的軟墊椅，可坐四個人至六個人，船後有一個搖槳，在水上來來去

去，就好像陸地上的馬車。公共汽船的外形也好像上海馬路上的電車或公共汽車，車上的喇叭聲和上海的公共汽車的喇叭聲一樣。我們在畫片上所見的威尼司的景象，往往是兩旁洋房夾着一條運河，上面駕着一條圓門的橋，河上一個小艇在蕩漾着，這確是威尼司很普遍的景象。

除許多運河外，有若干街道都是用長方形的石頭鋪成的，有的只有五尺寬，路倒鋪得很平，因為沒有任何車輛，所以石頭也不易損壞，在這樣的街道上接踵摩肩的男男女女，就只有兩腳車——步行——可用。街道雖窄，兩旁裝着大玻璃窗的種種商店却很整潔。街上行人衣冠整潔的很多，和布林的西的很不同，原來大多數都是由歐美各國來的遊客，尤其多的是來自號稱「金圓國」的關老。

威尼司最使遊客留戀的是聖馬可廣場（Piazza di San Marco）和該場附近的宏麗的建築物，該廣場全係長方形的平滑的石頭鋪成的，有的地方用大理石，長有一百九十二碼，闊自六十一碼至九十碼，三面都有雄偉的皇宮包圍着，最下層

都開滿了咖啡店和各種商店，東邊巍然屹立着聖馬可大教堂 (San Marco)，內外祇大理石的石柱就有五百餘根之多，建於第九世紀。該廣場上夜裏電燈輝煌，勝於白晝，遊客成羣結隊，熱鬧異常。在聖馬可廣場附近的有大侯宮 (Palazzo Ducale) 一座，亦建於第九世紀。宮前有大廣場，宮的對面咖啡館把籐製的椅桌數百隻排在沿路，坐着觀覽的遊客無數。聖馬可大教堂的右邊有聖馬可鐘樓 (Campanile di San Marco)，高三十五尺高，建於第九世紀末年。裏面設有電梯，登高一望，全城如在腳下。此外還到威尼司城的東南一小島名利都的看了一番，該處有世界著名的游泳場，游泳場後面的花草佈置得非常美麗，游泳而出，在街上走的男女很多，女子多穿着大褲管的褲子，上面穿着薄的襯衫，有的就只掛着一條這樣的大褲子，上半身除掛褲的兩條帶子外，就老實赤膊，在街道上大搖大擺着，看上去好像她這條褲子都是很勉強掛着的！

自然，這班男女並不是一般意大利人民，多是本國和歐美各國的少數特權階

級，只有他們才有享用這樣生活的可能。該處既爲有階級而設，講究的餐館和旅館的設備齊全，那是不消說的。

威尼司的景物美嗎？美！記者在下篇所要記的佛羅倫司也有牠的美，但這是意大利五六百年乃至千餘年前遺下的古董，我們還不能由此看出該國有何新的建設成績。我們在許多人贊美不置的威尼司，關於大多數窮人的區域，也看了一番，和在布林的西所見的也沒有什麼兩樣。記者於九日就離開威尼司而到佛羅倫司去。

廿二，八，十一，上午，在羅馬記。

## 一七 佛羅倫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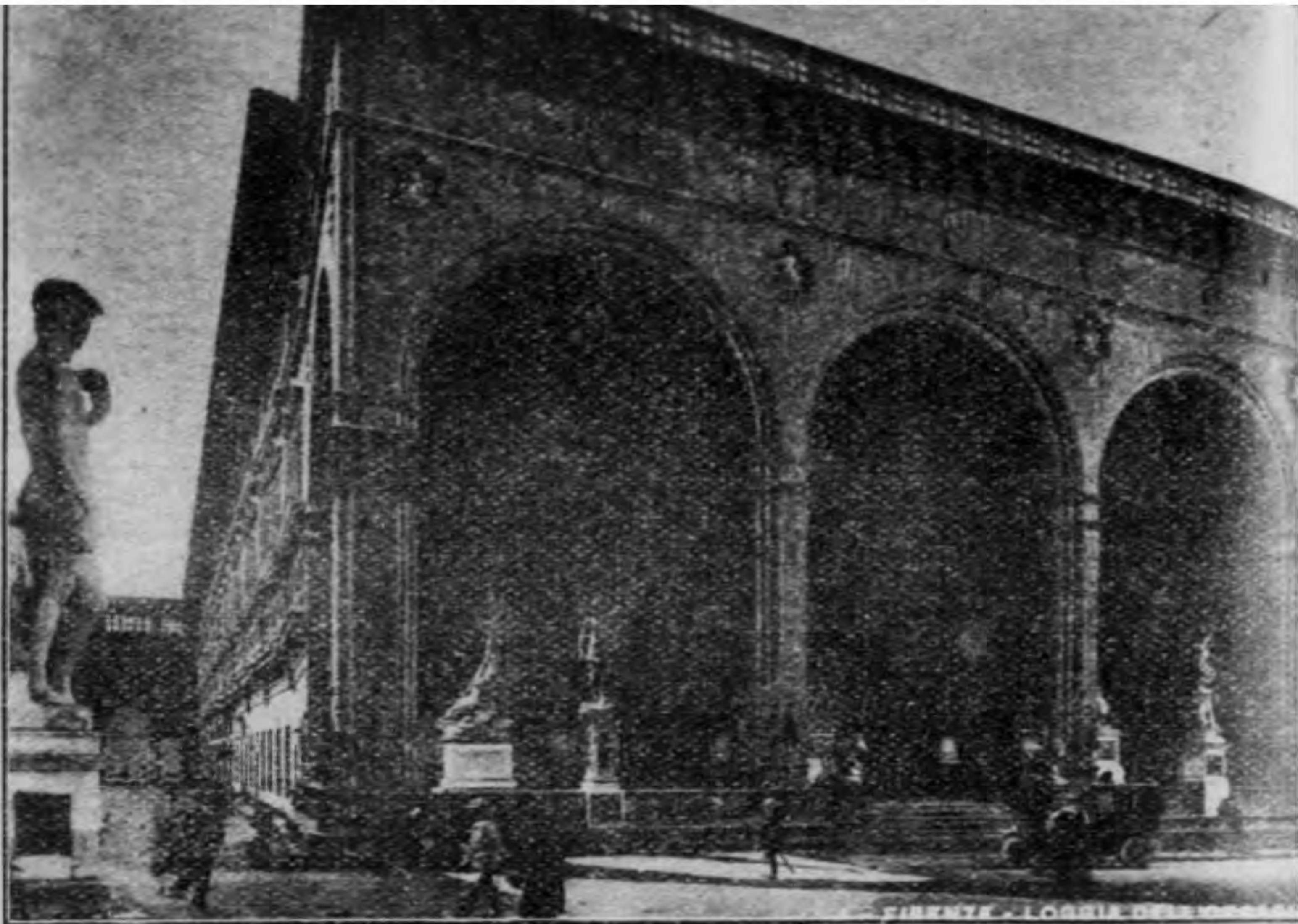
記者於八月九日午時由威尼司上火車，下午五時三十七分才到充滿了古香古

色的佛羅倫司 (Florence)，爲中部意大利最負盛名的一個城市。在中世紀羅馬方盛的時代，佛羅倫司是牠的主要的文化中心，意大利的語言，文學，以及藝術，都在此地發達起來的，所以現在該處所遺存的無數的藝術作品，和在在與歷史發生聯繫的紀念建築物，其豐富爲世界所少見，於是佛羅倫司也成爲吸引世界遊客的一個最有趣味的名城。

佛羅倫司的雄偉的古建築和藝術品太多了，記者又愧非藝術家，沒有法子詳盡地告訴諸友。對於藝術特有研究的朋友，最好自己能有機會到這種地方來看看。

記者在二十年前看到康有爲著的歐洲十一國遊記的意大利一書，就看到他盡量讚歎意大利的全部用大理石建造的大教堂，此次到佛羅倫司才看到可以稱個『大』字的教堂 (La 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建於十三世紀，有五百五十四尺深，三百四十一尺闊，三百五十一尺高，門用古銅製成，牆和門都有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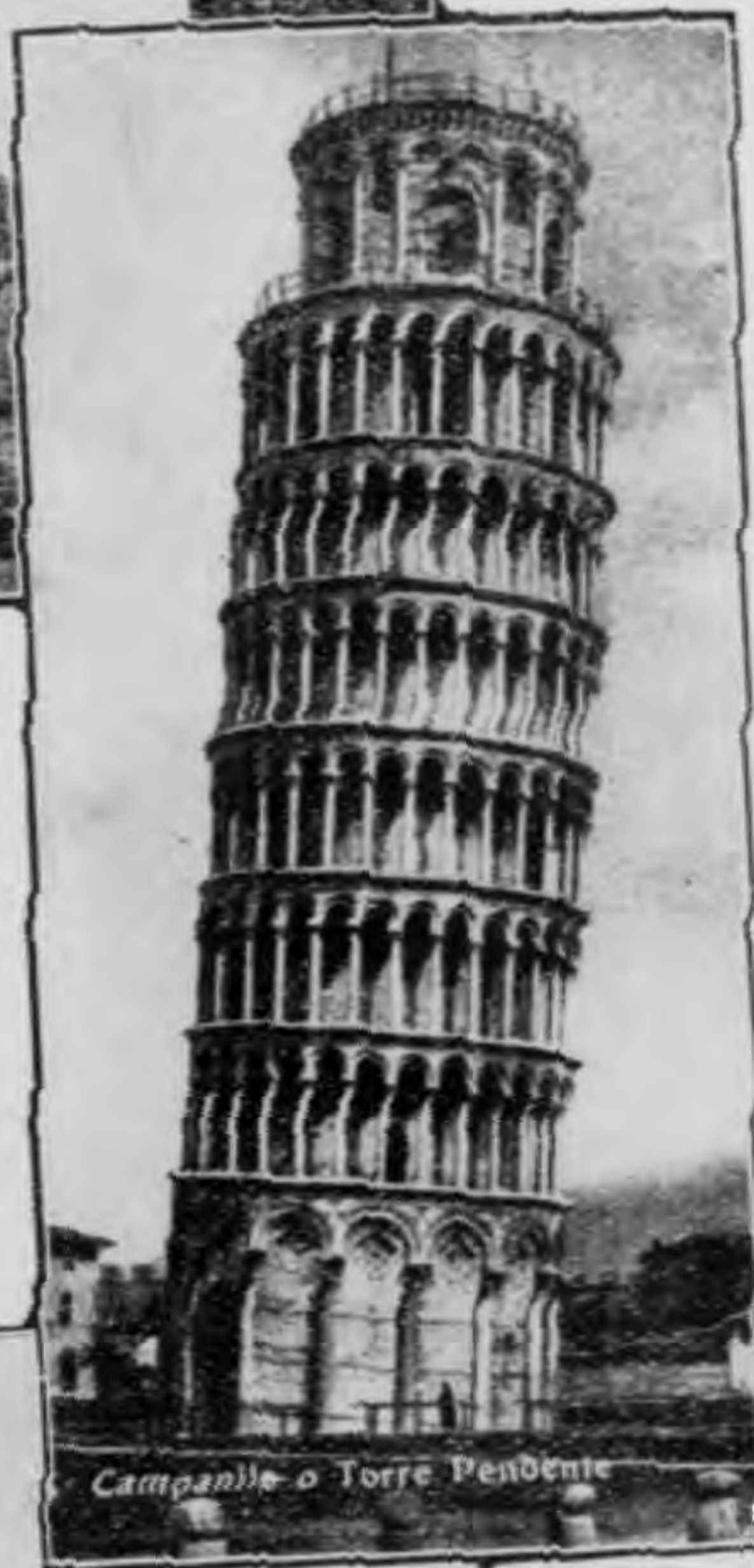


佛羅倫司大城堡  
 前之古雕刻石像  
 ↑  
 佛羅倫司大城堡 ←





↑ 意貝鎊城古的前年千二



↓ 場獸鬥馬羅



格列利奧研究吸力定律之  
斜塔為十二世紀遺物↑

的繪樣或雕刻，外面炎熱異常，走進去立成秋涼氣候，在那樣高大陰暗的大堂裏，人身頓覺小了許多，『大殿』上及許多『旁殿』上插着許多白色長蠟燭，燃着的却是幾對燈光如豆的油燈。宗教往往利用偉大的建築來使人感到自身的微小，由此引起他對於宗教發生崇高無上的觀念，其實藝術自藝術，宗教自宗教，不能假借或混淆的。

在威尼司和佛羅倫司的較大的教堂前都懸有英德法意四國文字的通告，列舉禁例，尤其有趣好笑的是關於婦女的，例如說凡是婦女所穿的衣服袖子在臂彎以上的不許進去，頸上露出兩寸以上肉體的不許進去，裙和衣服下端不長過膝的不許進去，衣服穿得透明的不許進去，大概所謂摩登女子到此都多少要發生了困難問題，這也許只好怪上帝不贊成摩登女子了！男子的禁例就只是要脫帽，自由得多。

在各教堂裏所見跪着禱告的不是老頭子，就是老太婆，找不出一個男青年或

女青年，我覺得這是可以注意的一點。

佛羅倫司的古氣磅礴的雄偉建築物，大概不是教堂，就是城堡。城堡都是用巨石築成，高四五層六七層不等，上面都有像城牆上的雉堞似的東西。有許多這樣的城堡都成了大商店，不過古氣磅礴的石牆仍保存着。此外有最大的城堡（Palazzo Vecchio），裏面藏着許多名油畫，牆上和天花板上都是，城堡內部的曲折廣深，尤令人想見最初建造時工程的浩大。這種封建時代的遺物，不知含着多少農奴的血汗！

十日午時離佛羅倫司，乘火車向羅馬進發，直到夜裏十一點半才到目的地，因車上人擠，大家立了數小時，我們在佛羅倫司參觀時都是按照地圖奔跑的，在火車上又立了數小時，都弄得筋疲力盡，同行的周君喃喃的說「如再這樣接連跑，只有『蹺辮子』了！」『蹺辮子』不是好玩的！所以我們到羅馬後，決議第二天的上半年放假，俾得恢復元氣後下半年再開始奔跑。關於到羅馬後的記述也許

可比這一篇較有意義些，當另文奉告，現在還有幾個雜感附在這裏。

(一)截至記者作此文時，遊了意國的四個地方，即布林的西，威尼司，佛羅倫司和羅馬，不知怎的他們對於黃種人就那樣地感到奇異，走在街上，總是要對我們望幾眼，有的還竊竊私議，說我們是日本人，同行中有的聽了很生氣，但既不能對每人聲明，也只有聽了就算了。他們何以只想到日本而不會想到中國？有人說他們覺得所謂中國人，就只是流落在國外的衣服襤褸的中國小販，衣冠整潔的黃種人便都是日本人。這種老話，我在小學時代就聽見由外國留學的人回來說起，不料過了許多年，這個觀念仍然存在——倘若上面的揣測是不錯的話。但是我想倘若僅以衣服整潔替中國人爭氣，這也未免太微末了。

(二)意大利的婦女職業已較我國發達——雖則聽說比歐洲其他各國，還遠不能及。在旅館裏，在飯館裏，在普通商店裏，職務由婦女擔任的很多。記者在威尼司郵局寄信時，見全部職員都是女子擔任。她們大多數都是穿着黑色的外衣，



領際用白色的鑲邊，都很整潔。旅館的「茶房」幾乎全是女子，有的是半老徐娘，有生得比較清秀的，看上去就好像女學生，每天客人出門後，她們就進房收拾，換置被單等物。

(三)記者所住過的幾個旅館，覺得和中國的旅館有一大異點，就是很安靜，沒有喧嘩叫囂的情形，執事的人也很少，賬房間一兩個人，其餘就不大看見人影，就是電梯也可以由客人自開，像按電燈機關似的，要到第幾層就用手指按一下那個撲落，電梯就會自動地開到那一層。就是各商店裏的夥計，人數也很少，不過一兩人，不像我國的商店，有許多往往像菩薩或羅漢似的一排一排列在櫃台後面，其實這種異點，在上海中西人的商店裏已略可見到了。

廿二，八，十二，夜，記於羅馬。

## 一八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記者自八月十日到羅馬以後，中間經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Naples)，比薩 (Pisa)，熱那亞 (Genoa)，米蘭 (Milan) 各城，八月十七日離開意大利而入瑞士，今天 (八月十九日) 已在瑞士的首都百倫 (Berne) 了，在此十九日中未曾寫成一篇通訊，這不是我偷懶，却是因為這次遊意大利是臨時加入一個小小的旅行團體同行的，這在上次通訊裏曾經提過，白天偕同各人疲於奔命，夜裏吃過晚飯洗個澡便到了十點鐘以後，第二天又須起早再奔，簡直沒有容許提筆的時間和精神，團體行動不得不一致，這在有特殊的職責的人方面 (例如我負有爲本刊通訊的職責)，却不無一些困難，自從今晨這小小旅行團的其他團員都在瑞士的沮

利克(Nurich)動身往德國去，記者和他們分途後，便孤零零地一個人獨向瑞士的首都進發了。提筆作此通訊時，是剛到的夜裏，在百倫一個旅館的一間小房間裏，很靜寂的燈下寫的，但是通訊的內容却不得不從羅馬補敘起來，請先談談表面輝煌的羅馬和窮相畢露的那不勒斯——所謂表面和裏面。

我們八月十日夜由佛羅倫司到羅馬已十一點半了，大家忽忽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正要走入餐室早餐時，有一位妙齡女郎迎上來用英語向我們道早安，並請我們告訴她應在特備的表格上填註的事項，這在國外各處旅館原是常事，但此處令我注意的有幾件事：(一)這個女子英文說得很流利，後來聽我說同行的朋友會德語，她又用很流利的德語詢問他們，我和她略談之後，才知道她是瑞士籍，能英德法意四國語言，她辦事精明幹練，待人溫和誠懇，後來知道旅館的一切都由她主持，大概是女經理，我問她意大利婦女職業的情形，據說在歐洲各國還算落後；(二)表格上所填註的事項，除尋常所有的如姓名國籍職業及從何處來到何

處去等等之外，頗奇異的是還要問各人父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姓名，我就只知道我的母親是浙江海寧 查氏，她有什麼名字，我始終不知道，只得臨時替已去世了二十幾年的母親取個新名字，再把他譯成洋文了；（二）據這個女經理說，這種表格，警察廳裏每隔二小時就派人來查，尤其查得苛細的是俄國人，他們的防範情形，可以概見。

羅馬會做過煊赫一時的羅馬帝國的都城，後來又做過教皇的『精神帝國』（“spiritual empire”）的都城，自一八七一年來一直是意大利國的首都，牠在路政上建築上古蹟上的雄偉，那是不消說的。但我們到了現在意大利的首都，總連想到所謂『法西斯』，這時意大利法西斯十週紀念展覽會還未閉幕（連開三個月），而且因為受了一部分火車費三折的『優待』，依他們的規定，須將火車票拿到展覽會打個戳子，表示確已到了羅馬，並且看了展覽會。到羅馬如不將火車票蓋印，原有『優待』尚須取消。（買來回票固受此拘束，我們買通票的也一樣。）經他



們這樣殷勤勸導，所以我們第二天就費了半天的工夫去「覽」牠一下。到了之後，拿出火車票打戳子，才知道還須付二十五個列拉(Lira)，等於華幣十塊大洋了。三折「優待」的名詞多好聽，却臨時加上這樣一個竹槓，記者原想來看看的不打緊，同行中有因貪這「優待」而移尊就教的，都大呼其觸霉頭！

「竹槓」不在乎，尤感到惘然的是「覽」了以後的一無所得。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們究竟替意大利人民幹出了什麼成績，要這樣大張旗鼓地希望人去「覽」，但却一些「覽」不出，原來他們只不過按年把該國法西斯一黨發展中的殺人照片，「烈士」照片，所用的刺刀旗幟等等，陳列出來，尤多的當然是他們的老祖宗墨索利尼的大小小各種各式的照片。墨索利尼曾在米蘭做過意大利人民報（*Il Popolo*）的主筆，在這展覽會裏，特把他當時主筆辦公室的椅桌器具照樣排列成一室，並把當時的這個報紙一張放大到好像一面牆壁似的陳列着。據牆上所貼的說明，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的三年間，墨索利尼就在這小

小的一間主筆辦公室裏對黨員發號施令。

意大利的法西斯所欲維持的是什麼，所擁護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記者在國內時承友人介紹一位據說在意大利多年而對於法西斯主義富有研究的某君，姑往訪問，兩次才見到，他滿口讚美墨索利尼，尤其讚美意大利沒有工潮（？），爲歐洲各國所不及。他並說墨索利尼曾說廠主靠工人，（他不承認有資本家這個名詞，）工人也靠廠主，沒有廠主靠誰養他們！記者花了八個列拉（兩塊中國大洋）坐了一輛汽車去看他，回來時不願再花冤枉錢，只得難爲了這兩條不幸的腿了！

意大利的輿論界當然是無可說，這就是那位對墨索利尼五體投地的法西斯主義專家也承認的。

羅馬的勝蹟不少，費十幾天也許才看得完，我們只能擇其尤要的幾處看看，鬥獸場頗近，是走去看的，這殘垣破壁的羅馬鬪獸場，我們在相片上，乃至在小

學教科書上的插畫裏，早已領教過，所以見面時如老相識，的確古色絢爛，不過想到從前把俘虜放入，一任獅子亂咬，坐而圍觀者相顧而樂，殘忍之至！此外最雄偉的是聖彼得教堂，近三百尺高，裏面全用大理石造成，雕刻極美。最有趣的是在城外看了一個教堂下面的二千年前用石造成的長達半英里的地窖，由一個天主教的和尚燃着油把領導我們下去看，我們各人付了三個列拉，各燃一根小燭拿在手裏，跟他下去，裏面曲折黑暗，如入山洞，左右還有不少黑暗的小洞和大窟窿，據說是當時異教來殘殺天主教徒，特在教堂的下面造好這種大地窖，以備各教徒遇難時藏身之用，但仍時被發現，橫被追入殘殺，現在還得見不少遺下的頭骨和骷髏。窖內冷氣襲人，滿目慘象，燭光晃晃欲滅，同行的周君說還看見『鬼火』（磷火），他急避而不看，我的後面先前還有人，後來回顧就只陰森森的一團漆黑，大家跟踉蹌蹌地好像遊了一次『地獄』！羅馬城內看不見乞丐，但我們到城外便遇着，有一個男乞丐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對我們哀訴家有子女六人，作

手勢表示由小而大，嗚嗚待哺，這也好像堂皇的教堂下面有着黑暗的地窖。

我們八月十三日晨八點鐘由羅馬乘火車往意大利南方的名城那不勒斯，直坐到下午三點鐘才到，大家被火車震盪得頭昏腦脹，到了之後，就瞥見街道的蹣跚，癩三的衆多，尤妙的是我們原選定了一個旅館，忽被一個癩三式的旅館接客把我們引到那個旅館門口，用意大利語和該旅館中人鬼頭鬼腦的掉我們的槍花，該旅館中人便藉口房間已滿，不肯容納，於是由這位癩三接客引導我們這一羣疲頓不堪的孩子穿過了許多貧民窟，街道的蹣跚不用說，房屋的破爛骯髒也不亞於在印度孟買所見的貧民窟，尤其令人注目的是街頭巷尾擁滿了蓬頭垢面形容枯槁，衣鞋破爛骯髒的大大小小的男女孩童，跑來跑去閒蕩着，有的就向我們求乞，最後那位癩三接客把我們引進一個走了不少曲折黑暗的巷子而達到一個小旅館，房間全數不過兩三間，有的房間裏婦女伸出頭來向我們望，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道』，我們都怕進了盜窟，趕緊提着衣箱向外跑，另尋一個旅館住下。大家都喊

倒霉，但我却獲得機會看看『裏面』的那不勒斯。第二天我們裏面有兩位在街上散步，到一處就有人來『拉皮條』，說附近就有美麗的女子，要不要，只須兩個列拉（等於華幣半圓）就可以……他們兩位究竟不敢領教！

那不勒斯的本身不過爾爾，牠的著名是附近該城的古蹟名勝，尤著的是由地下挖出的二千年前被火山湮沒的磅貝意古城（Pompeii）和湮沒這個古城的有名火山佛蘇維哀斯（Mount Vesuvius）。我們因時間及經濟關係，火山僅在遠處望（近四千尺高）。磅貝意古城，我們却費了差不多一個整天的工夫，乘了火車到該處地去看了一番，該城在兩千年前是個很繁盛的城市，居民有兩萬人，紀元前七十九年的時候，久已靜默的火山忽而大爆發，將全城湮沒至十五尺之深，後來又加深至二十尺，直至一千八百餘年後（一八六〇年）才被發現掘出一半，我們才有機會在這兩千年前的古城裏東奔西竄着參觀憑弔。全城的屋蓋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是石鋪的街道和磚石造成的大小房屋的圍牆，還有幾個遺下的全身屍骨，

縱橫臥着，現在有屋蓋和玻璃大窗，把他們的遺骸保存在裏面。

我們遊完古城後，餓得慌了，就在附近的一個餐館裏補吃午飯，被大敲竹槓，每人被敲了二十個列拉（華幣五圓）。各遊客吃的時候，還有兩個意大利人毫不徵求同意的向各桌客人大彈其不入耳的『孟德林』，而且大唱其不入耳的怪腔調；他們猜你是何國人，便向你唱何國的國歌。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向着我們唱的是日本國歌，他們來討錢時，有人主張不給，後來申斥了他們幾句，說我們是中國人，不要瞎唱日本歌，他們爲着幾個錢的緣故，堆着笑臉答稱『是！是！』仍給了他們幾個列拉。

我們在八月十五日又離開了那不勒斯，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

廿二，八，二十，脫稿於倫敦。

## 一九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記者上次通訊談到離開那不勒斯(Naples)時為止，我們於八月十五日晨離開那不勒斯，當晚九點左右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Pisa)，該處最令人留戀的是科學家伽利利奧·伽利略(Galileo)研究『吸力定律』(Laws of Gravitation)所在的斜塔(Leaning Tower)，該塔爲十二世紀遺物，高一百七十九尺，斜出十四尺，全部用石造成，中心是空的，最外的牆和中心周圍的牆的中間，有螺旋式的石級可以上去，有二百九十六級，我們都跑上最高的一層，可望見全城。在中學時代讀物理學就耳聞這個斜塔，不料現在得親歷其地。此外還看了許多排列着的十三世紀遺下的石造的古棺和棺外的許多古雕刻。

我們十六日下午離開比薩到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產生所在的熱那亞，僅略作遊覽，並瞻仰哥倫布的石像，即赴在意大利人口最多（八十六萬餘人）的米蘭（Milan），也是在意大利最繁盛的一個商埠，絲業市場，佔歐洲第一位，且爲意大利法西斯的老祖宗墨索利尼的發祥地，一九二二年他率領十萬『黑衫黨』向羅馬出發（“March to Rome”），就從此地作出發點。該地的新造的大火車站，就是爲着紀念他的，全部用鋼鐵鑲着厚玻璃造成，高有二百三十尺，上面也用鋼鐵及鑲以厚玻璃作大半圓形的蓋，裏面容下了十幾個月台及軌道，出口處的大柱及石級都是用大理石製成，堂皇得很，據說可算是歐洲最大的火車站。該城的街道很像上海的南京路和靜安寺路。

我們於八月十七日下午十二點十八分離開米蘭，兩點鐘火車開進了瑞士國境的齊亞索（Chiasso），便和意大利告別了。記者草此文時（八月廿二日）已身在日內瓦的一個旅館的房間裏，但關於瑞士的印象，當另文記之，此時請先述我雖



## 意大利後的雜感·

關於意大利的政治和民生方面的觀察，上次通訊裏已略有提及。關於一般人民的習性方面，印象也不見佳。記者所有機會接觸的大概偏於城市的人民，鄉村方面怎樣，未敢妄斷，且無論何國，均屬良莠不齊，其間不過程度問題，故亦未能一概而論，但就所覺察者而論，意大利人的做事馬虎，實隨處可以看出。在意船上剪髮，即已覺得，很鹵莽地幾下一剪，就算完事，同船的旅客戲呼爲『殺頭』，記者也這樣地被殺過一次頭，破費四個先令六辨士，合華幣三塊半大洋！有某君『殺頭』之後，發現兩邊太陽穴的髮腳修得一高一低，大家看見了，戲稱爲一九三四年的新式！後來我在那不勒斯的旅館裏又『殺頭』一次，也是受着同樣的待遇，甚至沒有把布圍着胸部和背後，他就要『開刀』，幸而我自己留神，趕緊把房間裏的白色洗面巾拿來圍上。這樣在幾分鐘裏開了幾刀之後，索取列拉四個，等於中國大洋一塊，但比船上已客氣得多了，而馬虎的程度却先後輝映！

或有過之無不及。試再舉一事。我們在威尼司的某旅行社買火車票，把所經過的地名開得清清楚楚，把這張單子交給該社的一個職員。說明在某處因欲遊湖，所以那一段路乘小輪船而不乘火車（該處連票可有這樣辦法），他弄錯了，在票上寫明全乘火車，我們當然和他大辦交涉，他說火車輪船不是一樣嗎，硬要我們馬虎。我們堅執不肯，鬧了好半天，後來他終於不高興地換過一張。在瑞士的火車上貼明不許吸煙，即不得任意吸煙，在意大利便馬虎。馬虎，火車的壁上儘管貼着不許吸煙的通告，大家仍可馬馬虎虎地吸着。意大利除極少數的城市外，是大概都隨處是骯髒的，無他，也是馬虎而已。

我在未出國前，到過歐洲的朋友都說遊歷意大利最不易，因為往往要上當或受欺騙。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因有事要趕到火車站去一趟，求迅速起見，就叫一輛零租汽車（Taxi）乘去。這種零租汽車上面原有行程表，走了多少路，應付多少錢，這行程表的機械都能自動地載明，照理沒有欺騙的餘地了，但是那個汽車夫

却把這位朋友開到別的地方去，半途停下，假說剛才聽不清楚，一看表上已須兩個半列拉（一個列拉合華幣兩角半），這位朋友氣極了，打算就付給兩個半列拉了事，不再乘了，剛下去兌換零錢後，回頭一看，車上的表已被車夫用手法改爲三個列拉，這位朋友却也強硬，無論如何，只肯付兩個半列拉，車夫無可奈何，拿了錢大罵其日本人！（因爲他把這位朋友當作日本人。）這位朋友當然還是吃虧，因爲他仍是白付了車費。

不過平心而論，意大利却有勝過中國的地方，最顯明的是他們的交通比中國便利得多。記者此次遊意，由該國東南而東北，折往中部，直趨南部，又由南部而西南，而向北，經重要城市八處，差不多在該國東南西北兜了一個圈兒，而實際在火車上所費去的時間不過四十小時左右，兩天還不到，比之在中國有的省分要走三個月才能到，而且還要由外國兜個圈子進去（例如雲南），那當然好得多了。雖然中國區域比意大利的大，但他們的鐵路網連絡全國各城市，路路通，我

們却老是這幾條老鐵路，好像就此終古似的，確是無可爲諱的事實，其實我們除開口五千年亘古文明外，現在有什麼勝過人家！意大利不過是歐洲各國中的一個『瀟灑』，但却仍比我們勝一籌，說來慚愧！

最後還有一件小事，雖非盡關意大利，但也可以附此說一說，那就是遊歷歐洲，只有英國用得着英文，其餘各處，英文隨處『碰壁』，法文最便，幾於可通行全歐各國，其次要算德文。我只有英文能運用自如，法文雖在學校裏讀過兩年，久已歸還給先生了。自從獨自一人旅行後，不得不溫習幾句法語來勉強應付。（幸而帶了一本法語會話，）但臨時抱佛脚，如何夠用？故已決意到法國後要把法文弄得像樣些，至少要能很順利的看書報和談話，否則不但遊歷各國時處處不便，而且失去不少談話的機會。例如從佛羅倫司到羅馬的火車中，同車廂裏有個意大利女子說懂法文，想和我談話；從沮利克（Zurich）到百倫（Berne）的火車中，有個瑞士工程師想用德語或法語和我談話；從百倫到日內瓦的火車中，又有

兩個瑞士老者想用法語和我談話：這類平民的談話，就他們各人的地位，可探出不少有價值的材料，但我都交臂失之，真是憾事。（由羅馬到那不勒斯火車上會和一位能英語的奧國大學生詳談，今晨在日內瓦會和一個斯各得蘭的大學生詳談，他們都是乘暑期到國外遊歷的，但這種談話機會究不及多和本地人談。）倘正在大學裏的朋友有第二外國語的功課，奉勸用功些，不要效法意大利人的馬虎主義，就是不一定到歐洲去考察，多一求知的工具，也是便宜的事情。

二，八，廿二，記於日內瓦。

## 二〇 世界公園的瑞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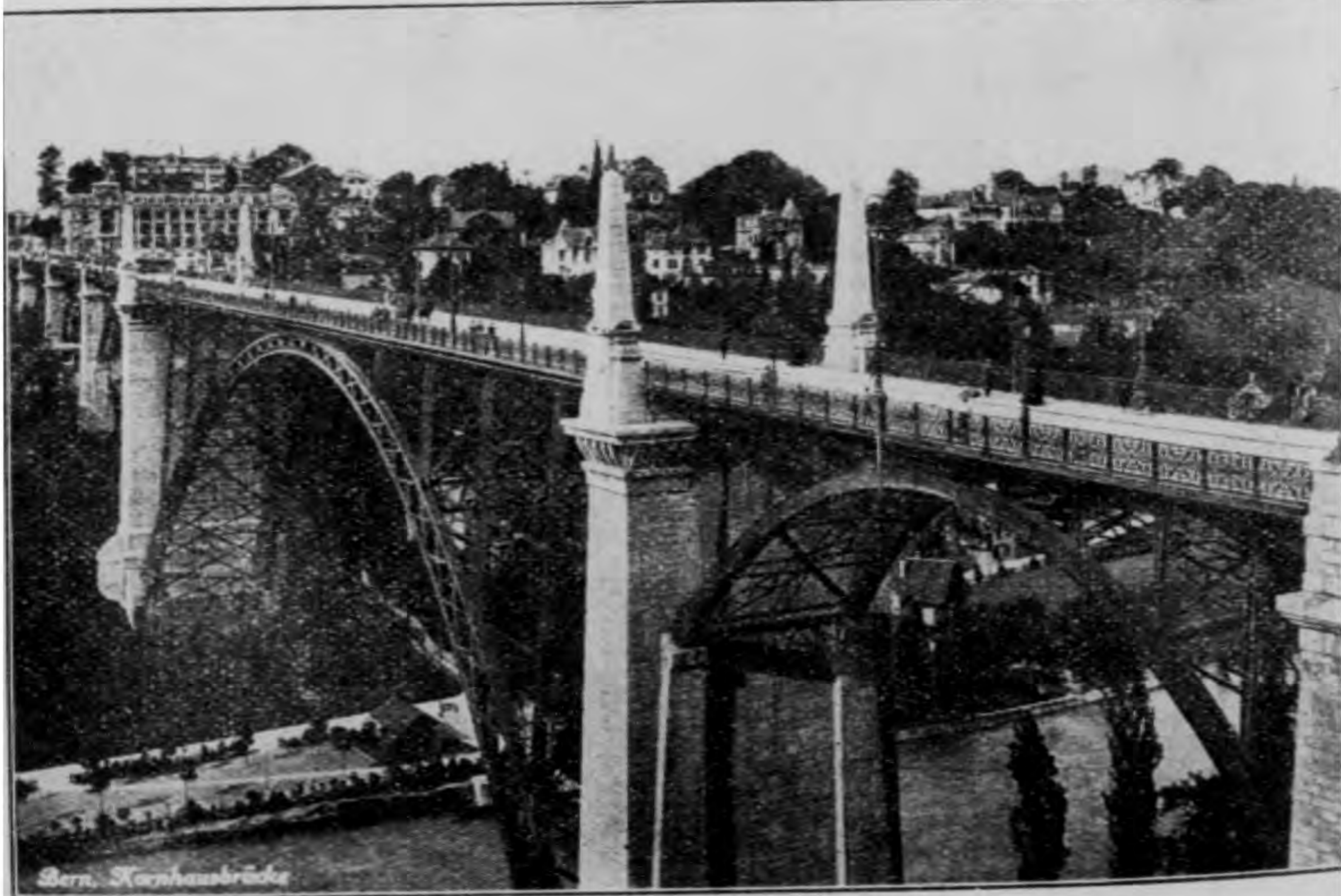
記者此次到歐洲去，原是抱着學習或觀察的態度，並不含有娛樂的雅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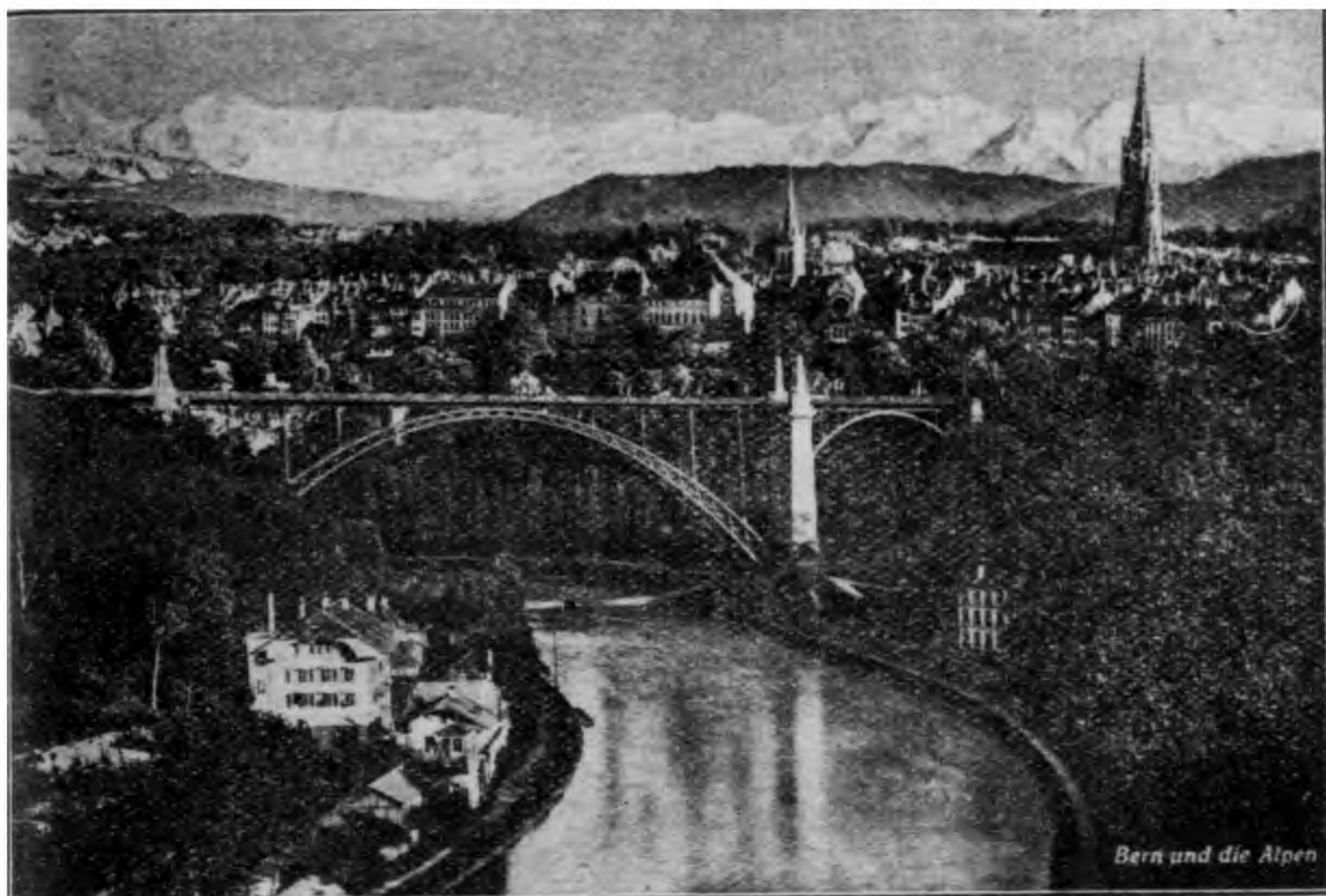


↑ 景美湖瓦內日士瑞

↓ 景一又之景美士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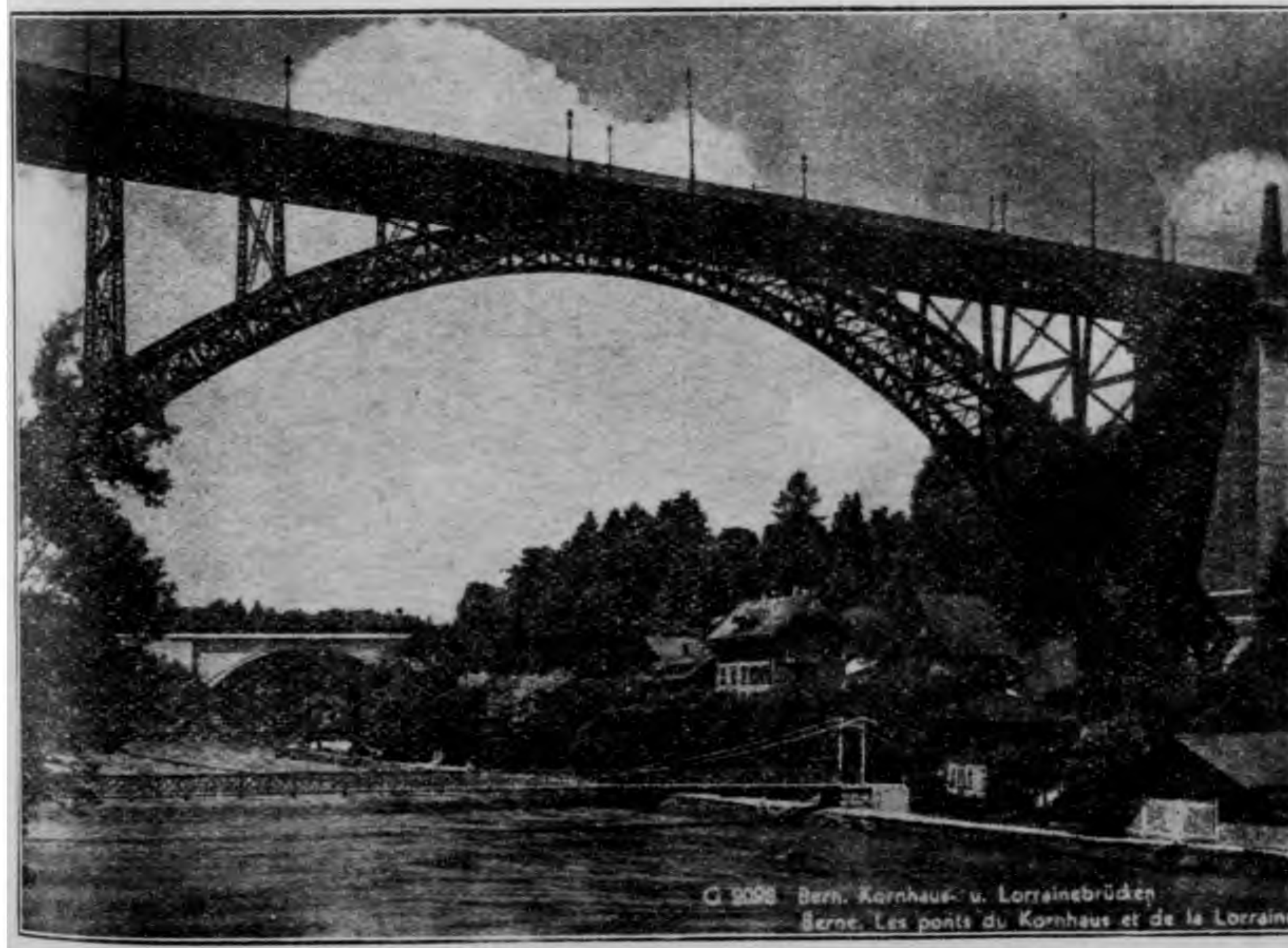






↑ 尺百二高橋鋼之倫百都首士瑞

↓ 影近之橋鋼





以號稱世界公園的瑞士，本不是我所注意的國家，但爲路途經過之便，也到過該國的五個地方，在青山碧湖的環境中，驚歎『世界公園』之名不虛傳。因爲全瑞士都是在翠綠中，除了房屋和石地外，全瑞士沒有一畝地不是綠草如茵的，平常的城市是一個或幾個公園，瑞士全國便是一個公園，就是樹蔭和花草所陪襯烘托着的房屋，他們也喜歡在牆角和窗上栽着或排着豔花綠草，房屋都是巧小玲瓏，雅潔簇新的，（因爲人民自己時常油漆粉刷的，農村中的房屋也都如此。）牆色有綠的，有黃的，有青的，有紫的，隱約顯露於樹草花叢間，真是一幅美妙絕倫的圖畫！

記者於八月十七日下午十二點離開意大利的米蘭 (Milan)，兩點鐘到了瑞士的齊亞索 (Crissao)，便算進了『世界公園』的境地，由此處起，便全是用着電氣的火車，（瑞士全國都用電氣火車，非常潔淨，）在火車上遇着的乘客也和意大利境內所看見的『馬虎』的朋友們不同，衣服都特別的整潔，精神也特別的



抖擻，就是火車上的售賣員的衣冠態度也和『馬虎』派的迥異，這種劃若鴻溝的現象，很令冷眼旁觀的人感到驚訝。由此乘火車經過阿爾卑斯山 (Alps) 下的世界有名的第二山洞，（此為火車經過的山洞，工程艱難和山洞之長，列世界第二。）氣候便好像由燥熱的夏季立刻變為陰涼的秋天。在意大利火車中所見的東一塊荒地西一塊荒地的景况，至此則兩旁都密布着修得異常整齊的綠坡，賞心悅目，突入另一種境界了。所經各處，常在海平線三四千尺以上，空氣的清新，固無足怪，遠觀積雪繞雲的阿爾卑斯山的山峯矗立，俯瞰平滑如鏡的湖面映着青翠欲滴的山景，無論何人看了，都要感覺到心醉的。我們到了綠澤冷湖 (Lake of Luce-rine) 的開頭處的小埠佛露哀倫 (Fruelen)，已在下午五點多鐘，因打算第二天早晨乘火車而乘該處特借的小輪渡湖，（須三小時才渡到綠澤冷城，即該湖的一盡頭，）所以特在湖濱的一個旅館裏歇息了一夜。這個旅館開窗見湖面山，設備得雅潔極了，但旅客却寥若晨星，大概也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波及。

這段路本來可乘火車，但要遊湖的，也可以用所買的火車連票，乘船渡湖。不過買火車票時須聲明罷了。我們於十八日上午九時左右依計劃離佛露哀倫，乘船渡湖。這輪船頗大，是專備湖裏用的，設備很整潔，船面上一列一列的排了許多椅子備旅客坐。我們在船上遇着二三十個男女青年，自十二歲至十七八歲，由一個教師領導，大家背後都背着黃色帆布製的行囊，用皮帶縛到胸前，手上都拿着一根『斯狄克』，這一班健美快樂的孩子，真令人愛慕不置！他們乘一小段的水路後，便又在一個碼頭上岸去，大概又去爬山了。最可笑的是那位領導的教員談話的聲音姿態，完全像在課堂上教書的神氣，又有些像演說的口氣和態度，大概是他在課堂上養成的習慣。在沿途各站（在湖岸上沿途設有船站，也可說是碼頭），設備也很講究，上船的遊客漸多，大都是成雙或帶有幼年子女而來的，有三個五十來歲髮已斑白的老婦人，也結隊而來，背上也負着行囊，手上也拿着『斯狄克』，有兩個眼上架着老花眼鏡，有一個還拿着地圖口講指劃，與級

不淺。這也可看出西人個人主義的極致，這類老太婆也許有她們的子女，但年紀大了各走各的路，和中國的家族主義迥異，所以老太婆和老太婆便結了伴。這種現象，我後來越看越多了。

船上有一老者又把我們當作日本人，他大概是有搜集各種郵票的嗜好，問我們有沒有日本的郵票，結果他當然大失所望！

我們當天十二點三刻就乘船到了綠澤冷城，這是瑞士綠澤冷邦（瑞士係聯邦制，有二十二邦）的最為遊客所常到的一個城市，在以美麗著名的綠澤冷湖的末端。我們上岸略事遊覽，即於下午四點鐘乘火車往瑞士涅利克邦（Nirich）的最大的一個城市（也名涅利克，人口二十萬餘人），一小時左右即到，該城縣的出產僅次於法國的里昂，布疋和機械的生產很盛，是瑞士的主要的經濟中心地點，同時也是由法國到東歐及由德國和北歐往意大利的交通要道。該處有涅利克湖，我們到後僅能於晚間在湖濱略為賞鑑，於第二日早晨，我們這五個人的小小旅行團

便分散，除記者外，他們都到德國去，記者便獨自一人，於上午十點零四分，提着一個衣箱和一個小皮包，乘火車向瑞士的首都百倫（Bern）進發，下午一點三十五分才到，在車站時，因向站上職員詢問赴百倫的月台，（國外車站上的月台頗多，以號碼為誌，）他勸我再等一小時有快車可乘，我正欲在沿途看看村莊情形，故仍乘着慢車走。離了團體，一個人獨行之後，前後左右都是黃髮碧眼兒了。

團體旅行和個人旅行，各有利弊，其實在歐洲旅行，有關於各國的西文指南可作遊歷的根據，只須言語可通，經濟不發生問題，（團體旅行，有許多可省處，）個人旅行所得的經驗只有比團體旅行來得多。記者此次脫離團體後，即靠着一本英文的瑞士指南，並溫習了幾句問路及臨時應付的法語，便獨自一人帶着指南，按着其中的說明和地圖，東奔西竄着，倒也未嘗做過怎樣的『阿木林』。

記者到瑞士的首都百倫後，已在八月十九日的下午，租定了一個旅館後，

決意在離開瑞士之前，要把關於遊歷意大利所得的印象和感想的通訊寫完，免得文債積得太多，但因精神疲頓已極，想略打瞌睡，不料步武豬八戒，一躺下去，竟不自覺地睡去了半天，夜裏才用全部時間來寫通訊，二十日上午七點鐘起身後繼續寫，才把『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一文寫完付寄。關於瑞士，我已看了好幾個地方，很想找一個在當地久居的朋友談談，俾得和我所觀察的參證參證，於是在九點後姑照所問得的中國公使館地址，去找找看有什麼人可以談談，同時看看沿途的勝景。一跑跑了三小時，走了不少的山徑，才找到掛着公使館招牌的屋子，規模很小，尤妙的是公使一人之外（胡世澤氏，現在日內瓦），就只有秘書一人，關人是他，書記是他，打字員也是他，號稱一個公使館，就只有這無獨有偶的兩個人！（不過還有一個老媽子燒飯。）問原因說是經費窘迫。（日本駐瑞的公使館除公使外，有秘書及隨員三人，打字兩人，顧問（瑞士人）一人，及僕役等。）記者揷電鈴後，出來開門的當然就是這位兼任關人等等的秘書

先生，他是一位在瑞士已有十三四年的蘇州人，滿口蘇白，叫苦連天，我們一談却談了兩小時之久，所得材料頗足供參考，當採入下篇通訊裏。可是我却因此餓了一頓中餐。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乘兩點二十分火車赴日內瓦，四點五十分到，在該處除又寫了『離意大利後的雜感』一文外，所遊的勝景以日內瓦湖為最美。但是這樣美的瑞士，却也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其詳當於下篇裏再談。

八月廿五日記於巴黎。

## 二二 出了世界公園

瑞士全國不過一萬五千餘英方里，人口約四百萬，這個小國的風景秀美絕

倫，人民都衣冠整潔，似乎都能安居樂業，處處令人歎羨，但近數年來也不能不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失業問題雖不及他國的嚴重，但也很足以使當道者苦於處置了。瑞士的工業出產品，以錶爲大宗，但自世界不景氣以來，瑞士法郎價值又高，國外貿易不免大受打擊，因此錶廠有不得不停辦的，就是規模較大，維持能力較厚的大廠，也不得不減少工人，有的竟減少一半，所以失業工人尤以錶業爲多。各邦（瑞士的每一聯邦，他們稱爲“Canton”）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辦法雖非完全一致，大概每人每月可領失業救濟費一百法郎左右。（瑞士法郎約合華幣八角，等於華幣八十圓了。）領失業救濟費的不許娛樂，例如在戲院中查出，即須受罰。這種消極的支持辦法，數量一天一天地加多，便是一個難題了。此外瑞士既是『世界公園』，公園是要靠有人來遊的，然後才有相當的收入。瑞士因是各國人士喜遊的勝地，所以旅館業特別發達。我們遊意大利，覺得有三多：教堂多，噴水池多，叫化子多。瑞士至少也有四多：湖多，山多，旅館多，

菜館多。無論窮鄉僻壤，Hotel（旅館）和 Restaurant（菜館）兩個字的招牌隨處可見。所以瑞士其實也可以稱為『旅館國』，他們有旅館專門學校，聽說別國要開講究的旅館的，往往從瑞士特聘『旅館專家』去設計或主持，其聲價可以想見。但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各國到瑞士的遊客因而大大地減少，雖有『專家』，無可奈何，關門大吉的旅館也不在少數。

瑞士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在表面上，比起別國來還算好，但在心裏如何，有一件事實可以表示大概：有位朋友自德國到意大利，經過瑞士，在火車上遇着一位瑞士商人，和他談起天來。他問中國和日本的問題現在怎樣了？還在打嗎？某君說在表面上是不打了。他說日本既已得到了滿洲，當然用不着再打了。某君說中國並未答應日本。他笑着說日本在實際上既得到，中國不抵抗，何必得到中國頭上的答應？他又接着說：日本人口繁盛，勢不得不如此。某君說中國人也不少，如以此為理由而掠奪他國土地，於理講得去嗎？他回答說：像日本那樣的民



族應該讓他們繁盛擴充起來，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越少越好，至於理由恕我不便奉告了。他的意思顯然是說中國是劣等民族，還是減少或甚至消滅了爽快！某君聽了大氣，和他大辯了一番，結果不歡而散。

這個瑞士人的心理至少有兩個要素：一是崇拜強權；二是老實把中國看作劣等民族，活該受人侮辱蹂躪！其實這不僅是這個瑞士人的心理，據記者出國後所聽到國外僑胞的訴說，儘可說是歐洲一般人的普通心理，不過不便在嘴上明說罷了。我常於深夜獨自靜默着哀痛，聰明才智並不遜於他國人的中國人，何以就獨忍受這樣的侮辱和蹂躪！

在瑞士的中國留學生從前有六十幾人，現在只有二十幾人，此外便是來來往往的中國青田籍的小販約百餘人，替中國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瑞士對於外來的小販原發兩種執照。一種是貨樣執照，每年只須納費二百佛郎，但不能直接售貨，只能示買戶以貨樣，有要買的，再回去將貨物由郵局寄出，價值由郵局代

收。還有一種是直接售貨的執照，那就可以直接售賣貨物，可是每月就須納費數百佛郎。因此青田小販只領貨樣執照，却私下偷售貨物。被警察查出後，第一次罰款，第二次驅逐出境，將護照沒收，但青田小販往往能改名換姓，假造新護照捲土重來，又被查出，嘗了鐵窗風味若干時後再被驅逐，惟瑞士警察當局覺得防不勝防，特定新例，須蓋手印。外人對蓋手印看得很重，只施於強盜一類的重犯，視為很大的恥辱，但做了中國人有什麼話說，要蓋便蓋就是了！

關於海外青田人的可憐，還有一件事可附記在這裏。據一位在德國海得堡城 (Heidelberg) 留學的朋友談起，說去年耶穌聖誕節時候，該城有個中國青田小販演了一幕悲喜劇。他在電車上放着一隻箱子在進口處有礙交通，售票人叫他拿開——他不懂德語，置之不理，售票人強他下車，他雖不懂德語，但罵人的德語却學會了幾句，下車時便對售票人罵了一句『你是德國的豬糞！』售票人聽了不答應，下來和他辦交涉，德人圍着看的越來越多，其中有一個很氣憤地質問這小

販，說罵人就罵人，何以要加上『德國』一字？他仍聽不懂，只看見許多德國人圍着，便索性破口大罵一句『德國人都是豬獠！』結果大家不答應他，把他捉將官裏去，坐了六個月的監牢，但他始終莫名其妙！

廿二，八，廿八，下午，記於巴黎。

## 二二 巴黎的特徵

記者於八月二十三日夜裏由日內瓦到巴黎，提筆作此通訊時已是九月六日，整整過了兩個星期，在這時期內，一面自己補習法文，（昨據新自蘇聯回巴黎的汪梧封君談，在蘇聯欲接近一般民衆，和他們談話，外國語以德語最便，其次法語，英語最難通行。）一面冷靜觀察，並輾轉設法和久住法國的朋友詳談，所



巴黎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高一百四十七尺闊一百四十九尺一  
 八〇六年由拿破崙開始建築一八三  
 六年始完成價逾九百萬法郎頂上有  
 平台可登巴黎全城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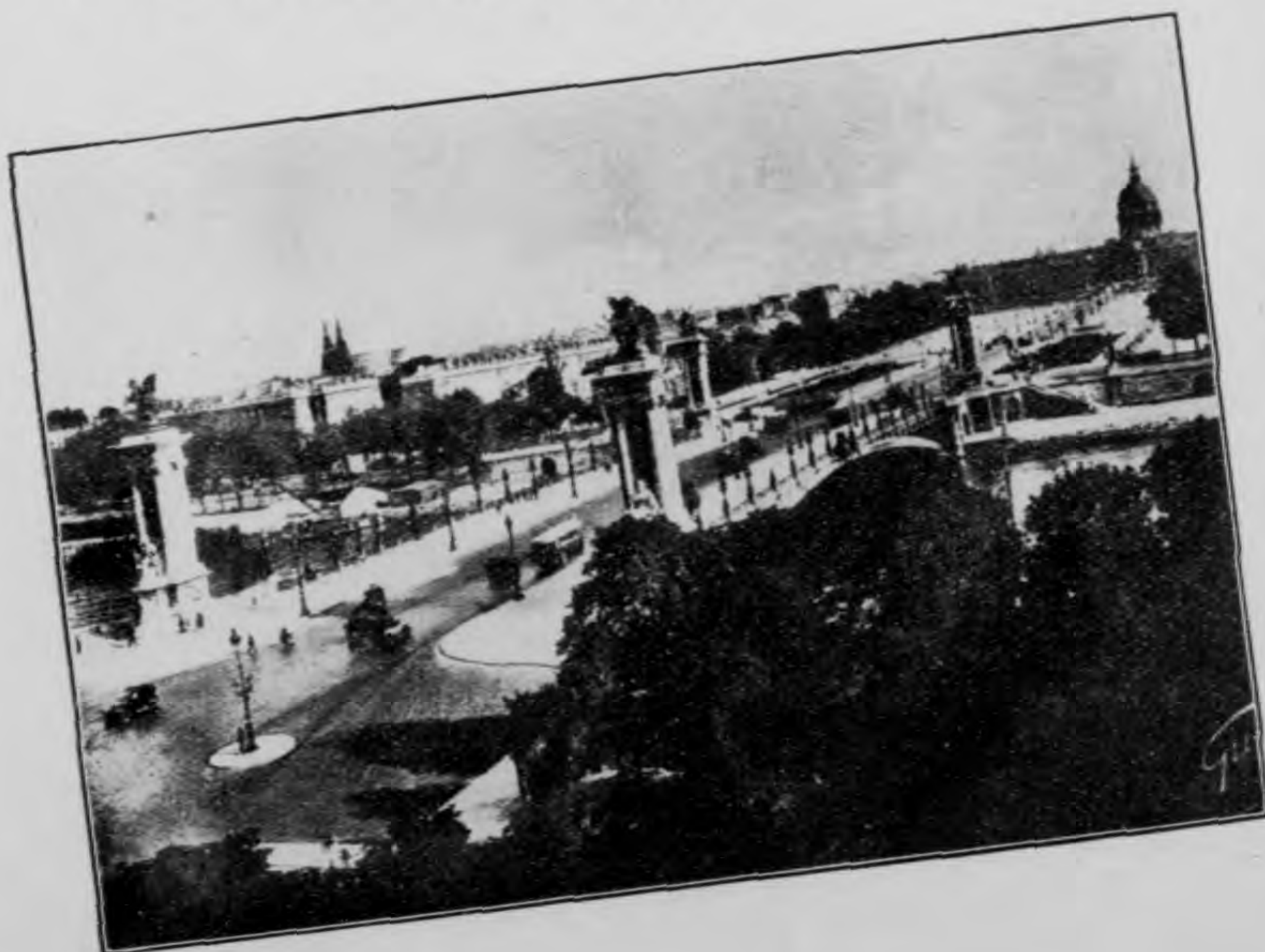
巴黎鐵塔 (Tour  
 Eiffel) 高九百八  
 十四尺建築於一八  
 八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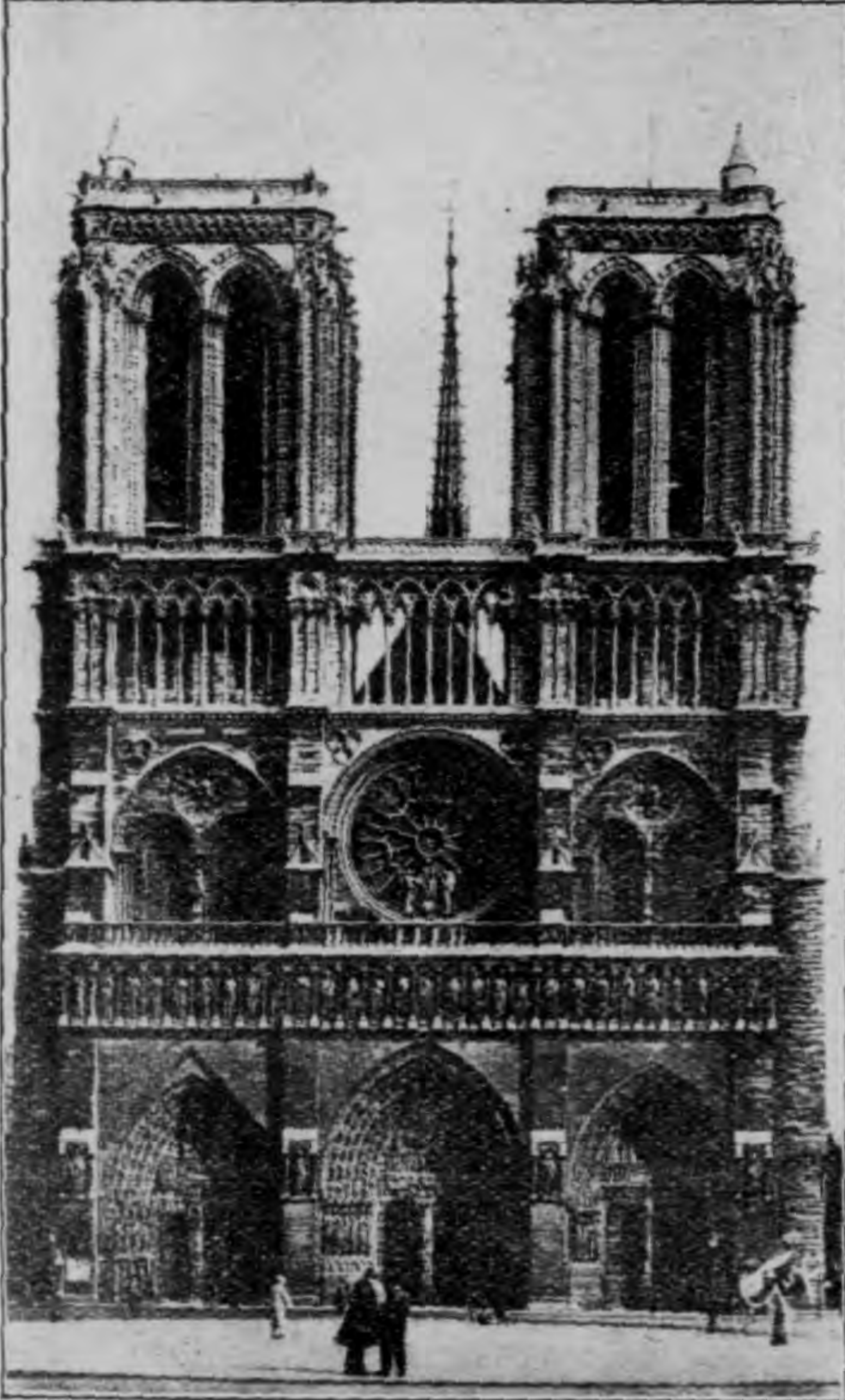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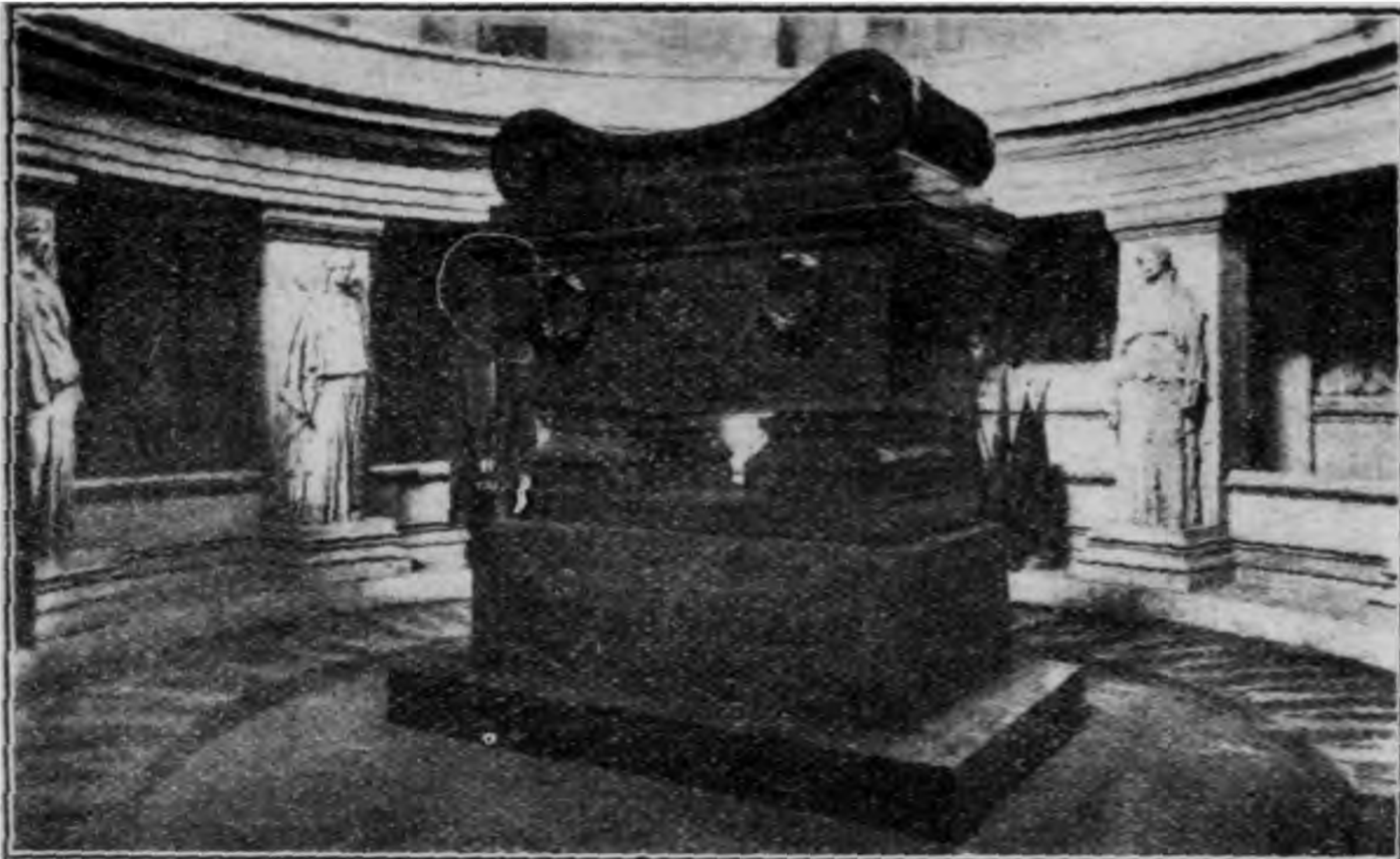


↑ 觀外之院劇歌黎巴

↓ 橋三第大山歷亞之上河納賽黎巴







拿破崙墓其棺爲  
紅色大理石製成



巴黎聖母禮拜堂(Notre Dame)  
之正面建於十二世紀初葉←



巴黎羅佛  
宮名畫



↑女其與家術美  
Vigée-Lebrun 作



→泉源  
Ingres 作



愛神與山林女神 → Picot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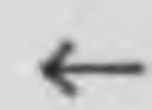
擁抱 ← Béguine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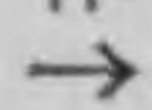
愛神與山林女神的第一吻

Séraphin 作



讀書者

Heimerl 作



得的印象和感想頗多，容當陸續整理報告，現在先談談巴黎的特徵。

講到巴黎的特徵，諸君也許就要很容易地連想到久聞大名的遍地的咖啡館，和『現代劉姥姥』所宣傳的什麼『玻璃房子』。遍地的咖啡館，確是巴黎社會的一個特徵，巴黎街上的人行道原來很闊，簡直和馬路一樣闊，咖啡館的椅桌就幾百隻排在門口的人行道旁，佔去人行道的一半，有的兩三張椅子圍着一隻小桌子，有的三四張椅子圍着一隻小桌子，一堆一堆的擺滿了街上，一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便男男女女的坐滿了人，同時人行道上也男男女女的照來攘往，熱鬧異常，在表面上顯出一個繁華作樂的世界。在這裏可以看到形形色式的『曲線美』，可以看到男女旁若無人似的依偎密吻，可以看到男女旁若無人似的公開『吊膀子』。這種種行為，在我們初來的東方人看來，多少存着好奇心和注意的態度，但在他們，已司空見慣，不但在咖啡館前，就在很熱鬧的街上，攬腰倚肩的男女便走便吻，旁人也都像沒有看見，就是看見了也熟視無睹，但我們在『繁華作樂』

世界』的咖啡館前，也可以看見很悽慘的現象！例如衣服襤褸蓬髮垢面的老年瞎子，手上揮着破帽，破喉嚨裏放出悽痛的嘎噪的歌聲，希望過路人給他幾個『生丁』（一個法郎等於一百生丁）；還有一面叫賣一面歎氣的賣報老太婆，白髮癩嘴，老態龍鍾；還有無數花枝招展擠眉弄眼向人勾搭的『野鷄』。有一次記者和兩位朋友同在一個咖啡館前坐談，有一個『野鷄』不知看中了我們裏面的那一個，特在我們隔壁坐位上（另一桌旁）花了一個半法郎買了一杯飲料坐了好些時候，很對我們注視，後來看見我們沒有人睬她，她最後一着是故意走過我們桌旁，掉了手巾，俯拾之際，回眸對我們嫣然一笑，並作媚態道晚安，我們仍是無意上鉤，她才啞然若喪的走了。她這『嫣然一笑』中含着多少的悽楚苦淚啊！（不過法國的『野鷄』却是『自由』身體，沒有什麼老鴇跟隨着，可是在經濟壓迫下的所謂『自由』，其實質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聽說失業無以為生的女工，也往往陷入這一途。）



至於『現代劉姥姥』所宣傳的『玻璃房子』，並不是有什麼用玻璃造成的房子，不過在有的公娼館裏，牆上多設備着鏡子，使幾十個赤裸裸的公娼混在裏面更熱鬧些罷了（因為在鏡子裏可顯出更多的人體）。據『老巴黎』的朋友所談的這班公娼的情形，也足以表現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裏面的『事商品化』的極致。這種公娼當然絕對沒有感情的可言，她就是一種『商品』，所看見的就只是『商品』的代價——金錢。有的論時間而計價錢，如半小時一小時之類，到了時間，你如果『不識相』，執事人竟可不客氣地來打你的門！不過有一點和『野鷄』一樣，就是她們也是有着所謂『自由』身體，並沒有賣身或押身給『老鴇』的事情，可是也和『野鷄』一樣，在經濟壓迫下的『自由』，其真義如何也可想見，在表面上雖似乎沒有什麼人迫她們賣淫，儘可以強說是她們『自由』賣淫，實際還不是受着壓迫——經濟壓迫——才幹的？這也便是偽民主政治下的藉來作欺騙幌子的一種實例！世間變相的『公娼』和『野鷄』正多着哩！

據在這裏曾經到過法國各處的朋友說，咖啡館和公娼館，各處都有，不過不及巴黎之爲尤盛罷了。

記者因欲探悉法國的下層生活，曾和朋友於深夜裏在街道上做過幾次「巡閱使」，屢見有濶三式的人物，臂膊下面夾着一個龐大的枕頭，靜悄悄地東張西望着跑來跑去，原來這些都是失業的工人，無家可歸，往往就在路旁高枕而臥，遇着警察，還要受干涉，所以那樣慌慌張張似的。法國在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比較的還小，據我們所知道的，法國失業工人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但法當局諱莫如深，却說只有二十四萬人，（勞工部最近公開發表註冊領救濟費者，）最近頗從事於修理各處有關名勝的建築和機關的房屋，以及修理不必修的馬路等等，以期稍稍容納失業工人，希冀減少失業人數裝裝門面，但這種枝節辦法能收多大的效用，當然還是個問題。向政府註冊的失業工人每月原可得津貼三百法郎，合華幣六十圓左右，在我們中國度着極度窮苦生活的民衆着

來，已覺不錯，但在生活程度比我們高的法國，這班工人又喜歡以大部分的收入用於喝酒，所以還是苦得很，而且領了若干時，當局認為時期頗久了，不管仍是失業，突然來一個通知，把津貼停止，那就更尷尬了。這失業問題，實是給帝國主義的國家『走頭無路』的一件最麻煩的事情。

但是在法國却也有牠的優點，為產業和組織落後的殖民地化的國家所遠不及的，記者當另文敘述奉告。

關於巴黎的特徵，還有一點可談的，便是關於性的解放的情形，這和兩性關係，婚姻制度，婦女地位等等，都有相當的關係，說來話長，下次再談吧。

### 三 性的關係的解放

記者在上次通訊裏曾經談起巴黎的特徵，關於這方面，還有一些可以補充的，那便是性的關係的解放。

他們把兩性間的關係，看得很平常，男女攬腰或夾臂並肩而行，旁人沒有注意的。記者常在公園裏看見一對一對的男女，有的擁坐着接吻，有的並行着接吻，有一次我坐在角落的樹蔭裏靜觀，看見前面一對男女擁坐着於半小時內總吻了二十多次，簡直拚命的幹，但我同時注意那陸陸續續走過他們身旁的人，連看都不看，無論走過的是青年人或老頭兒，都覺得沒有這麼一回事；就是那些公園裏玩耍的孩子，玩得那樣頑皮，但是對於這類的事情，即是望見了，也都像熟視

無賂地走開，仍去玩他們的。那些擁着接吻的男女也毫不提防有人看見，儘管在青天白日之下，衆目昭彰的前面，旁若無人似的幹他們的好事。

這當然不是說他們白天不做事，專以接吻當事做，大抵都是在彼此工作之後的時候。

在中國說起『軋餅頭』，大家都認爲不名譽的事情，本人覺得難爲情，和他或她有關係的親戚朋友也都覺得不是一件體面的玩意兒。在這裏，社會上却把他看得很平常。有好些女工，經濟完全可以自立，不願受婚姻制度的束縛，工餘高興的時候，就和男友聚個一夜，第二天仍很自由地去幹她的工作，也有進一步實行同居之愛的，彼此不願繼續時便各自東西，毫無麻煩。據久住巴黎的朋友說，這類同居的事實，至少佔男女關係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婚姻制度在大都市裏的日趨崩潰——至少是變換方式——於此可見一斑。他們社會上並不把這類事視爲個人的失德，而在經濟可以自立，不必倚賴男子以求生存的女子，膽量也同時比較



的大些。誠然，在結了婚的男女，所受社會的制裁也要嚴些，不過他們的社會並不把離婚看作羞恥，離婚既容易，不合則離，也用不着在結婚後偷偷摸摸。

記者最近在此地認識一位中國朋友，他在這裏經商，和兩位同事租了公寓（Apartment）裏一所屋子，僱用一個法國青年女子燒飯做菜，最初講定工資時，這位朋友只肯每月出四百法郎，她一定要四百五十法郎，她所說明的理由是她要出三百法郎津貼一個孩子的生活費，自己只能用到一百五十法郎了。這位朋友便問道：「你已嫁了嗎？」她很不躊躇而很坦然地回答說：「沒有，不過有個情人罷了。」從這裏很可以看出法國女子——至少是一部分——對於所謂婚姻或貞操問題的態度。

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在他們這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裏，女子經濟自立的機會雖比產業落後的殖民地化的國家多些，而受着經濟壓迫的女子究也不在少數。這類女子也有注意於正式結婚嫁給一個男子，俾得終身之靠的。還有像商店

的女僱員，有的每月薪水不過二三百法郎，女子大都好裝束，當然不夠用，於是不得不在夜裏裝得花枝招展模樣的在外面兜攬男子，這樣一來，娛樂費便可由男子擔任，或更可進而多敲幾個錢。這樣的女子，在他們社會裏，也沒有什麼人存着「禮教」觀念來輕視她，不過她不免受着經濟的支配，却是很顯然的事實。講得不好聽些，這就近乎「野鷄」式的行徑了。

在這樣的舊社會制度裏，社會對於養老的這件事，當然沒有健全的設備，養老這件事便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固不限於女子，但以年華有限的女子，所受的影響更大。她們年青的時候，大概不難過日子，到了年老了，工作不易得，情人更不易得（指不出嫁的），或簡直不能得，她們的晚年暮景，也許要不免悽寂的。記者在這裏所住屋子的房東（二房東）是兩個姊妹，姊姊九十三歲，妹妹八十六歲了。這位八十六歲的「妹妹」能說英德法三國語言，聽說從前也在什麼機關裏做過職員，都算是未出嫁過的老小姐——但是誰又知道當她們年華正盛時沒

有過多少風流韻事？那位九十二歲的『姊姊』背已彎曲，一天到晚坐在廳上發呆，一見『妹妹』不在身旁，便要摸來摸去來找她。這位『妹妹』也已頭髮盡白，每天還要替三個客人的三個房間收拾打掃。（我看不過，每晨還幫她倒一次放在房間裏盥洗後倒水用的污水桶。）聽說她們有個姪子在鄉間是個小財主，但却數十年老死不相往來，各顧各的，看都不來看她們一次。她們的生活費，也許有一部分可取給於慈善性質的津貼，這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有的欺騙的方法，如在合理的社會裏，對此事便應有合理的設備。講到我們的中國，有許多人就靠子孫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寡婦仍不敢不守節，過非人的生活，也無非在傳統思想籠罩着的社會裏，非如此便難於生存罷了。這是把貞操換『麵包』的把戲！

在這裏還有一個特點，便是男子對女子——任何不認識的女子——表示『愛』，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你在街上或任何處所，遇着女子要和她談話，或竟表示愛她，並不算是侮辱，她決不致叫你吃耳光，不過接受不接受却全是她的自

由，沒有人敢加以絲毫的勉強。她即不願接受，也不致罵你『殺千刀』！也只婉謝你，不過男子也不敢冒昧強迫。我在上海時，每在公園裏看見無賴青年強迫不願和他們勾搭的女子，甚至包圍追逐，醜態畢露，這是這裏所沒有的。

以上所述是在巴黎的情形，聽說在鄉村便比較的嚴格，不比在都市中那樣自由了。

廿二，九，十，記於巴黎。

## 二四 瑕瑜互見的法國

資本主義的國家原含有種種內在的矛盾，牠的破綻，隨處可以看見，但是平心而論，牠也有牠的優點，不是生產落後文化落後的殖民地化的國家所能望其項

背的。例如記者現在所談到的法國，第一事使人感到的便是利。科。學。於。交。通。上。的。效。率。在法國凡是在五千戶以上的城市，都可由電車達到；在數小時內可使全國軍隊集中；巴黎的報紙在本日的午後即可佈滿全國（關於法國報業的情形，當另文記之）；本國的信件，無論何處，當天可以達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時內可以達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車電車及公共汽車外，地道車的辦法，據說被公認為全世界地道車中的第一。這是研究市政的人告訴我的，我雖未曾乘過全世界的地道車，但據親歷的經驗，對於巴黎地道車辦理的周到，所給乘客的便利，和工程的宏偉，（有在地下挖至三層四層的地道，各層裏都有車走，）覺得實在夠得上我們的驚歎。全巴黎原分爲二十區（arrondissement），有十三條的地道車滿佈了這二十區的地下，成了一個很周密的地道網，你在許多街道上，常可看見路旁有個長方形的大地洞，寬約七八尺，長約十二三尺，三面有鐵欄杆圍着，一面有水門訂造的石級下降，上面有紅燈寫着 Metro（即地道車）的字樣，這就是表

示你可以「鑽地洞」去乘地道車的地方。撐着紅燈的柱子上就掛有一個顏色分明記載明晰的地道車地圖，你一看就知道依你所要到的地方，可由何處乘起，何處下車。走下了石級之後，便可見這種地下車站很寬大，電燈輝煌，有如白晝，牆壁都是用雪白的磁磚砌成的，你向售票處（都是用女子售票）買票後，有椅子備你坐着等車，其實不到五分鐘必有一列車來，你用不着怎樣等候的。這種地道車都是用電的，每到一列總是五輛比上海電車大半倍的車子，裏面都很整潔，中間一輛是頭等，外漆紅色，有漆布的彈簧椅，頭尾各二輛是普通的，外漆綠色，裏面布置相類，不過只是木椅罷了。車站口有個地道車地圖，上面已說過；車站裏還有個相同的地圖，入車站所經過的路及轉角，都有大塊藍色琺瑯牌子高懸着，上面有白字的地名，你要由何處起乘車，即可照這牌子所示的方向走去上車。乘車到了那一站，也有好幾塊這樣的地名牌子高懸着給你看。在車裏面還有簡明的圖表高懸着，使你一看就知道所經過的各站及你所要到的目的地。他們設法指示

乘客，可謂無微不至，所以除了瞎子和有神經病的先生們外，無論是如何的阿木林，沒有不能乘地道車的。有的地方達到目的地車站時，因『地洞』較深，怕乘客步行出『洞』麻煩，還有特備的大電梯送你上去。這種地道車有幾個很大的優點：（一）車價便宜，頭等每人一個法郎十五生丁（法國一個法郎約合華幣二角，一個法郎分爲一百生丁，）普通的每人七十生丁，每晨在九時以前還可僅出八十五生丁買來回票。（因此時爲工人上工時間，特予優待。）（二）買一次票後，只須不鑽出『地洞』之外，你可在地道裏隨便乘車到多遠的地方都可以。（三）各條地道縱橫交叉，你可以隨處換車，以達到你的目的地爲止。因爲車輛多，這種換車很迅速，不像在上海等電車，往往一等一刻鐘或半小時。我們做旅客的只要備有一小本地道車地圖，上面有各街道，有各條地道車，『按圖索驥』，卽路途不熟，什麼地方都可去得。記者在這裏就常以『阿木林』資格大『鑽地洞』，或訪問，或觀察，全靠這『地洞』幫忙。（汽車用不起，電車公共汽車價也較昂，且非

老巴黎『不敢乘。』

除交通便利外，關於一般市民享用的設備，有隨處可遇的公園，無論如何小地方，都有花草和種種石像雕刻的點綴，使牠具有園林之勝，馬路的廣闊坦平，更不必說，像上海的大馬路，在巴黎隨處都是。此外如市辦的浴室，清潔價廉，每人進去買票只須一個法郎（另給酒錢約二十五生丁），就可使用一條很潔淨的浴巾，（肥皂須自帶，臨買票時如買肥皂，五十生丁一小塊，）被導入一個小小的浴室裏去洗蓮蓬浴（Shower bath）。這種浴室雖有房間數十間，只樓下櫃台上用一個女售賣員，樓上用一個男子照料，簡便得很。進去洗澡的男的女的都有。記者在巴黎洗的就是這樣簡易低廉的澡，因為我過不起闊老的生活。

當然，如作深一點的觀察，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常會拿這樣的小惠來和緩一般人民對於骨子裏還是剝削制度的感覺和痛恨，但比之連小惠都說不上的社會，當然又不同了。



其次是他們社會組織比較地嚴密。每人一生出來就須在警局註冊，領得所謂『身份證』(Carte D'identité)，以後每年須換一次，裏面詳載姓名住址父母姓名本身職業及妻子(如有的話)等等情形，每人都須隨身帶着備查。每人的這種『身份證』都有三份，一份歸管理戶口的總機關保存(大概是內政部)，一份歸本人保存，一份是流動的，就存在這個人所在地的警局裏，如遇有遷居，須報告警局在證上填註新址並蓋印。如遇有他往的時候，亦須先往該警局通知，由該警局把這份『身份證』寄往他所新遷的所在地的警局存查。外國人居留法國的，也須領有這種『身份證』。這樣一來，每人的職業及行動，都不能有所隱瞞，作奸犯科當然比較的不容易。在中國戶口的調查還馬馬虎虎，這種更嚴密的什麼『身份證』更不消說了。

不過從另一方面想來，這種嚴密的辦法，其結果究竟有利有害，也還要看用者爲何類人。在極力掙扎維持現有的不合理的社會的統治者，反而可藉這樣嚴密

的統治方法來苟延他們的殘喘。但是這是用者的不當，社會的嚴密組織的本身不是無可取的。

廿二，九，十五，夜，記於巴黎。

## 二五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巴黎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中心，牠的報紙不但執法國全國的牛耳，好像上海的報紙之於全中國一樣，（雖則天津的大公報在華北近已漸佔較大的勢力，）而且是國際上所嚴重注意的，但是巴黎的重要報紙全在資產集團的掌握之中。這個集團就是法國特有勢力的資本家所組織的『鐵業委員會』（“Comité des Forges”）。這個把持法國輿論機關的『鐵業委員會』雖號稱鐵業，並不限於鐵業資

本家，像香水大王古推（François Coty）也是其中重要的分子，這大概是因為最初範圍較狹，後來逐漸擴充，而會名却仍舊保存着。

巴黎報紙有一千六百種之多，其中有六十種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在這許多報紙裏面，最重要的也不過二十家左右。關於巴黎的報紙，徵言先生從前在生活週刊通訊裏曾有一文說得頗詳，記者現在真談談尤其重要的幾種報和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形。

我們在國內即久聞巴黎時報（‘Le Temps’）的大名。凡是研究及注意政治的人，大概沒有不常看的，牠的最大特點就在能做法國外交部的『先聲』。每遇法國外交部方面將有什麼舉動，牠就先在外面造空氣，所以看時報得窺見法國外交的趨勢。但是牠却不是法國外交部的正式機關報。據熟悉法國外交界情形的友人說，因有一次該報的主筆是外交界中人，於是因歷史的關係，便沿襲下來。又據說法國外交部有一特殊情形，即傳統的外交政策，很難由一新部長來就完全改變。

不隨政黨進退的部中要員（尤其是祕書長）都有潛勢力，對各專門的案件都有一定的態度，做部長的即有所主張，至多只能緩緩地改變。時報所造的空氣是法外交部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外交部長的意思。其實既以侵略為目的，和緩叫你生病，激進叫你生急病，在受侵略者都得不到什麼便宜。巴黎時報是晚報，很為政界要人所重視，但因為看的多是所謂「上流人物」，銷路只有四五萬。可見辦報必須有其特點，有了特點，銷數雖少，還是有牠的力量。（巴黎時報的政策自是另一問題。）

法國報紙，除左派如社會黨及共產黨的機關報對中國不說壞話外，其餘報紙對中國的態度沒有不是壞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後受了日本的收買。像上面所說的時報，雖偏助日本，還不怎樣明目張膽，還有和時報差不多的晚報，名叫雄辯報（“Journal des Débats”）就更公開的罵中國而袒護日本。但雄辯報還不及早報名叫巴黎回音（“Echo de Paris”）對中國更壞，在中日事件發生後，該報

天天罵中國，把中國罵得太壞了，罵得太不像樣了，以致引起一般讀者的懷疑，最後甚至不能相信他們的話！

這都是些有名的報紙，但因受日本『經濟運動』的結果，竟顛倒是非，一至於此，豈不可怪！後來弄得就是法國讀報的人，大多數都知道此中内幕，成爲公開的祕密，社會黨所辦的光明週刊（“*La Lumière*”）老實公開的說法國報都被日本人買去了！這樣看來，中國的不爭氣，固還是鐵一般的事實，而日本之心，日拙，也是很顯然的。聽說法國只對外如此，對內則須受法律的制裁，不敢這樣亂來。不過當十九路軍在淞滬血戰抗日的時候，事實過於顯明，法國報紙也多少變了口臉，無法說謊。當潘陽不抵抗之後：他們的報紙倍加揶揄，弄得不少在法國的中國人沒有面孔見人，多不敢外出，到了這短時間內『無法說謊』的當兒，他們才又大模大樣的出去。當時十九路軍所以得到海外僑胞的熱烈尊崇，不是沒有理由的。

巴黎報紙銷數最大的有四家，都是早報，牠們銷數所以比別報多，因為不但本埠讀者多，外埠讀者尤多。一個是小日報（“Petit Journal”），一個是小巴黎人報（“Petit Parisiens”）：這兩家報每天銷數各近二百萬份。牠們的名字上雖各有個『小』字，其實是大報，並非小報，雖則歐洲報紙的形式多巧小玲瓏，和美國大而且多的不同。此外有一個是晨報（“Le Matin”），一個是日報（“Le Journal”）：這兩家的銷數每天各近百萬份。這四家銷數特大的報紙都和所謂『鐵業委員會』有關係，那是不消說的了。

香水大王古推除參加『鐵業委員會』外，還自己出資創辦一種早晚報（早晚都有），名叫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價錢非常便宜，比別的報紙便宜一倍，早晚報合起來的銷路已有七八十萬份，聽說已貼去幾百萬圓。古推自己常在該報上大做其文章，最近提出『法蘭西的安全問題』，連日登着，登完後又在組織一個會，以招致同志。有人說他有意入政界，將來也許終有登台的一天，以他

這樣一個坯子，如有登台的日子，能幹出什麼政治來，可不言而喻了。關於他，有一點更值得中國人注意的，就是他反對中國很厲害，袒護日本很起勁，而他的『古推牌』的香水在中國的銷路却很好，賺中國人的錢來辦報打中國人的嘴巴！有位朋友很憤恨地叫我不忘却在這裏宣布一下，我覺得用錢請人打嘴巴確是很合算，不知買『古推牌』香水者以爲如何！

在巴黎報界後起之秀的有個巴黎晚報（“Paris Soir”），在巴黎很盛行，一到傍晚，滿街都是『巴黎蘇阿』（該報名稱的譯音）之聲，使我想起在上海馬路上所聽到的『大晚夜報』的呼聲同樣的熱鬧。

廿二，九，十九，詎於巴黎。

## 二六 再談巴黎報界

巴黎的重要報紙都操縱於資產集團之手，此中大概情形，記者已於上次通訊裏談過了。記者並於九月八日，得友人的介紹，到銷路最大的四家報館的一家——晨報——去仔細地參觀了一番。先和該報政治部的東方部主任（專研究中國日本等東方各國問題，能英語，）略談該報組織的情形，繼由印刷部主任陪同參觀全部印刷機，由同去的領事館陳君任法語翻譯，解釋頗詳。談話和參觀所得的結果，覺他們的組織和我國的報紙大同小異，所不同者是規模比較的宏大，效率比較的提高而已。就規模方面說，例如他們的編輯部分工的工作就比較的詳密，總主筆之下，分有採訪總部政治部本國新聞部運動部圖書部等等，每部有部長一人



主持，下面有編輯員及訪員多則二十餘人，少亦十餘人。社論由各部各就專門研究的範圍分任撰述。總主筆之下，有三個襄助主筆，五個特派訪員，不屬於各部的。這五個特派訪員重在國際方面，各對所專注的國家都有專門的研究，一有特別事故發生，即趕往各該國任特駐記者若干時。至於效率方面，以印刷機爲最顯著。我國上海各報每次印刷的時間，大概在兩小時左右，他們每次只須十分鐘至一刻鐘。這種效率的增高，不但印刷迅速，同時在採訪及編輯方面也得到不少的便利。我國的文字在印刷前要排字，手續麻煩，他們即可在機器上打字，打好一字，機器裏面就鑄好一個鉛字，隨打隨鑄，便捷得多，這也是他們便宜的地方。至於報館的建築比我國的報館大，印機的設備也比我國的報館多，那是因爲他們的銷數比我們的多十倍二十倍，是當然的。

這個報對中國的態度也很壞，遇着中國出了什麼壞事，便張大其詞；偶遇中國有了好事，便噤若寒蟬，不過我們仔細想想，目前的中國究有多少好事給人家。

登，却也不能不自慚愧！

現在請再談關於巴黎晚報。

在法國報界負盛名的時報雖也號稱晚報，但該報偏重全日的政聞（如議會裏的辯論等），第二天還有人買，在實際上並非晚報性質。在巴黎最流行的真正晚報，要算是巴黎晚報了。牠的內容偏重在下午的社會新聞，凡晨報午報所已載的，牠都不要。談起這個報，每使我想起老友會虛白先生在上海所聚精會神主持的大晚報。這兩個一在東亞一在西歐的晚報，頗有類似之處。牠們都是各在本埠最流行的，巴黎晚報的銷路雖不過二十萬份，但幾全銷在巴黎，每到傍晚，好像就已布滿了巴黎全城，馬路上隨處可見，地道車裏，電車裏，人家裏，到處可見人手一份，賣報的老太婆更提高嗓子大叫而特叫。（法國的賣報孩子却未見過，可見他們對於兒童的保護和教育很周到，不讓他們荒廢學業光陰，但是許多老太婆却很苦！）大晚報在上海也有這樣的現象。我看到巴黎晚報消息的靈敏，

編法的新穎，和精神的飽滿，每想像那裏應該也有一個「曾虛白」在努力着！

巴黎晚報有個很大的特色，那便是有關新聞的相片的多而明晰。牠每遇有一重要的社會新聞，就有一二十幀的相片插圖，夾在文字裏面，使讀者如親歷其境。牠的相片插圖不僅僅是登出幾個有關係人的肖影，也不僅僅是和新聞有關係的呆板的房屋，尤其難得的是常能把當場發生事變的活動的人的舉動情形攝入，這樣的攝影記者的藝術和機敏就難能而可貴了。例如有一天的社會新聞裏，其中有一幕是幾個婦女在街上攘臂握拳打架，警察很尷尬地夾在中間解勸，被他們完全攝入，相片上的標題是『太太們開戰』！牠們看了相片裏的那樣憨態可掬，再看到這幽默的標題，沒有不大笑的。

這個晚報，就是婆婆媽媽，弟弟妹妹，都喜看，一般成年人和青年人更不必說，優點就在社會新聞特詳，插圖佳妙，編法又能處處引人入勝。不過在法國的報紙，有一點却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儘管偏重社會新聞，而晦澀的描寫却沒有，

卽有講到男女發生關係的事情，也不過說到開房間，成愛人，並不像在中國有些報上簡直天天不忘處女膜，時刻想到生殖器！在這裏有位朋友因看到中國的這樣的報，很滑稽而却沉痛地對記者說道：『這樣不如效法張競生博士編行性史更爲乾脆，何必辦什麼報？』

巴黎晚報初辦時，在推廣方面也常有獨出心裁的方法。例如先在報上聲明第二日在某條熱鬧街上有特別事故發生，誰記得最詳投稿該報，由該報選取的，有特酬數百法郎。第二天該報卽僱人在該條街上作吵嘴或其他引人注意的表演，詳記投稿者果得重酬。有一次忽於報上登一個年月日，如有人適遇該日是生辰，可持該日該報去領酬若干法郎。又有一次忽於報上載一地道車車票的號碼，誰能拿那張號碼的地道車票赴該報館的，也可得酬若干法郎。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很多，總之引起人的注意罷了。

不過引人注意是一事，報的內容是否值得一看又是一事。倘若報的內容沒有

閱。看。的。價。值。，。徒。然。引。人。注。意。也。是。沒。有。用。的。

廿二，九，十九夜記於巴黎。

## 二七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法國一般人民的教育比我們的普及，這是不消說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教育究竟不能平等。例如法國的初級階段的教育，（七八年畢業，）分爲兩種：一種是國民學校，那是完全免費的；還有一種稱爲『利賽』（"Lycée"即中學），據說教員比較的優良，功課比較的完善，訓育比較的嚴格，但是非有錢的子弟不能進去。至於高等學校和大學，更不必說，沒錢的人不能問津，要末只能進特爲他們而設的職業學校。最近因有人鳴不平的結果，『利賽』初年級的一年已

可免費，但是沒錢的人讀這不上不下的一年，於事何補？而頑固派則已大為憤怒，說這樣使『上等人』的子弟和『下流』的子弟混在一起，將貽害無窮！

法國中學辦法的嚴格，是在各國教育制度中向來有名的，畢業期限六七年，高中分文理科，文科畢業時須能三種外國語，其中有一種為死外國語，非拉丁文，即希臘文；理科雖不必學習死外國語，仍須學習兩種外國語。他們都注重翻譯的能力，作為將來進而研究更深學問時閱讀外國書報的基礎。高中畢業即為『學士』(“Bachelier”)。

關於高等教育，法國有國立大學十七所，及獨立的學院若干所。畢業年限自二三年至六年，依科而定。(醫科最長，須六年)畢業後稱『碩士』(“Licencier”)，所奇者，要得這種『碩士』，難於『大學博士』(這個名詞意義見後)，入學要經嚴格的考試，平日功課和畢業考試都較嚴。所以中國的留學生進這種『碩士』班的很少，進所謂『博士班』的反而多，因為進『碩士』班要經過嚴格的考試，進『博

士班』只須有中國的任何大學的一張文憑，都得進去。學理科的還須隨着教授在實驗室裏研究三四年，學文科的就只須預備一篇論文，學法科的從前也如此，近幾年來較嚴，須考八門功課後才做論文，考得順利的大概要兩三年工夫。這都是指所謂『大學博士』（“doctorat d'université”），還有『國家博士』（“doctorat d'état”），非經法國本國的大學畢業，不能應考，論文也比較的嚴格。只有『國家博士』有擔任中學教員的資格，『大學博士』和『碩士』都須經過『中學教員考試』合格後，才許任教於中學。這種考試均由大學教授主持。他們對於中學師資的認真，於此可見一斑。

中國留學生大概都注重在『大學博士』頭銜的獲得，這裏面真正用功的朋友固不乏人，而不求實際但冀得『有名無實的虛銜頭』，以便回國後在尊崇虛榮的社會裏瞎混的也所在多有。所以我們雖不能作一概抹煞之論，但社會對於人材須求其實際，而不可獎勵憑藉虛銜頭以自欺欺人的風氣，這是可以斷言的。而且就是

在這裏面真正用功的朋友，在國外所學的多屬外國的材料，到本國後還須注意本國的材料，作繼續不斷的研究，對於本國的社會才能有真正切實的貢獻，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在未出國留學以前，宜先有比較充分的準備。有某君到了法國之後，進中學不願意——其實能否考得進去，還是個問題——進大學又夠不上，於是天天吃飽飯後就跑到彈子房裏去打彈子，連打幾年，也算留學，一時傳爲笑柄。這雖是絕端的例子，但在文字工具及基本知識方面沒有相當的準備而即貿貿然出外留學，這樣的不經濟，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法國的高等學府當然以巴黎大學爲巨擘。各省的國立大學，學生也不過數千人，而巴黎大學的學生特多，據該大學所發表的前年統計，學生人數共達三萬人之多（確數爲二九七四二人），其中本國學生兩萬一千四百六十七人，男生佔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七人，女生佔五千七百八十人，可注意之點是女生人數僅佔男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外國學生八千二百七十五人，幾佔全體學生三分之一；其中男



生五千八百零四人，女生兩千四百七十一人，女生佔全體外國學生三分之一強。最近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外人來留學的銳減，全體學生人數已減少五千人左右。其中文科約佔六七千人，法科約八千人，理科三千餘人，醫科五六千人，藥科一二十人。他們學文法科的人也比學理科的人多，這也是可以注意的一點。聽說他們本國畢業生的出路，以學理科的較易，因為人數少，供需還相去不遠。

在舊社會制度下，高等教育的資本主義化，固然是顯著的事實，而且這樣下去，在受此種教育者的本身，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恐慌，也可以說是日趨沒落，日向窮途末路上跑，因為在現社會裏這種『商品』的生產過剩，到了後來連賤賣都賣不出去！在中國，大學生畢業每年整百整千的出來，而社會上天天鬧着不景氣，從前有人罵大學生不肯做小事，現在有的甚至連小事都沒得做，這種現象的日趨緊張，稍稍留心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能知道的。在法國，他們的情形，當然不及我們的緊張，但據記者從多方面的探查，大學畢業生的『位置荒』，也漸露

着端倪了。得着『碩士』銜頭而無事可做，只得做汽車夫的已不乏其人，這比之日本的大學畢業生有的只得幹倒垃圾桶的事業，固似乎勝一籌，但在素以在歐美各國中猶得『繁榮』自傲的法蘭西，也漸有捉襟見肘的窘態了。

廿二，九，廿四，記於巴黎。

## 二八 法國的大學教授

中國的事情說是難做，有的時候却又似乎很容易做，例如『大學教授』，雖學識謹深的不乏其人，但大概只須掛有外國留學生銜頭招牌的，好像對於『大學教授』的任務都能勝任愉快！這也許是在這過渡時代人才缺乏時期所不能免的現象，但是若把這種變態視為常態，不思有所改進，對於中國學術及文化前途的發

展。是。很。有。妨。礙。的。我們談到法國大學教授資格的認真，更引起我們對於中國大學教授這種現象的特殊注意。

關於法國大學教授，有幾點值得我們的注意：（一）資格的慎重。他們要做教授的，在考得『國家博士』後，還須有八年或十年的服務經驗和準備工夫。在這準備的時期內，或任助教，或任教務長的助手，最後須經過『教授考試』及格後，才有擔任正教授的資格，所以做到正教授的大概都在四五十歲的年齡，對於他所擔任的功課都有了相當的充分研究和經驗。這種『教授考試』是由教部任命已做正教授的人所組成的考試委員會主持。（二）職位的穩確保障。他們的教授不是隨着校長的進退而進退的，像中國的『最高學府』——尤其是國立的——往往換一個新校長，便有一班教授要打破飯碗，同時又有一班同派的人可以『彈冠相慶』，這是他們所沒有的。他們的教授，根本就不由校長聘請，是由教部任命的，（不過校長得按服務規程，如教授有違法時，得檢舉，）如他不違背服務規程，教部

也不能任意辭退，所以差不多是終身職。進來不易，黜退也難，不像在我國那樣。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容易。(三)關於教授的研究工具有充分的設備。他們的大學，除有公共的圖書館外，每一正教授都有各人的幾間專門圖書室，關於他所專攻的那門書報，都盡量的搜藏，理科的教授還加上各人的實驗室，關於這種專門圖書室及實驗室的經費，不是由大學校長所能任意給與或減少的，是列入國家預算，由國會通過，獨立於學校平常經費之外的，他們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視，可以概見。他們不但在設備上給教授以充分研究的工具，而且在時間上也使教授有充分研究的可能。正教授每年所擔任的教授時間，大概都不過三十小時至六十小時，每星期至多不過一二小時而已。在事實上，教授並不因此而閒暇，因為他們的時間要用在實驗室裏面去，同時要博覽關於該科的各國書報，接近世界上最新的知識，否則多人已發明的，他還不知道，或他自以為是新發明的，在事實上別人却早已有了。(四)教授的待遇。正教授最初每月薪金約三千法郎左右，可逐漸

增至每月四千法郎左右，助教每月一二千法郎。一千法郎約合華幣二百圓，四千法郎有華幣八百圓之數，似乎爲數頗鉅，但是他們的『加爾松』(Gargon)學校裏的茶房)每月也可有一千法郎，而況這是比較高的薪金，(最高可到五千法郎一月)在他們的生活程度，原不算得多，但是他們的職位既有穩當的保障，在生活上也就沒有危險了。(五)研究的精神。理科各門的正教授所教的內容，都是他們在實驗室裏的心得，所以每年的教材不同，畢業生隔幾年後如再到原來的老師處聽講，又是另一種新的東西，和從前所聽的大不同了，因為他們這種老師是每年在那裏有進步的。關於比較屬於通常的教材，都是由助教授來教的。據說他們這種實驗室裏差不多每星期都有多少關於科學上的新發明，並有關於這種發明的新報告發表。這樣一來，大學教授便負起科學上的發明責任，(同時當然還有其他的研究機關也在進行着，)促進利用這種發明的事業上的進步，同時也是大有貢獻於學術和文明。講到這一點，想到我們的大學關於研究上的設備怎樣？對於

大學教授的待遇怎樣？所謂大學教授對於學術及文化上的真正貢獻怎樣？大學裏的研究（？）對於社會事業的關聯和影響又怎樣？這種種都值得我們作深切的反省，倘若我們對於本國的學術及文明要獲得鞏固的基礎和獨立的進展。

不過有一點却也需要分別的說明一下，那就是法國大學裏，在自然科學方面誠有上面所說的那樣日在進步的程途上向前，而在社會科學方面，大學教授却都是很守舊的，他們所教的內容，根本上還都是帝國主義的傳統學說；他們認為國爲上國，爲最上無比的上國，對於法國的現社會制度，對於僑民主政治的都表示十二萬分的滿足！來法國學社會科學的人，一不留神，便受盡他們的麻醉，思想越弄越糊塗起來了。法國青年的思想多偏於守舊，一部分固由於環境的比較的安定，不像我國青年之日處水深火熱之中，處處受着慘酷的痛苦，但是一部分也未嘗不是因爲這班守舊教授所廣布的毒素在那裏作怪！

這班守舊教授所以這樣冥頑不靈，也不無他們的苦衷，因爲他們對於新的學

說既有所不屑，要保持他們在社會上所已得的權威地位，不得不抱殘守闕，極力掙扎一下。不過這在資本主義而又稍稍採用欺騙性質的和緩社會革命的所謂社會政策的國家裏，也許還可以苟延殘喘，在帝國主義和牠的附生蟲所侵蝕下的中國，情形便不同了。所以在五四運動時代站在思想界前線的某名教授，現在大發其投降帝國主義和取媚於軍閥官僚的論調，便大受青年的激烈的反感，因為從前受他領導的青年，現在却站在他的前面了，為環境及時代所逼迫而不得不踏在他的前面了。這也可謂有幸有不幸罷。

廿二，九，廿七，記於巴黎，

## 二九 法國的農村

法國在世界大戰以前，原是偏重農業的國家，自世界大戰以後，利用賠款所得及所取得的各地的煤礦鐵礦，對於工業才有比較激進的傾向，但是農業仍佔很重要的位置，法國全國人口四千萬人裏面，仍有百分之四十，即一千六百萬人是從事農業的。記者原想到農村裏去看看，剛巧從前在意大利碼頭上走散的張心一君由德來法調查農村經濟，便於九月廿五日，約同秦國獻君同到凡爾賽附近的一帶農村裏去跑了一個整天。張君從前在美國專研農村經濟，秦君在法國專研農村教育及農藝已有五年之久，記者此次觀察農村，有兩君做旅伴是再好沒有的了。

我們先在凡爾賽農業研究院 (Institut des recherches agronomiques) 裏



參觀了一番。該院由農部設立，研究結果即由農業局實施於各農村，院的周圍有八百畝地專供實驗之用。院長係著名的農業教授調任的，親出招待，說明頗為詳盡，其中最使我感覺興趣的是關於植物的病理研究，種種病狀的解剖圖形和模型，以及實驗室裏試驗管中的種種病態研究，都令我感到我國內地大多數人民的疾病受到科學的研究和衛護的，還遠不及這些生長在科學比較發達的地方的植物！

其次參觀的是國立格立農(Grignon)試驗場，和附近的格立農國立農業專門學校(Ecole Nationale d'agriculture)。該試驗場有一萬畝的田地供試驗之用，規模頗宏大，試驗結果也由農業局實行傳播於各處農村的實際工作上去。國立農業專門學校和這個試驗場，都設在農村，其影響於農業的改進都很大。該校有百餘年的歷史，於農業發明上有特殊貢獻的教授，校裏都替他們鑄半身銅像，樹立於校園旁，以資紀念。這種在學術上有真切貢獻者的銅像，雖僅半身，却有

牠的特殊的價值。該校設備也頗完備，對畜牧尤多注意，雖在暑假期中，所養蓄的牛羊豬羶等等，仍得看到。牠們的食料，都有一定的配合，開成『菜單』懸掛着，和我們在大菜館裏所看見的大菜單相似，不過還要精密些，因為每種『菜』都註明分量。上海話罵人做『豬羶』，聽的人大概沒有不勃然憤怒的，但是這裏的豬羶都有合於科學方法的『菜單』，不能不說是『豬羶』裏面也有闊綽的了！

法國農村的組織是以『村』為單位，他們叫做 Commune，每市有市議會，由村議會選出『村長』(Maire)。四千萬人口的法國，有五萬餘村長，平均每八百人便有一個村長。這種村長是沒有薪水的，由原有職業的人兼任，村長之下，由農村小學的校長任書記(也可譯為幹事)，農村小學同時也就是『村政府』所在，書記有相當的薪俸。這樣一來，農村小學很自然地成為農村裏的重要的中心，農村小學和農村社會也很自然地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人口比較少的地方，農村小學就

只夫婦兩人擔任，夫教男生，婦教女生，成爲夫婦學校，後期小學裏農藝新知識的灌輸，則由農業局聘任專門教員到各村輪流施教。這種『村政府』所管的事情，是關於戶籍（人口登記）；土地登記及表冊；人事（如村民結婚時證婚，喪事須請村府派人視察，兒童產生須報告登記等）；交通（如道路郵電等）；教育（一部分經費由國家供給）；救濟事務（如救濟失業及其他慈善事業等）；並有警察權。他們因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已比較的高，辦事易有軌道可循，所以事務簡單，除少數人口特多的地方，都不過有這樣簡單的組織。這種『村長』有一定的職權，雖省長有監督之權，却不能像我國區長之徒爲官僚的爪牙，以在鄉間刮地皮爲天職，因爲他們的村民監督得也很厲害。

法國的鄉村無論怎樣小，都有一個郵局，兼理電報和一個公用的電話，小的地方往往郵政局長同時就是郵差。他們的農村裏面也有平坦的馬路，也有電車，走的次數雖不及城市的多，大概是因爲需要上不同的緣故。

我國的農村有茶館，法國的小小農村裏也有咖啡館，規模當然比城市的簡陋得多，只是一個小房間，裏面放着幾張桌子，幾張椅子圍着，可是也有白的檯布，也還比較地乾淨，櫃台上一個中年婦人也還裝飾得乾乾淨淨，（指記者所進去過的一個農村咖啡館而言），記者和張秦兩君因為走得乏了，就到這樣的一個農村咖啡館裏去坐坐，另有農村的風味。張秦兩君大談其中國農村問題，我除旁聽高論外，常溜着我的眼珠旁觀咖啡館的周圍和其中的鄉間人物。

我們跑來跑去，看了所謂『村政府』——農村小學——之後，天漸漸黑暗起來了，繼之以大雨，我們三個人在草原上，森林間，逃難似的大踏步跑着。張君說這是法國的鄉間，如在中國，也許我們的皮鞋上已踏得滿鞋的泥漿了！最後由秦君引到一個他從前認識的農家裏，一對老夫婦，一個十六七歲的兒子，他們『舊雨重逢』，倒也談笑甚歡，那個女主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拿着一瓶酒和幾個玻璃杯出來，放在桌上，老不開瓶倒酒，我們在旁倒想快些喝幾口以消冷氣！後

來秦君在皮包裏挖了半天，挖出一小包信封裝好的中國茶葉送他們，那老頭子才似乎受了什麼靈感似的，趕速到桌旁把酒瓶開起來，我想這也是所謂禮尚往來罷。我們坐了一會，雨已停，便仍踏着濕的道路，於夜色蒼茫中跑了許多時候，才乘火車回到巴黎。

法國的農村土地已漸集中於大地主之手。受着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已漸有失業的，尤其是酒業，法國的中部及南部的農家，幾於家家種葡萄，葡萄酒為重要農產品，從前運銷各國，現在賣不出去，陷入很困難的境地了。

廿二，九，廿九，記於巴黎。

### 三〇 在法的青田人

關於在歐洲的我國的浙江青田人，記者在瑞士所發的通訊裏，已略有談及，

到法後所知道的情形更比較地詳細。這班可憐蟲的含辛茹苦的能力，頗足以代表中國人的特性的特徵！而眼光淺近，處於侮辱和可憐的地位，其情形也不亞於一般的中國人，我每想到這幾點，便不禁發生無限的悲感。

據熟悉青田人到歐「掌故」的朋友談起，最初約在前清光緒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窮苦不堪，（青田縣爲浙江最苦的一個區域，人民多數連米飯都沒得吃，）忽異想天開，帶着一擔青田所僅有的特產青田石，由温州海口而飄流至上海，想賺到幾個錢以維持生活，結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飄流到歐洲來，便在初到的埠頭上的道路旁，把所帶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色式的東西排列出來。歐人看見這樣從未看見過的東西，有的也被喚起了好奇心，問他多少價錢，某甲對外國話當然是一竅不通，只舉出幾個手指來示意。這就含混得厲害了！有時舉出兩個手指來，在他也許是要索價兩毛錢，而阿木林的外國人也許就給他兩塊錢。這樣一來，他便不久發了小財，這個消息漸漸地傳到了他的本鄉，說貧無立錐之

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發了洋財了，於是陸續陸續冒險出洋的漸多，不到十年，竟布滿了全歐！最多的時候有三四萬人，現在也還有兩萬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近兩千人。洋鬼子最初雖不注意青田石的這項生意，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滲進來的，沒有什麼捐稅，我國的青田人才得從中取些小利，後來漸漸知道源源而來，便加上捐稅，聽天由命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生意經便告中斷，但人却來了，自問回中國去還更苦，於是便以各種各色的小販爲生。他們生活的儉苦，實在是歐洲人所莫名其妙，認爲是非人類所辦得到的！現在巴黎的里昂車站（Gare de Lyon）的附近有幾條醜陋卑陋的小巷，便是他們叢集之處，往往合租一個大房間，中間擺一張小桌子，其餘的地板上就是鋪滿着的地鋪。窮苦和醜陋往往是不解緣的好朋友，這班苦人兒生活的醜陋，衣服的襤褸，是無足怪的，於是這些地方的法國人便都避之若蛇蝎，結果成了法國的『唐人街』，法國人想到中國人，便以這班窮苦醜陋過着非人生活的中國人做代表！有人怪這班鳩形鵠面的青田小

販侮辱國體，但是我們平心而論，若國內不是有層出不窮的軍閥官僚繼續勇猛的幹着『侮辱國體』的勾當，使民不聊生，情願千辛萬苦逃到海外，受盡他人的蹂躪侮辱，這班小百姓也何樂而爲此呢？他們這班小販這樣說：每日提箱奔跑叫賣，只須賺得到一個法郎（就法國說），就是等於中國的兩毛錢，每月即等於中國的六塊錢，倘能賺得到三個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圓，這在他們本鄉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國，在他們這樣的人，也談何容易！所以他們情願受盡外人的踐踏侮辱，都飲泣吞聲的活着，因爲他們除此外更想不到什麼活路啊！

在巴黎的青田小販所以會叢集於里昂車站的附近，還有一個理由：因爲他們大多是由海船來的，由馬賽上岸到巴黎，這是必經的車站，這班人由中國出來，當然沒有充足的盤川，都是拚着命出來的，到了馬賽，往往腰包就要空了，盡其所有，乘車到里昂車站，到了之後是一個道地十足的光棍，空空如也，在馬路上東張西望，便有先到的青田人（他們也有相當的組織）來招待他去暫住在青田人



辦的小客棧裏，青田小販裏面也有發小財的（多的有二三十萬的家資），便僱用這種人去倣小販，他便從中取利。所以在這極艱苦的事情裏面，也還不免有剝削制度的存在！這種小販教育程度當然無可言，不懂話（指當地的外國語），不識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規章，動輒被外國的警察驅逐毒打，他們受着痛苦，還莫名其妙！當然更說不到有誰出來說話，有誰出來保護！嗚呼！中國人！這是犬馬不如的我們的中國人啊！

這班青田人幹着牛馬的工作，過着犬馬不如的非人的生活，但是人總是人，疲頓勞苦之後也不免想到鬆動鬆動的娛樂。巴黎是有名的供人娛樂的地方，但在這班小販同胞們，程度決夠不上，無論咖啡館也罷，跳舞場也罷，乃至公娼館也罷，他們決沒有膽量進去問津，於是他們裏面比較有錢的人便獨出心裁，開辦賭場，打麻將，抽頭，精神上無出路的小販們便都聚精會神於賭博，白天做牛馬，夜裏便聚起來大賭而特賭，將血汗得來的一些些金錢都貢獻給抽頭的老闆們！

這幾個開賭場的老闆們腰包裏豐富了，便大玩其法國女人，一個人可包幾個女人玩。最後的結果是小販們千辛萬苦賺得的一些血汗錢仍這樣間接地奉還大法蘭西！

這班可憐蟲過的是不如犬馬的生活，同時也是盲目的生活，無知的生活。往往因為極小的事情，彼此打得頭破血流！前幾個月裏有因賭博時五十生丁（約等中國的一角錢）問題的極小事故，兩個人大打其架，不但打得頭破血流，竟把一個人打死了！法國警察發現了這個命案，當然要抓人，聽說這個「打手」在同鄉私店裏多方躲藏，至今尚未抓到。

這班青田人有的由海船不知費了多少手續偷來的，有的甚至由西比利亞那面走得來的，就好的意義說，這不能說他們沒有冒險的精神，更不能說他們沒有忍耐勞的精神，但是有這樣的精神而却始終不免於「犬馬」的地位，這裏面的根本原因何在，實在值得我們的深刻的思考。

廿二，九，廿九，記於巴黎。

## 三一 由巴黎到倫敦

記者提筆寫這篇通訊的時候，到倫敦已有一個多月了，因為預計所已寄出的文稿，還可供生活許多時候繼續的登載，所以到今天纔動手續寫通訊；但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却也支配得很忙。大概上半年都用於閱覽英國的十多種重要的日報和幾種重要的雜誌，下半年多用於參觀，或就所欲查詢的問題和所約的專家談話，晚間或着有關係所查詢問題的書籍，或赴各種演講會（去聽不是去講），或約報館主筆談話，或參觀報館夜間全部工作。每天從牀鋪上爬起來，就這樣眼忙耳忙嘴忙，忙個整天。

記者係於九月三十日上午十點鐘由巴黎動身，當日下午四點五十五分到倫

敦·由巴黎到倫敦須渡英國海峽 (English Channel)，原有四條路線可走，而以走加雷 (Calais) 和杜佛 (Dover) 一條路線，所經海峽距離最短。記者在事前就聽見朋友說起經過英國海峽雖爲時僅兩小時左右，但風浪極大，無論怎樣富於旅行經驗的人，却不得不吃些苦頭，記者因怕暈船，不必要的苦頭可免則免，所以就選走這條海峽距離最短的路——先由巴黎乘火車到加雷 (法境)，由該處離火車乘輪渡海峽，達杜佛 (英境)，然後再乘火車到倫敦。到通濟隆買票的時候，才知道要走這條路，由巴黎到加雷的火車只有頭二等，沒有三等，這個竹槓只得讓他們敲一下了。輪上，因預得朋友的警告，說三等量得更厲害，千萬要坐二等，我也只得照辦，不過從杜佛到倫敦的一段火車却仍坐了三等。

下午兩點鐘開始渡海峽，一到船上，陰雲密布，凜風吹來，氣候就特別冷起來，許多男女老幼搭客身上都穿了冬天厚呢大衣，我却只穿了一件春季夾大衣，可是此時滿心準備着大嘗一番暈船苦楚，危坐待變，身上雖似乎有些發抖，却不

4567

174

覺得怎樣冷。船上原有大菜間供搭客們吃中飯，但一則因為這種地方價錢都特別昂貴，二則因為準備暈船不宜果腹，所以我便打定主意叫自己的肚子餓一頓。記者餓着肚子坐着待變的時候，一面縱覽同船的許多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形式的搭客；一面却另有一種感觸，覺得我所以肯，所以能不怕怎樣的風浪在前面，都鼓着勇氣前進，只有應付的態度，沒有畏避的態度，就只因為我已看定了目的地——所要達到的明確的對象——又看定了所要經的路線。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但是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我睜着眼巴巴地望着海面，準備着狂風怒濤的奔臨，却始終未來，等到船將靠岸，隨着大眾從第二層甲板跑到最高一層甲板時，大風驟作，有許多太太小姐們的裙子隨着大衣的衣裾被風吹得向上紛飛，她們都在狂笑中用手緊緊地拉着，一不留神，大腿和臀部都得公開一下，引得大家哄笑，還有許多『紳士』(“gentleman”)們的帽子也被大風吹得滿地(甲板上)滾。

搭客們就這樣笑做一團，紛紛上岸。

由瑞士到法國時，火車駛入法境後，僅由法國海關人員在火車上略爲翻看搭客的箱子（火車同時仍在繼續前行），此次由法到英，上岸後却須到海關受一番盤查。他們把本國人（英）和外國人分做兩起，經兩個地方出入。凡是本國人，只須看一看護照，就放過。一大堆外國人（其中以法國人佔多數，中國人就只記者一人）便須於呈驗護照後，由海關人員十幾人各在一張桌旁，向客人分別查問。有個海關人員問到記者時，問我來英國幹什麼，我說我是個新聞記者，現在歐洲旅行考察。他很鄭重地問：「你不是來找事做的嗎？」我開玩笑地答他道：「我是來用錢，不是來賺錢的！」他聽了笑起來，問我錢在那裏，我剛巧在衣袋裏有一張匯票，便很省便地隨手取出給他看一看，他沒有話說，只說如在英居住過了三個月，須到警察局登記，說完就在我的護照上蓋一個戳子，後來我仔細看了一下，才知道這戳子上面還鄭重註明：「准許上岸的條件，拿此護照的人在英國境

內不得就任何職業，無論有薪的，或是無薪的。」總之他們總怕外國人來和他們搶飯吃就是了——這大概也是他們失業恐慌尖銳化的一種表現。

離了海關，提着衣箱趕上火車，於擁擠着的人羣中勉強找得一個座位，便向倫敦開駛。英國火車的三等比意大利的好得多了，六個人一個房間，有厚絨的椅子，椅下還有彈簧，我國火車的二等還比他們不上，三等更不消說了。車行不久後，天氣放晴，氣候也和暖起來了，向左右窗外看看，鄉間房屋多美麗整潔，比法國的鄉間好，和在瑞士鄉間所見的髻髻。途經一個很大的墓地，幾百個十字架式的墓碑湧現於鮮花青草間，異常清麗，但見東一個西一個婦女穿着黑衣垂首跪在碑前，想像她們不知灑了多少傷心淚！

到後因已承朋友先為租好了一個人家的房間，便搬進去住。倫敦的街道，大街固然廣闊平坦，就是住宅區的比較小的街道，也都是像上海靜安寺路或霞飛路那一樣的光滑平坦整潔。住宅大都三層樓，門口都是有餘地種些花草。記者所租

的房間，也在這樣狀況中的一所屋裏。這種一般的小住宅，裏面大都設備得很整潔講究，在馬路上就看得見華美的窗帷，不但房裏有花絨地毯，就是樓梯上也都鋪有草絨地毯。拉水馬桶和自來水浴室也都有。房裏都有厚絨沙發可坐。除東倫敦 (East London) 的貧民窟外，這可算是一般人民水平線以上的普通生活，這當然不是上海鴿子籠式房屋的生活所可同日而語了，至於連鴿子式房屋還沒得住的人，那當然更不消說。不過記者在倫敦現在所住的這個屋子，却有些特殊的情形，這些未嘗不是英國社會一部分的寫真，下次再說。



### 三二 華美窗帷的後面

記者上次曾經談起倫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貧民窟的區域外，都設備得很清潔。講究，在馬路上就望得見華美的窗帷。但在這華美窗帷的後面究竟怎樣，却也不能一概而論。像記者現在所住的這個屋子，從外面看起來，也是沿着一條很清潔平坦的馬路和行人道，三層洋房的玲瓏雅緻，也不殊於這裏其他一般的住宅，華美的窗帷也儼然在望，但是這裏面的主人却是一個天天在孤獨勞苦中掙扎地生活着的六十六歲的老太婆！她的丈夫原做小學教員，三十年前就因發神經病，一直關在瘋人院裏，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二十歲的時候就送命於世界大戰，第二個兒子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毒氣，拖着病也於前兩年死去了，女兒嫁給

一個做鐘錶店夥計的男子，勉強過得去。於是這個老太婆就剩着一個孤苦零仃的光棍。這個屋子她租了二十年，房屋依然，而前後判若兩個世界，她還得做二房東以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租了六個房客，（中國房客就只記者一個，）因租稅的繁重，收入僅僅足以勉強餬口，每天要打掃，要替房客整理房間，要替各個房客預備湯水及早餐，整天地看見她忙得什麼似的。她每和記者提起她的兒子，就老淚橫流，她只知道盲目地怨哀，她的兒子給什麼犧牲掉，她當然不知道。處於她這樣前後恍然兩世的環境中，在意志薄弱的人恐怕有些支持不住，而她却仍能那樣勤苦的活下去，我每看到這老太婆的掙扎生活，便覺得增加了不少對付困難環境的勇氣。

房客來去當然是不能十分固定的，遇有房客退出，她的租稅仍然是要照繳的，於是又增加了她的一種愁慮。記者搬入居住的時候，她再三鄭重的說，如果住得久，她要把沙發修好，要換過一個鐘，我聽了也不在意，第二天偶然移動那

張老態龍鍾的唯一的長形大沙發，才知道不僅彈簧七上八下，而且實際僅剩了三個腳，有一個腳是用着幾塊甄頭墊着的，至於那個鐘，一天到晚永遠指着九點半！地上鋪着的絨地毯也患着禿頭或癩痢頭的毛病。她三番四次地問我住得怎樣，提心吊膽怕我搬家，我原是只住幾個月，便馬馬虎虎，叫她放心。至今那張老資格的沙發還是三隻腳，那個鐘還是一天到晚九點半！她往往忙不過來，索性把我的房間打掃整理暫時取消，我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事情，沒有工夫顧問，也不忍多所顧問。有一次有一位中國朋友來訪我，剛巧我不在家，她對這位朋友把我稱讚得好得異乎尋常，說她的屋子從來沒有租給過中國人，這是第一次，現在才知道中國人這樣的。後來這位朋友很驚奇地把這些話告訴我，我笑說沒有別的，就只馬虎得好！這幾天有一個房客退租了，她便着了慌，屢次問我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這位老太婆怪頑固，不肯租給婦女，說不願男女混雜，並說向來不許有『女朋友』來過夜。）在資本主義發達特甚的社會裏，最注重的是金錢關係，

一分價錢一分貨，感情是降到了零度，沒得可說的。

我曾問她爲什麼不和女兒同住，免得這樣孤寂勞苦，她說如果有錢，儘可和女兒同住，一切關於她的費用，可由她照付，如今窮得要依靠女婿生活，徒然破壞女兒夫婦間的快樂，所以不願。在現社會裏，金錢往往成爲真正情義的障礙。

附近有個女孩子，十四歲，她的父親是在煤炭業裏做夥計的，平日到義務學校就學，每遇星期六及星期日便來幫這老太婆掃抹樓梯及其他雜務，所得的酬報是吃一頓飯，取得一兩個先令；人雖長得好像中國十六七歲的女子那樣大，但因貧困的結果，面色黃而蒼白，形容枯槁，衣服單薄而破舊，她每次見到記者，便很客氣地道早安，我每看到她那樣的可憐狀態，未嘗不暗歎這也是所謂「大英帝國」的一個國民！

當然，記者並不是說這一家『華美窗帷的後面』情形便足以概括一般的情況，

不過在社會裏的這一類的苦况，很足以引起特殊的注意，尤其是在經濟恐慌和失業問題鬧得一天緊張一天以後，由此又令我連想到另一件事。前天我在倫敦的一個中國菜館裏請一位朋友同吃晚飯，談得頗晚，客人漸稀，不負有一個妙齡英國女子進來，坐在另一桌上，金髮碧眼，笑靨迎人，沈靜而端莊，裝束也頗樸素而淡雅，從表面看去，似乎無從疑心她不是『良家婦女』，但這位朋友却知道她的身世淒涼，因受經濟壓迫而不得不以『皮肉』做『生產工具』。我為好奇心所動，就請認識她的這位朋友把她請過來，請她同吃一頓飯，乘便詳詢她的身世，才知道她的父親也是參加世界大戰而送命的，母親再嫁，她自己入中學二年後，便因經濟關係而離校自食其力，在一個藥房裏的藥劑師處當助手，做了兩年，對此業頗具經驗，但後來因受不景氣的影響，便失業了，忍了許多時候的苦，才在一個商店裏找到一個包裹貨品的職務，小心謹慎地幹着，不久又因經濟恐慌而被裁，於是便加入失業隊伍裏面去了，多方設法，無路可走，除求死外，只得幹不願幹

的事情。她此時雖在幹不願幹的事情，但因青春美貌還能動人，所以對『男朋友』還能作嚴格的選擇，我說青春易逝，美貌不留，不可不作將來打算，不擇人而嫁，便須極力尋業，她說嫁人不能隨便在街上拉一個，很不容易，尋業已想盡方法，無可如何，並說比她更苦的女子還多着哩，有不少女子終夜在街上立着候人，直到天亮無所獲而垂頭喪氣，甚至涕淚交流的，所在多有。據記者所見，她的話並非虛偽的，平日我夜裏十點後總不出外，最近因參觀幾個大規模的報館，往往深夜始歸，那樣遲的時候，公共汽車及地道車都沒有了，汽車（“taxi”）又貴得厲害，只得跑腿，上月三十日夜裏參觀泰晤士報館（“The Times”），走過日間很鬧熱的大街叫做 Charing Cross 的時候，已在夜裏兩點鐘後，果見兩旁行人道上每隔幾家店門便有女子直立着等候什麼似的，因怕警察干涉，僅敢對你做媚眼，或輕聲低語，這類『站班小姐』大概都比較的年大而貌不揚，找不到『男朋友』，只有『站班』的資格了！

廿二，十一，八，晚·倫敦·

### 三三 英倫的休戰紀念日

昨天早晨（十一月十一日）『房東太太』捧着早餐走進記者房間以後，一面布置杯盤，一面她的眼。眶裏却盈滿了晶瑩着的熱淚，顫抖着。嗚咽着。對記者說道：『今天是休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全體人民都舉行兩分鐘的靜默，脫帽致敬——對爲大戰所犧牲的勇士們致敬。』她說着的時候，那老淚就忍不住地在她的臉上直滾着。記者曾經說過，這位老太婆所僅有的兩個兒子都是爲着參加世界大戰而送命的，在這天她的情緒上的深刻的悲痛，是不消說的了。我只得安慰她幾句——雖明知這種空言的安慰是無濟於事的。

記者被她提醒以後，忽忽地吃完早餐，略翻閱一部分的當天報紙，便向外

跑，要看看『全體人民』『兩分鐘靜默』的情況，一出了門，就有一個婦女捧着一盤的薄綢製成的紅花，一手還提着一個罐頭式的封好挖着洞的錢筒，迎笑着請我買一朵，我問後知道是捐給殘廢兵士用的，花分六辨士和一先令兩種，便買了一朵六辨士的，將錢擲入錢筒，她便把一朵紅花插在我的大衣左旁的領上，彼此道謝而別。我繼續進行着，看見東一個西一個同樣地持着盤搖着筒兜售紅花，才知道今天這朵花是不得不買的，因為買了一次便等於一張『通行證』，免得再麻煩了。不一刻，看見什麼人的身上都插有這樣的一朵紅花，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粗的細的，都有。望望汽車上，貨車上，汽車夫都插有，穿着破舊衣服的清道夫身上也插一朵，乃至路旁站着或坐在地下，身上穿着破爛不堪衣服的叫化子，身上也插有一朵；據說這都是殘廢軍士在一年中製造的，在這一天便有無數的市民自願盡義務代售。在這一天，英國全國的街上這樣售出的紅花達四千萬朵。這些紅花，在許多孤兒寡婦老父慈母看來，實象徵他們的親愛者無辜為帝國主義所殘



性者的鮮血！我的那個頭髮盡白的『房東太太』，對着這朵紅花就不知道要陪了多少眼淚！要喚起了多少哀思！又像我在上次文裏談起在倫敦一家中國菜館裏所遇見的那個可憐的英國女子，她的父親也死於大戰，她自己弄到今天竟因失業而不得不幹『不願幹的事情』，在這天對着這朵紅花，念到她自己的飄零的身世，也不知道要怎樣地『柔腸寸斷』，泣不成聲！

記者在熙來攘往的人叢中跑了一段，跳上一輛公共汽車，向前直駛，剛開到很熱鬧的托丁漢可脫路 (Tottenham Court Road) 和新牛津街 (New Oxford Street) 的轉角，恰到了十一點鐘，只聽見一個炮聲，各車立刻停止，喧嚷嘈雜的街市，頃刻間成爲萬籟俱寂毫無聲息的境域，我車裏的那個穿着制服的售票員立刻脫帽立正致敬，全車的人都立起來，男的都脫着帽，呆若木鷄似的，有兩三歲的孩子輕聲說些什麼，也被他的母親禁住，他只得睜大眼睛發怔。我原是夾在裏面看熱鬧的，但也未便獨自一個人還堂堂坐着，所以也依法泡製，隨着大家

脫着帽立着。但我這時候却像在教會學校時照例做禮拜一樣，我心裏却另在轉我的念頭。尤其有趣的是各店口的男女夥計們，以及行人道上的男女老幼，他們都於頃刻間各就原有的方向及地位呆立着不動，好像大家同時受着電氣似的偶像！兩分鐘到了，炮聲一響，街路上又像車水馬龍似的動起來，好像受着電氣似的偶像，同時也好像聽了『開步走』的口號，蠕蠕地動起來，這種現象確可以表示他們一般人民的訓練程度——雖則這種所謂『休戰紀念』在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毫無意義，因為年年幹着這樣的『紀念』，年年在這一天，各國的大人先生們都要舉行老調的典禮，湊湊熱鬧，像英國在這一天便要由英王把花園放在參戰兵士的紀念碑前，（這次有霧，英王怕有礙身體，未出來，由威爾士親王代行，）全國教堂都做禮拜禱告，大唱『哦，上帝啊，我們幾千年來的救助者』（“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有什麼用？老調兒彈了十五年了，現在各帝國主義者正在準備着再來一次更慘酷的戰爭！

據英國作家威爾士(H. G. Wells)的預料，下次的世界大戰裏面，要死亡人類的半數。這並非誇張的話，在事實上有可能的。在前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毒氣殺人的慘酷，已極可驚，最近英國在銷路最廣的報紙裏佔一位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每日銷數達二百萬份)曾出一本關於前次世界大戰的相片專集，其中慘象歷歷在目，受毒氣而立刻死倒遍地的固慘，而成羣結隊的士兵，來不及戴上避毒面具，眼睛因受毒氣而立刻成爲瞎子的，垂頭喪氣痛哭流涕，一個一個瞎子用手摸着前面的瞎子肩上前行着，其不死不活的慘象更令人不忍注目！但是現在更進步了！據英國的重要雜誌所記載的事實，這幾年來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於殺人毒氣更有異常進步的研究，所造成的結果可比以前增加無數的慘酷，在他們且自認爲這是所謂『化學戰爭』(“chemical warfare”)。尤其可駭的，是他們除努力發明『化學戰爭』的種種毒氣外，又在努力發明什麼『病菌戰爭』(“bacteriological warfare”)，可由飛機上擲下特製的裝滿瘟疫病菌的玻璃球，經這種病菌播

殘的任何城鎮，可於短時間內全數死亡，其效果比炸彈還要廣，這是何等慘酷的事情，但却是各帝國主義者努力準備着幹的。在這樣的形勢下，雖力竭聲嘶大唱『哦，上帝啊……』，即使叫破了喉嚨，有什麼用？所以在倫敦有的報上老實說所謂『休戰紀念』簡直是和死者開玩笑！在這班不幸的死者，如說句寧波話，便是『阿拉白死脫』！

廿二，十一，十二，晚，倫敦。

### 三四 世界新聞事業的一個中心

倫敦的新聞事業，在世界新聞事業裏面，素來佔着一個很重要的中心地位，這裏有一部分的原因固由於英國在國際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佔着很重要的位置（雖

則在大戰以後，經濟上的權威已被暴發戶的美國搶去不少，還有一部分的原因也由於英國新聞業的資格老：發達得早。像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所稱爲『世界第一新聞紙』（“The First Newspaper in the World”）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便有了二百四十八年的歷史；代表英國守舊派意見，以『帝國日報老前輩』（“The Empire's Senior Daily”）自許的晨報（“The Morning Post”），有一百六十二年的歷史，那就更『老』了。當然，僅靠老牌子倚老賣老是靠不住的，他們的存在或繼續發展，自有他們所以能存在或繼續發展的特點——雖則他們的立場和方向儘有種種的差異。

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當『紅教授』的拉斯基（Harold J. Laski）最近曾說過，每天只須選讀八種重要的報紙，注意各報的社論，對於國際政治和世界大勢，便可獲得很明澈的了解。他這幾句話也許說得過分一點，因爲讀報的人自己如果沒有正確的眼光和判別的能力，也許不但不能『獲得很明澈的了解』，反而

受着麻醉，越看越糊塗！但是編撰精審的報紙，的確可作為研究參考用的『現代史料』。記者自到倫敦以來，每日除觀察，談話，或聽講外，便以閱讀八九種報紙為常課，自覺得益不少，興趣也非常地濃厚。第一可注意的是各報有各報的特點，極少雷同。他們不但在言論上因各報的立場不同而內容互異，即在消息上也因為各報的注意點不同而取材也迥然各異；有的消息，簡直儘可以這報有，那報沒有，就是遇着異常重大的國事或國際問題，問題儘管相類，而彼此所載的詳略或注意點，也不一樣。像每期銷數達二百萬份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向靠登載『驚人消息和男女祕聞』（*sensation and scandal*）著名的，該報在第一頁用大標題描寫的『社會新聞』，在注重政治要聞的泰晤士報上面，往往連頁末小的地位都佔不到。

言論和消息，各有特殊的注重，以造成各報的個性，這原可算是報紙的一種優點。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也往往在這種『特殊』裏面表現出很矛盾的

現象。例如每日工人（“Daily Worker”）英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最近載有一段很淒慘的消息，據說有一個失業工人名叫諾烈斯（Walker Norris）餓着肚子在一個愛威爾橡皮廠（Trevell Rubber Co.）門前等候工作做，從早晨八點鐘等到下午五點半，最後因完全無望，便跳入愛威爾河自殺。這是多麼淒慘的一幕！但各報都沒有，而差不多同時有個軍官的小姐夜深由跳舞場乘汽車回家，因重霧，汽車誤開到泰晤士河裏面去，結果溺死，資本主義的報紙多把這新聞大載而特載，並把這位小姐的情影放大登出來，表示不勝歎惜之意，而那位失業投河的工人，在新聞紙上的『驚人消息』，却遠比不上這位跳舞晚歸乘着汽車駛入泰晤士河的小姐！

關於機械的設備方面，記者曾參觀幾家規模特大的報館，而以每日銷路均達二百萬份的每日傳知（“Daily Herald”）和每日快報為最宏偉。他們多用電力自動機替代人工，時間迅速，效率增高。例如每日傳知報因便於全國遞送起見，除有

一部分報係在倫敦印刷外，還有一部分報係在孟却斯特印刷，兩地的消息，每晚都用電力自動機於幾秒鐘內互相傳遞。由孟却斯特經無線電直接通到的消息，在倫敦報館的自動機即在紙條上面戳成小圓洞拼成的符號，這種符號的紙條鑽入另一機械，立刻變成用打字打得清清楚楚的一張一張的新聞稿子，再由電力自動運送機送到編輯先生的面前。編輯先生和看校樣的，看校樣的先生和排字工友們，彼此稿件的收付，也都是用電力自動機運送。稿件一放上去，就像一隻老鼠似的，立刻沿着電線溜到目的地。這和上海商務印書館找錢用的運送機又不同，因為這種運送機上放置文件的東西是繼續不斷的自動地溜着，忙得什麼似的，用的人連拉都不必拉。該報館離電報局有三英里遠，他們却在地下通一個小圓管，也用這一類的電力自動運送電報，每一電報在幾秒鐘內就可送到。孟却斯特和倫敦之間，（相距約一百八十英里，）不但消息用電力自動機傳遞得那樣迅速而便利，就是相片，也靠電力的作用，最快的可於五分鐘內拍過來。每日快報的設備更



新，排版澆版等等工場內既都用電力，熱度特高，同時都裝有電機空氣管，把外面的新鮮空氣輸入，所以裏面一點並不悶塞，這是其他報館所不及的。

報紙各有各的特點，不作表面上的摹倣，以及設備上的科學化，這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此外便是於新聞裏面常常注意插圖的加入，以引起讀者的特殊興趣，除『老氣橫秋』的泰晤士報外，各報對這點都很注意，尤其是每日快報，但還不及法國巴黎晚報對於新聞插圖的新穎生動而豐富。要加多這種新聞插圖，不但攝影記者須靈敏而又具有吸取幽默材料的手段，而且印機也要好，印得明晰悅目，否則東一個墨團團，西一個一團漆黑，還是沒有的好。

### 三五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關於英國報紙的情形，記者在上次通訊裏已略有所述，現在要談談牠們的背景和牠們對於中國的態度。

英國報紙大概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所謂『風行』的報紙，他們稱爲“National newspapers”或“Popular press”，銷數比較地最大，却都是資本家的宣傳機關，都操縱在他們的手裏。這類『風行』的報紙最著名的要推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和每日傳知（“Daily Herald”）。英報界十年來有高度的『托辣斯化』，在報界托辣斯裏面有『四巨頭』（“Big Four”）之稱，這『四巨頭』之中手段最靈敏，聲勢最煊赫的要推比佛補魯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 1879-）。從前提起英國報

界的大王，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北巖勳爵 (Lord Northcliffe 1865-1922)，現在英國報界最令人注意的便是這位比佛補魯克勳爵了。每日銷數達二百萬份的每日快報，他便是最大的股東，全受他的操縱，他極力主張『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的鞏固，以便『大英帝國』的大資本家得盡量吸收殖民地的膏血！

每日傳知在表面上是工黨的機關報，但實際上却也受資本家的主宰！獨立工黨的國會議員某甲最近在衆議院裏會經當面揶揄背黨的麥克唐諾，說他現在已成為『守舊派的心肝寶貝』(“The darling of the Tories”)，其實這個工黨機關報也變成了『資本家的心肝寶貝』了！原來這個報紙被『四巨頭』之一的英報界托辣斯大王立亞斯(J. S. Elias)所組織的奧旦公司(“Odham”)加入股子，該公司佔全部股份百分之五十一，工黨所組織的『職業組合總會』(“Trades Union Council”)佔全部股份百分之四十九。資本家的手腕真厲害！就多這一股，有全權主持這報紙！所以這個報在表面上雖常發表些有關工黨的新聞或言論，在實際則完全學

每日快報的樣，特別注重“Sensation and scandal”（驚人消息與風流秘聞）的社會新聞，迎合一般人喜欢看奸淫盜劫的心理，推廣銷數，大增廣告，賺的錢就。往。資。本。家。的。腰。包。裏。送！

這樣的報紙，資本的雄厚和贏利的多，其數量往往足以驚人，例如現由「四巨頭」之一的魯索默爾勳爵（Lord Rothermere 1868-）所主持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北巖勳爵所創辦，每日銷數約達一百八十萬份左右）也是英國「風行」報紙之一，資本現值四百萬鎊，合八千四百萬圓，八年來，每年紅利分到百分之九七〇！試想這如果是社會化的機關，所得的錢不歸資本家而拿來辦有益大眾的事業，有益於大眾的福利怎樣的大！

講到英國報紙在言論上的勢力，却不在於這類所謂「風行」的報紙，而在於僅屬一部分人看的報紙，其中不僅在英國受人注意，並且在國際上也受着嚴重注意的，這要推泰晤士報和孟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泰晤士報每

期的銷數大概不過二十萬份左右，孟却斯特導報每期的銷數不過十五萬份左右，銷數多而言論勢力反不及銷數比較少的報紙，這似乎是一件很矛盾的現象，其實略加研究，却也有牠的原因。上面所說的那些專重在“Sensation and scandal”的報紙，看的人根本就當作好玩，對牠們並不存有嚴重的態度；泰晤士報一類的報紙，却為那些雖屬少數而却是間接直接有關現在英國『統治階級』的人們所慣看，這班『統治階級』在現狀下既有左右時局的勢力，這些報紙的言論當然也隨着增加牠的勢力。這樣分析一下，這種言論代表什麼人的意識和利益，也可不言而喻了。（關於倫敦的泰晤士報，記者曾作較詳的考察；關於孟却斯特導報，記者也特由倫敦到孟却斯特作較詳的考察，牠們的奮鬥史却也頗有注意的價值，當另文記述之。）

此外英國的共產黨發行有每日工人（“Daily Worker”），每日一張，據該報的廣告部主任自己說，每期僅銷四萬五千份。提倡社會主義的獨立工黨沒有日

報，只出一種週刊，叫做新導報（“New Leader”），銷數也有限，大概不過兩三萬。英國反革命勢力尚在頑強時期，可見一斑。第三國際在英國出有英文的週刊叫國際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及半月刊叫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可公開售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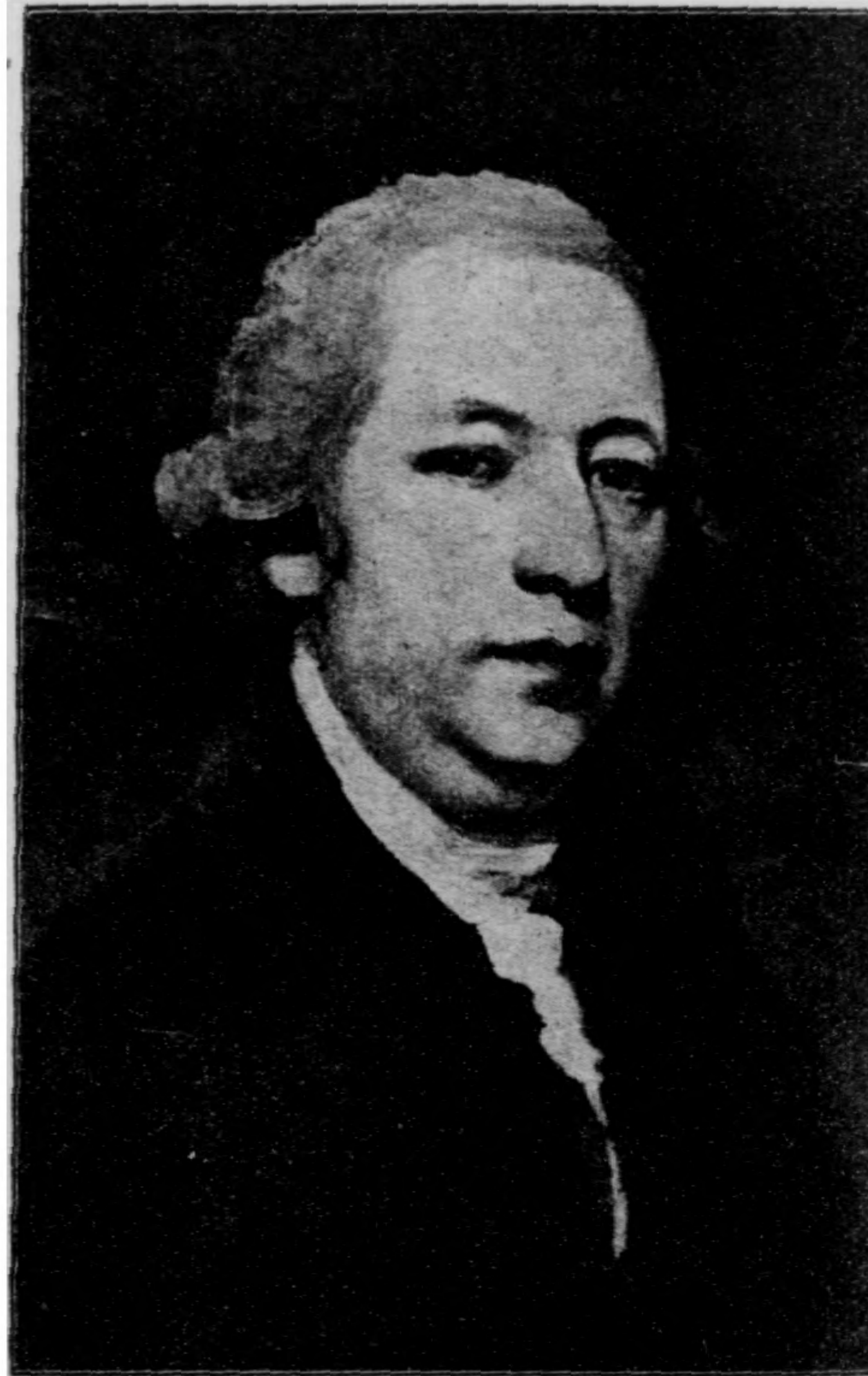
最後記者要談幾句關於英報對中國的態度。除不是帝國主義喉舌的報紙外，不消說，對中國都存着輕視的態度……在此處，「輕視」兩字已算是很輕很輕的字眼。試舉一例：上月有三個英國人，據說是在南昌號輪船上當攝師的，在牛莊附近被海盜綁票，回到倫敦後在各報大登新聞，最起勁的當然是每日快報，他們遇有中國東北的新聞，向來只有「滿洲國」的字樣，但遇着英國人在東北被海盜綁去，「中國」字樣似乎萬不可少，所以便在大標題上大寫「中國土匪」（“Chinese Bandits”），描寫海盜怎樣怎樣的殘忍，看報的人就把牠當作一般中國人的真實寫景！據載最後還是靠日本軍隊把他們援救出來。這在他們並不覺得帝國主義

在東北不能禁止海盜打劫，反覺得中國要靠日本軍隊來援救肉票！登載了洋洋大文章還不夠，還在該報的畫報上登着不少關於此事的照片，有兩張裏面是幾十個『中國土匪』被槍殺後縱橫散亂的臥在地上，又足見『中國土匪』之多，而中國人命之賤！（據說該肉票是用錢贖出的，『大文章』裏也未說有激戰。）怪不得記者屢次聽見英國的男女朋友老實的說，在他們未和中國人做朋友以前，見着中國人便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畏心，有的就老實把中國人當作『半野蠻』（Half-Savage）看待。這不足怪！這是他們的報紙乃至一切出版物對華態度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廿一，十二，九·倫敦。

### 二六 談泰晤士報

英國的報紙，在國際上最聞名的，大概要算泰晤士報（“The Times”）首屈



德爾華人辦創報士晤泰



一指了。這個報差不多有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講到牠的奮鬥史，却也頗有趣味，並且令人想到天下成功的事情並非出於偶然的——其間都有若干困苦艱難的經過，和對於這些困苦艱難的抗拒，戰鬥，克服。

泰晤士報的創辦人名華爾德(John Walter)，於一七八五年一月一日發行第一號。最初並沒有什麼驚人的成績，因為沒有遇着盤根錯節，利器也無從表見。

但是一七八八年的三月六日，機會到了，在這天的前一夜，下議院對於東印度公司問題作激夜的辯論，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乃分成贊成和反對的兩派。當時辦新聞業的人都以為有些新聞報告就是了，遲些早些並不在乎，而泰晤士報却能載上當天早晨七點鐘的國會新聞，辯論的內容和分裂兩派的人數，載有四排之多，隨後兩天又接連勝過別報的消息，於是才引人注目。當時的報紙，依現在看來，大都是道地十足的「飯桶」，牠們對於重要的國內外新聞，很寫意地等候着「官報」，華爾德却獨出心裁，逐漸在國內外布置着自己的訪員，遇着重要的事故發生，他

每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預先派出才力可以勝任愉快的專員採取要聞。例如一七八九年七月的法國革命剛發生，他就預料事變的嚴重，預派有訪員用最迅速方法傳遞要聞，後來十月路易十四和皇后由凡爾賽移到巴黎，以及後來他們先後被殺的消息，英文報紙就只有泰晤士報第一家發表出來。有的重要消息竟比所謂『官報』早四十八小時收到，別的那些『飯桶』報紙當然落後了！

據說華爾德的重要特性是赴事的奮勇，決斷的敏捷，和意志的堅強。但他的報紙的力量漸增，他的苦頭也漸多，曾經數次因嚴評權貴而被罰金或拘囚，有一次連嘗着十六個月的鐵窗風味，身體雖受了損壞，但他出獄後還是照舊的幹着。他六十三歲告老後，於一八〇二年由他的幼子華爾德第二接下去。他雖是一個廿六歲的青年，但意志的堅強和膽量的壯勇，更勝於他的老子。因他的努力，因他的四十年的慘淡經營，當時的泰晤士報被人稱為『英國最大的力量』，因為他不但努力於新聞方面的正確和迅速，同時並注意於社論的精警。當時的政府對於這

個『新怪物』(“New monster”)非常的怕，屢次設法要『收買』，甚至在郵遞方面加以種種困難，但華爾德始終不屈，想盡種種方法抵抗困難。有人說他的這種始終不屈的奮鬥，於今日的英國報界言論自由，有很大的影響。其實統治者的最笨拙的行爲，莫過於想『收買』言論機關，他們不知道別的東西可『買』得來，言論機關是絕對無法『買』得來的，因為言論機關的命根在信用，『收買』就等於宣布牠的信用的『死刑』，就等於替牠鳴喪鐘！

替該報努力的人當然不止這兩個，以上不過略舉一二故事，以見該報已往奮鬥史的一斑。現在要略談該報現在的情形。關於所有權方面，簡單地說起來，除若干無力左右政策的小股東外，最大的是兩個股東，一爲創辦人華爾德的玄孫愛德(Arthur Walker)。一爲亞斯德(John Jacob Astor)。英國人已把這個報當作一種『國寶』，規定好以後該報如須出售(即換老闆)，須獲得一個委員會的同意，這個委員會是由下面五個人所組成的：(1)英格蘭大理院院長，(2)牛津神學院

院長，(3)皇家學會會長，(4)會計師公會會長，(5)英格蘭銀行總裁。

關於泰晤士報的特點，可分新聞和言論兩方面來說。該報每日普通出六大張，每張四大頁，合成二十四頁，而最重要的新聞和引人重視的社論（在美國通稱 editorial，在英國却通稱為 leader）却都在當中的一張，所以我們每天看泰晤士報，一到手就先翻到當中的一張。新聞的一欄稱為『帝國和國外』（"Imperial and Foreign"），下面便是一段一段的關於國內外的電訊，每段電訊都另有標題。非遇有非常重大的政聞，大標題總不易見，不像每日快報或每日傳知那樣，天天有大標題，而且不止一個。最近在每日快報上，因美國電影女明星曼麗璧克（Mary Pickford）和男明星范朋克（Fairbanks）離婚，便用大標題和相片，佔着大半頁的顯著地位，這在泰晤士報上是絕對碰不到的。平心而論，電影明星離婚是否值得那樣大吹大擂固成問題，像泰晤士報那樣死氣沉沉的編法却也未敢恭維。不過牠却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要點，那便是牠對於任何新聞不登則已，既登。

了出來，一定是比較的確實，尤其是關於政治的消息。牠因此於無形中養成讀者對於牠的這種信任心。我有幾次對英國朋友或在英國的中國朋友談起重要的政聞，他們往往要問是不是在泰晤士報上看見的，倘說不是，他們還覺有懷疑餘地，倘說是，他們便覺得特別重視。不過依我看報的經驗，『確實』是一事，有否成見却另是一事。像泰晤士報對中日事件的新聞，多登些有利日本的新聞，多登些有害於中國的新聞，在分配中仍可含有厚彼薄此的作用。

關於言論一欄，在英報中泰晤士報的社論確有牠特殊的風格和精彩。每天大概都有四篇洋洋灑灑的長文章發表，在質和量方面都爲其他英報所不及。有人說章秋桐從前在英倫時，天天注意研究泰晤士報的社論，頗有心得，所以在他所主撰的曾經風行一時的甲寅月刊上，他的文章也頗有類似的風格。講到『雍容雅度』的十足的『紳士』(“Gentleman”)腔調，確有類似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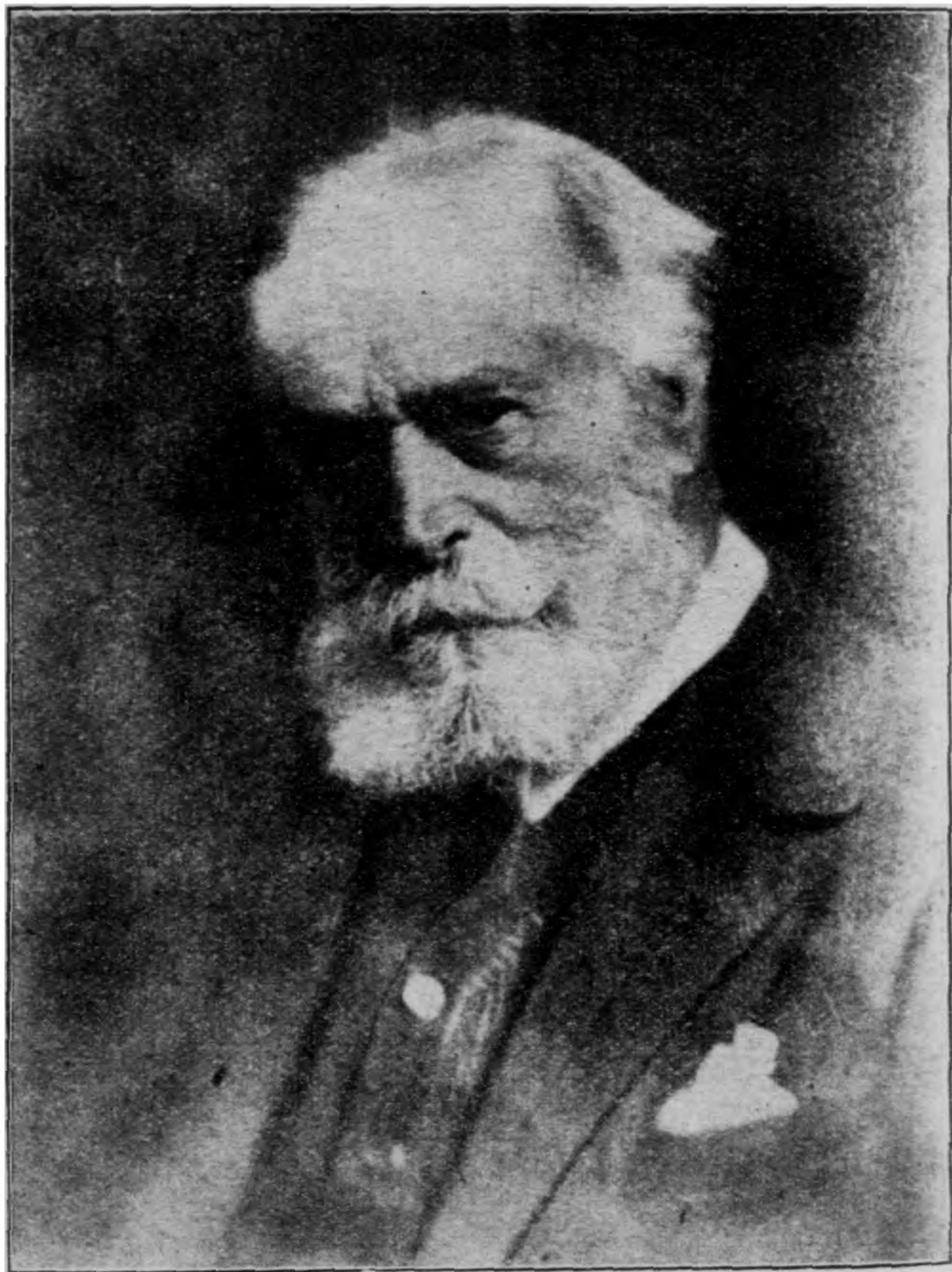
泰晤士報在英報中確可算爲『鐵中錚錚』者，不過在骨子裏，對外仍是站在

帝國主義的立場，對內仍是維持資產階級勢力的立場，却是很顯然的事實，所以我們研究該報，僅就技術方面着眼，講到政治立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廿二，十二，十九·倫敦：

### 三七 孟却斯特導報的創造者

英國的孟却斯特 (Manchester)——對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的發祥地——牠的大名，我們早已震耳欲聾了。記者因於十一月底往愛爾蘭觀察那老大民族的解放運動，順道到孟却斯特和利物浦勾留了一星期。孟却斯特以棉織物著名於世，最重要的市場是印度和中國。自由主義對於殖民地取柔和政策，也是出於要保持或擴充市場的苦心；像日本那樣一手拿手鎗，一手



孟却斯報導創作者各司脫



拿東洋貨迫你買的辦法，比之於自由主義當然是笨拙得不堪的。孟却斯特是對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而同時又是自由主義的發祥地，這裏面的聯繫，也就意在不言中了。

在英國主持這自由主義最力的，是和泰晤士報在英國言論界分庭抗禮的孟却斯特導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曾帶了倫敦西友的介绍信，承該報副主筆華雷斯（Mr. A. S. Wallace）殷勤招待，作詳細的參觀和談話。孟却斯特導報的編製，和泰晤士報大略相似，沒有什麼特點足述，規模也差不多，我以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報主筆至五十七年之久，使該報由一地的報紙成爲全國的報紙，成爲國際的報紙，該報的創造者史各特（G. P. Scott 1846-1932）。

在世界新聞界上有今日地位的孟却斯特導報，史各特雖被稱爲創造者（“creator”），但該報的創辦人却是他的姑丈推勒（John Edward Taylor），當史各特還在牛津大學肄業的時候，該報已由推勒的兒子推勒第一繼續經營，他的年齡比



史各特大得多，但却看中了他的這位表弟是個特出的人才，勸他準備着加入該報。史各特由牛津畢業後，先往愛丁堡的蘇格蘭人報（“Scotsman”）爲蘇格蘭最著名的日報）去實習，在名主筆盧塞爾（Alexander Russel）手下襄助了一年，便到孟却斯特導報服務，到該報後又在副主筆古柏（John Couper）指導之下實習一年，然後才正式擔任該報主筆，當時他才二十五歲，該報剛舉行了五十週年紀念。一九二一年該報舉行一百週年紀念，同時剛巧是他擔任該報筆政的五十週年紀念。記者屢提起這些年數，意在注重事業需要長時期的繼續努力。推勸看定了這個人才，便絲毫不加牽掣地任他放手辦去，長時期的放手辦去，這也是有可能及之處。一九二九年，史各特已八十三歲，自動辭去主筆職務，但仍任該報常務董事，直至八十六歲死的時候，他的一生真是全部盡瘁於這一件事業。死後英國新聞界公認他是『近代英國新聞業上最傑出的人物』（“The most distinguished figure in English journalism of modern times”）。

關於史各特的生平，據記者管見所及，覺得有幾點值得我們記述的：

(一)他一生在辦報，也一生繼續不斷的在求學——廣義的求學。我們看到他生平所作的私人日記，便可看出他『求學』之勤。他每和各種專家談話之後，便把內容很詳盡的在日記中寫了許多頁數，並非準備發表，只不過作為寫社評時的參考，只不過作為增進自己學識的工具，所以有的時候，他的同事覺得某特殊問題在他定是外行，不料他却能說來如數家珍，引起不少的驚奇，這不是他能變戲法，只是他平日『繼續不斷的在求學』的自然結果。尋常學校裏的學生也紀錄教師的講辭(所謂“take note”)、不過史各特的『學校』是全社會，隨時隨地都能得到他的『教師』。在尋常學校裏對於教師講辭的紀錄，也許是為着要敷衍考試而不得不勉強耐着性兒記些下來，在史各特却是像飢渴似的自動地追求着。

(二)他對於他自己所信仰的主張，能夠很勇敢地堅持到底，不屈不撓的堅持到底。例如他曾經堅決反對英國對南非洲波耳(Born)戰爭，雖受許多人攻擊，甚

至他的報館和家裏都有受人「打倒」的危險，在最嚴重的時候不得不由警察保護，而營業上也受着不少的影響，但是他認為他的主張是對的，便勇往直前，毫不怯弱。（在這樣危殆的時期，推動仍信任他，這也是很可佩服的。）

（三）史各特能把友誼和公論分得清楚。他雖曾經被選為衆議院議員，却始終未置身政界。可是歷來有不少的首相或閣員向他徵求意見，他立於朋友或顧問的地位，對於當前政治問題也有很大的力量。但是他不因爲和這些人有了多少的友誼，便影響到他在言論上的獨立的態度。例如大戰時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任首相，遇着重要的國事問題總要請教他，和他友誼很厚，但是他對於喬治的政策，認爲對的雖極力擁護，認爲不對的，也極力攻擊。（這都有具體的問題爲證，爲避煩屑，不具引。）

最後關於他對新聞業的態度，還有幾句話可以說一下。他說：『新聞業的根本意義，實包含忠實，純潔，勇敢，公正，和對於讀者及社會的責任的感覺……』

新聞紙的最基本的一種職務是在採訪新聞，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不畏艱險的保全真實，不應有絲毫成見參雜其間。評論儘可以自由，但是事實是神聖的，歪曲事實以作宣傳，這是最可痛恨的。反對者的聲音也應有被聽取的權利，並不應少於贊助者的聲音所能得到被聽取的機會……」

史各特當然是過去的人物，他的中心思想也是過去的不合現時代的陳物，但是他一生對於新聞事業的繼續不斷的勇敢的忠實的努力精神，却還值得我們的注意。（其實這種努力的精神並不限於新聞事業，在任何有益社會大眾的事業，都是一樣的可貴。）

廿二，十二，廿四晚，倫敦。

### 三八 孟却斯特

記者於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十點三十分鐘，由倫敦乘火車赴孟却斯特，下午兩

點十分鐘到。此行所得關於孟却斯特導報的材料，上節通訊裏已述及，現在要略談關於其他的見聞。

我們要感覺到孟却斯特對於英國的重要，只要想到英國的經濟幾全靠工業製造品的出口，棉織物向居英國工業製造品的第一位，在大戰前，英國棉織物的出口貨，實佔該國全部出口貨總價值中的三分之一，大戰後雖銳減，仍佔四分之一；我們知道這棉織物所自產造的大本營是在蘭開夏 (Lancashire)，而孟却斯特却為蘭開夏該業的最重要的中心地點。在大戰前，可以說世界各市場的棉織物進口貨，全部中的四分之三是由孟却斯特的公司輸運出來的；在大戰後，關於棉織物的國際貿易，也還有二分之一是操於孟却斯特該業中人的手裏。英國在大戰前成為『一世之雄』——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就經濟方面說，大部分靠牠的出口貿易，出口貨的大宗是棉織物，而孟却斯特却是英國製造棉織物的中心區域。孟却斯特和英帝國主義的繁榮，和英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經濟侵略，

其中密切的關係，於此可見。但是現在却到了倒霉的時代！視作靠山的出口貿易自一九二九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已越縮越少，縮到不及從前的三分之一了。佔着出口貨大宗的棉織物當然隨着一同倒霉，加以日本在這方面的激烈競爭，日帝國主義和英帝國主義大搶市場，更使這隻『壯牛』(“John Bull”)走頭無路。東洋貨最兇的是價錢便宜，例如一件布的襪衫，在英國即工資不算，運輸和經商的費也不算，成本至少須一個先令六辨士，(普通售價每件約在五先令左右)而日本貨的布襪衫却能在英國市場上每件售價一個先令！所以即在英國直接的殖民地如香港，日本貨的進口在一九三二年值七十餘萬鎊(\$737,088)，一九三三年僅開始八個月內，竟增至一百萬鎊以上(\$1,107,229)；又如在印度，日本貨的進口在一九三二年值八百餘萬鎊(\$8,883,178)，一九三三年僅開始八個月內，竟增至一千萬鎊以上(\$10,449,081)！這裏面棉織物當然也是大宗，弄得蘭開夏的棉織工廠停工的停工，倒閉的倒閉，叫苦連天！帝國主義互爭市場的把戲，正在鉤心鬥

角。一。幕。又。一。幕。地。演。着，愈。演。愈。尖。銳。化！

孟却斯特雖在倒箠的時代，但仍然是煙霧瀰天，加以天天是陰雲密布着，無時不是黃昏的模樣，由工廠的煙囪裏出來的煙還不夠，街上還有一種舊式的汽車，不用汽油而是燒煤的（大多數是運貨車），上面也有個小煙囪，在街上來來往往大放其煙灰。我每出門一次回到旅館裏，或僅出門走了幾步路，用毛巾向臉上一擦，或鼻孔裏一抹，總是黑化。住這工業區的人民，煙灰想總吃得不少。但街市熱鬧，商店裝璜美麗，交通便利，馬路平闊，男女熙來攘往，却不失其為大城市的氣概。

記者住在一個小旅館裏，房間約有二三十間，最下層有頗舒適的公共寫字間和餐室。旅館雖小，却非常清潔，樓梯和地上都鋪着花絨地毯。裏面除一個老闆和一個老闆娘外，就只有兩個青年女侍者，雖僅穿着藍布的罩衫，白布的圓領和胸前的圍巾，但美慧天成，令人愉悅，可是一天忙到晚，我看什麼事都是她們倆

幹着，早晨六七點鐘就聽見她們的迅捷的足聲在房門外響着，直到夜裏十一點鐘以後才得休息，而那對主人却終日閒暇着。有一次剛巧只我一個人在公共寫字間裏的牆壁火爐前看報，這兩個女侍者裏面有一個進來替火爐加煤，我乘便問她星期日也略能得到休息的時候嗎？她咧着嘴說也是一樣的一天忙到晚，說完後嫣然一笑，回轉身又忽忽忙忙地去幹着別的工作了。就在這小小的一個旅館裏，有資產者和僅靠勞動力以求生者，便截然分明，使入感到勞逸的不均，人生的不平。

到的那天，有位在孟却斯特的朋友楊君知道我來，特從倫敦買到幾樣中國菜的料子，預備約中國學生某君燒幾樣中國菜來吃晚飯，不料某君不在家，他忽想起有個他所熟悉的業洗衣作的華僑某甲也是燒中國菜的能手，便同去找他，就在他店裏同吃晚飯，帶來的幾樣菜就請他一手包辦。這個小小的一家洗衣作，某甲是老闆，這家店就是他的產業，年逾半百，人很老實，不過生得奇醜，還有個中國夥計，看上去很像鴉片鬼。此外還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英籍老太婆，和她的一個



生得可算健美的女兒，年約二十左右，腹部已膨脹，聽說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這老太婆很健談，和我談了許多關於英國的家庭習俗，特別注意錢的重要！後來聽楊君說，才知道她的女兒不久以前已嫁給這個洗衣作老闆某甲，這老太婆就靠這女兒吃着不盡，這也許是她對於『錢的重要』的一種表現罷。兩女四男同桌吃了一頓。席中老太婆，楊君，和我，話最多，某甲和夥計因只會說廣東話，變腔的英語也說不到幾句，所以只盡量的喝酒吃菜。那個年青女子雖偶爾說話，但大部分時間都靜默着好像在想着無限心事似的。飯後和楊君在途中時，我說菜的味道很好，不過看着那個滿腔心事的年青女子，不知怎的心裏始終感到有些快快不樂。其實這也是舊社會制度裏的常有現象，像我國某『要人』，年逾半百，聽說潛伏梅毒已到了第三期，（比較起來，那位勤苦老實的某甲好得多了，）還娶了年青貌美的大學女生，這女生的家屬還在事前千方百計地慫恿她出嫁，因為高攀了貴戚，全家從此可以不愁不『鴉犬升天』了！這算是舊社會制度裏的稀罕自

由！

廿二，十二，廿一。倫敦。

### 三九 利物浦

英國棉織業大本營的蘭開夏有兩個最著名的城市，一個是孟却斯特，記者在七次通訊裏已略述梗概了；還有一個是利物浦（Liverpool），在蘭開夏西南沿海的一個船業中心，有英國的『西方門戶』（‘The Gateway of the West’）之稱。該埠沿岸接連着的船埠達六英里半之遠，港內水面積有四百七十五畝（acre）之廣，無論怎樣大的輪船，都能靠岸。英國進口貨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貨的五分之二，都經過利物浦。該埠除在運輸上佔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業是造船，故大規模的

船塢，連綿數里，坐着架空的電氣火車，沿船塢兜了好半天，還看不完。但是英國的出口貿易，既跟着世界經濟恐慌而踏上了倒臺之路，運輸業當然隨着一同倒臺。孟却斯特到了倒臺時代，利物浦也不得到了倒臺時代。繁榮時代，規模越大越煥赫；倒臺時代，規模越大越糟糕，越難收拾。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年中，造船業工人有一半以上失業；船塢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業，形勢嚴重，可以想見。

記者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鐘由孟却斯特乘火車動身，下午兩點十分鐘到利物浦。市面蕭條，較孟却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肄業的朋友涂長望君（生活的讀者）到車站來照拂，並承他陪伴了兩天，誠摯可感。記者此次出國最感愉快的是藉着生活的媒介，遇着許多有志的青年朋友，涂君也是其一。我們雖未曾謀面過，但却是一見如故，快慰平生，因為我們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涂君說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教授（兼院長）盧斯佩（Prof. Percy M.

利物浦大教授盧斯佩



*Percy H. Roxby.*

Boxby)對中國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談談，當天下午四時左右便同往，將近該校和進了該校的時候，陸陸續續看見男女同學迎笑着對涂君打招呼，態度都很親熱，據涂君告我，該校因盧斯佩教授對中國異常表同情，每討論到遠東問題，總是幫中國，所以造成風氣，他所主持的地理學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對中國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於許多男女生對中國人的親熱態度。

盧斯佩教授十年來曾三次到過中國，對於中國文化及地理問題的著作頗多，對於中國學生的事情，非常肯熱心幫忙，遇着有演說機會的時候，總是替中國說話。中國的好壞，自有本身的事實存在，我們原不必聽見有人說好話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却也值得我們的介紹。

英國人把下午四五點鐘的那頓茶點，看得很重，有人說他們晚飯不吃還不打緊，下午那頓茶點是萬不可少的。我們到了地理學院裏的時候，正遇着盧斯佩和幾個同事在樓上一個小房間裏吃茶點，便邀涂君和我一同加入。盧斯佩教授說他

剛接到一位倫敦朋友的信，知道我來，正盼望着晤談。他今年五十三歲了，還是一個獨身，住在學生寄宿舍裏，和學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隨便，大有一個書獃子的模樣，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學上去了。在這天的茶點席上，却有他的一位妙齡秀美的女秘書奧德恆女士（Miss Oldham）擔任『女主人』的職務，很殷勤和愛地招呼客人的茶點。此外還有該學院的講師史密斯君（W. Smith）。我們五個人圍桌而坐，我們當然很容易談到中國問題，我忽見他（盧斯佩）瑟瑟縮縮從衣袋裏一個日記簿上，取出幾張剛從報上剪裁下的關於中國的新聞，有一張是一個英國『死硬派』素有『中國通』之名的某甲寫給泰晤士報的信，大意說日本佔據滿洲，雖經國聯認為不合理，但現在已成事實，時勢不同，如仍根據國聯意見，不注意事實，徒然妨礙世界和平云云。這幾位英國的男女朋友——盧斯佩，史密斯，和奧德恆——都憤憤不平，我暗中覺得我們自己不長進，旁人反代為不平，徒然增加我們自己的慚愧而已！我們約談半小時後告辭握別。

盧斯佩教授有個習慣頗好笑，他談話時，仰着頭，眼睛好像總是望着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誠懇，簡直有人疑他旁若無人。我出來後對涂君說句笑話，說盧斯佩的眼睛總是好像望着天花板，他大概從不知道同事裏面有個那樣秀美的絲奧德恆罷！

記者在利物浦除參觀了利物浦大學（建築學最著名），大規模的船塢（有許多輪船都閒空着），利物浦的貧民窟（所謂 Slump，該處是在英國最大的貧民窟之一，衣服襤褸，房屋破爛，觸目皆是）。此外在建築上比較特別的是利物浦的『浮碼頭』，他們稱爲“Landing Stage”，因爲在那海岸旁的潮水上落的很厲害，最高時漲到三十四呎，低時十一呎，所以爲搬貨及搭客上下的便利，不得不有浮着的活碼頭，該碼頭長二千五百三十四呎，平均闊八十呎，高出水面六呎到八呎，用鐵鍊繫在岸旁，價值二三十萬鎊，工程殊爲宏大，走上去簡直是陸地，不覺得是在什麼碼頭上。不愧爲帝國主義對外實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的規模！

還有個尙在繼續建造中的大建築物是利物浦大教堂 (Liverpool Cathedral)。世界第一宏偉的大教堂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高四百十八呎，利物浦這個才造好一部的大教堂也有三百零八呎高，欲搶得第二把交椅，自一九〇四年開始建築以來，建築了近三十年，尙未完工，其工程浩大可想。記者去瞻仰時，不得不驚歎該處大貧窟裏的許多貧命集合起來，那比得上這個上帝的福命啊！聽說對此事捐款最踴躍的是該處的資本家。帝國主義最歡迎的是聖經（見海上零拾），資本家所歡迎的又是大教堂！

在英國的華僑，最多的是在倫敦（當另文記之），其次要算利物浦了，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約有一百八十人做輪船上的水手，火夫，及極少數的管事人 (ward，類於茶房頭的職務)，現此中失業者已有六十八人，此外者幾家小菜館及小商店，大概只專做本國人的生意，其餘的大多是洗衣業，也僅靠老主顧勉強維持着。孟却斯特也有二十幾個華僑，全是洗衣業，幾全有了英籍的妻子，



他們大多娶了英國女子，冒着險到英國謀食的華僑，教育程度原很低，有許多中西文字都不識，而英國妻子至少受過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轄，權內者居多，因為寫信記帳以及許多事都需要仰仗她們。利物浦也有華人應集的中國街（其實叫 Peet Street），記者也去「巡閱」一番，當然都是小店，有好幾家關了門，「寄人籬下」，免不得隨人倒霉了！並到該處一家中國菜館裏去吃過兩次飯，看見幾個中英合種的男女小孩，真長得健美可愛，和他們瞎談一陣，覺得他們天真爛漫，性情都很和藹。有個三歲的孩子，只頭髮是黑的，其餘就全似個洋囡囡，可愛極了，我簡直想把他抱回中國來；這家老闆是個廣東人，老闆娘是個大胖子的英婦，他們有個合種的女兒已十八九歲，具着一副婀娜的美態，一對嫵媚的慧眼，說着一嘴的鶯聲軟語，婉轉動聽，聽說已和一個英國人訂了婚，準備明年出嫁，怎樣的英國人却不知道。

涂君談起他有個好友趙雲鵬君，在利物浦大學專攻橋樑工程，也是生活的讀

者，最近因肺病進了醫院，聽見記者來的消息，以不得一見爲憾，我說我應該到醫院裏去慰問他，便於十二月一日下午買了一些水菓，約同涂君和特由倫敦趕來利物浦陪我同赴愛爾蘭的張似旅君，到醫院裏去看他。他住在一個大病室裏，有幾十個病人一排一排的，沿着四面的牆旁榻上躺着，佈置得很整潔，他也穿着睡衣躺着，我們三個在病室門口伸着脖子看清了他的榻位，便蹣手輕脚地偷移到他的榻旁。經涂君介紹後，我和他很誠懇地握着手，並把水菓捧給他，他看見我們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我們聽見他說醫生說已可無礙，身重加了兩磅，不過還須療養，也非常替他歡喜。我們除竭誠慰問外，不敢多談，於鄭重道別後，又偷偷蹣蹣地跑出了病室，已是萬家燈火了。

當夜我便和張君乘輪赴愛爾蘭的首都。

#### 四〇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我們想起愛爾蘭，每要連帶想到這個老大民族七百年來繼續不斷地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鬪爭，尤其是在已往的兩個世紀裏，這部鬪爭史是用殷紅熱血寫成的，是無數戰士粉身碎骨造成的！這鬪爭現在還未完成，雖則是離了一個舊的階段，踏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仍在英勇地繼續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鬪爭。我們不幸生在受帝國主義踐踏的中國的人們，對他們不禁涵湧着同情，興奮和慚愧的情緒。記者此次便懷着這樣的情緒，到愛爾蘭去了一趟。

在倫敦有位新交的好友張似旅君本來也想到愛爾蘭去看看，聽見記者有意去旅行，便約着同去。他由倫敦逕抵利物浦，於十二月一日夜裏十點鐘同由該處乘

輪渡愛爾蘭海 (Irish Sea)，輪船雖小，但是有吸煙室，有大餐間，設備還算完整；房間很小，上下兩榻外，有一冷熱自來水白瓷臉盆，兩人一室，記者和張君便住在一個房間裏。我們先在大餐間裏買了一壺茶，談到十一點鐘後就寢，第二晨八時到愛爾蘭的首都都伯林 (Dublin)。我們在都伯林雖僅僅就擱了四個整天，但可算是盡量地利用着；一部分時間觀覽有歷史意味的勝蹟，一部分時間和幾家報館的主筆及各政黨的主要人物談話，最後還去訪問了愛爾蘭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 總統凡勒拉 (Eamon De Valera)。張君真是一個很難得的旅伴，因為他與致非常的好，一點不怕麻煩，有一家報館的主筆，我們一同去訪了四次才看到，他都是欣欣然沒有一個字的怨聲。尤其是尋訪各政黨中人談話的麻煩，像我們到時正在受政府搜查的法西斯黨的機關，跑了好幾處才尋到，尋到了，據說已移到某秘密處所，由該機關用汽車把我們兩個人載着灣了許多圈子，才到了他們的秘密處所，我們兩人相視而笑，因為無緣無故大揩他們的油。又如尋訪共產

黨的機關，東查西問，到貧民窟裏鑽了許久，居然也尋到了。張君不但不覺得我討厭，而且依他也非達到目的不肯甘休；這位朋友的不怕麻煩，不畏艱難的精神，尤其是他的那種欣欣然對付當前阻礙的態度，實在使我十分地佩服他，敬重他。

在都柏林所見的馬路的平坦，交通的便利，乃至男男女女的形貌，在表面上簡直分不出他們和英國人有什麼截然的差異，但是一方面却是壓迫的民族，一方面却是被壓迫的民族；一方面一定要拉在大英帝國裏面，一方面却要千方百計地造成完全獨立的共和國。記者此次所要調查的，是他們所受的壓迫已減至何種程度，和他們要獲得完全自由平等的前途趨勢怎樣。愛爾蘭有兩千萬畝膏腴之地，氣候又宜於農業，英國統治階級對愛爾蘭的傳統關係，最主要的便在剝削愛爾蘭的農業富源。愛爾蘭被侵略後，土地被沒收，婦女孩童整批地被賣到西印度羣島去，英國人打死愛爾蘭人在法律上是無須償命的！當時那樣慘苦的情形，這是讀

歷史的人都知道的。但是愛爾蘭人繼續不斷地反抗，前死後繼地鬪爭，英國真好。像吞下了一枚炸彈，終不得高枕而臥。最後經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及以後的混戰遊擊，終於一九二一年的英愛條約，產生所謂愛爾蘭自由邦，有自己的國會，處理內政，行政首領對國會負責，但同時却有個總督代表英皇，而國會議員又須宣誓盡忠英皇。可是據說現在這位代表英皇的總督，實際上已沒有人睬他，照例應呈他核准的律令也不送給他看，議員宣誓盡忠英皇的把戲也不照辦了。這樣說來，愛爾蘭在實際上是否已經完全獨立？現在他們所爭的什麼共和國，是否不過在名義上的問題呢？記者把這個問題提出問過好幾個他們的報館主筆（也問過凡勒拉，他的回答見下節），他們竟都承認是的。其實我們如作較深刻的研究，便知道不盡然。愛爾蘭的海軍根據地迄今仍在英國的掌握中，這是軍事上很顯然的事實，再就愛爾蘭最重要的一個經濟問題（土地問題）而論，英政府爲和緩愛爾蘭農民參加革命起見，特於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一年，一八九六年，及一九〇

二年，屢頒布所謂購地律 (Land Purchase Act)，准由政府發行公債借給農民購地，惟購地的農民須每年償還本利若干，稱爲『年金』(annuity)。這樣一來，至多不過把獻給地主的佃租，改獻到資本家手裏去，而在半餓狀態中過活的農民，還是依然故我！在一九三二年，愛爾蘭農民進貢給英國的這樣『年金』仍有三百萬金鎊之鉅。英國統治階級（主要的當然是資產階級）現在仍藉着『土地年金』和用進步的工業品（英國的）與落後的農產品（愛爾蘭的）的交換，由此盡量剝削愛爾蘭的農民。英國的資本主義盡量發展英國的生產，同時並盡量吸吮愛爾蘭農民的膏血，使愛爾蘭的工業永續地落後。此外愛爾蘭的銀行制度，完全和英國的發生連帶關係。一方面愛爾蘭的資產階級將剝削所得，投資於英帝國者，僅就南愛而論，也超過了二萬萬金鎊，所以爲維持他們的切身利益起見，仍願維持和英帝國的關繫。現在愛爾蘭柯斯葛雷夫 (William T. Cosgrave) 所領導的法西斯運動，便是代表大資產階級，這大資產階級和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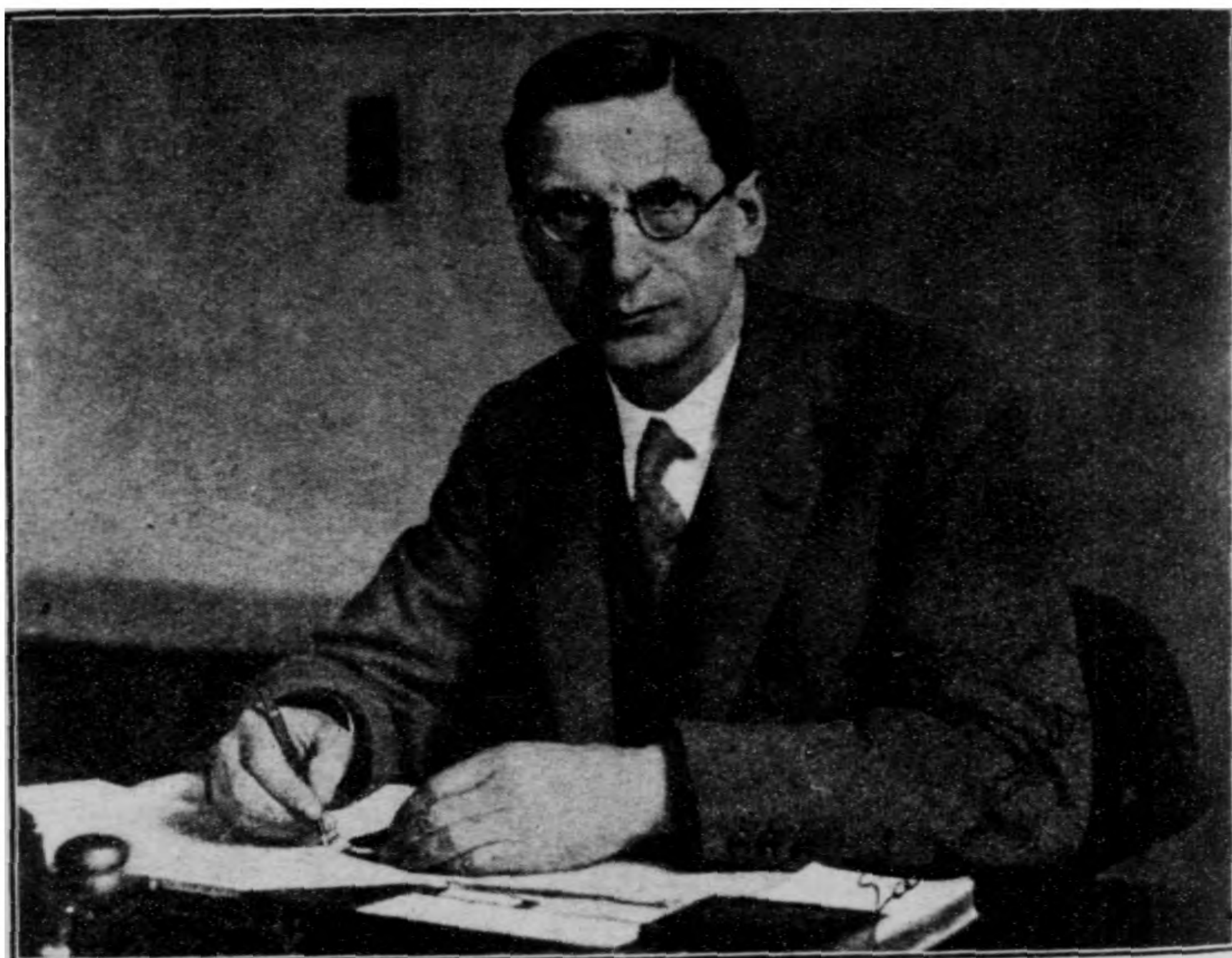
又有些不同，因為多少和英帝國主義發生了聯繫，所以他們是傾向和英國妥協的。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這班人當然是沒有份兒。凡勒拉所代表的是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他們能負擔起這個使命嗎？這便是記者在上文所謂『前途趨勢怎樣』的問題，請容在下篇談到凡勒拉時附帶地提出來談談。

廿三，一，十五·倫敦。

#### 四一 凡勒拉訪問記

記者到都柏林的第三天下午（去年十二月四日），和張君似旅同去訪問愛爾蘭自由邦總統凡勒拉。我們去看他，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因為久聞這位為愛爾蘭民族解放努力鬥爭二十年的健將，順便去瞻仰瞻仰他的言論丰采，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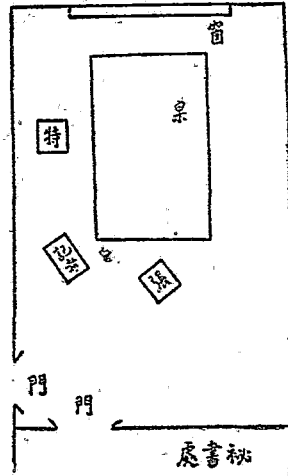


拉勒凡統總蘭爾愛

是在我們到的那幾天，愛爾蘭和英政府交涉宣布獨立共和國的問題，正鬧得滿城風雨，凡勒拉在這時候正是該國新聞記者所極不易見到的人物，況且我們並沒有什麼介紹信，冒冒失失地去亂闖一陣，能否見着，毫無把握，可是我們覺得不妨試試看，即見不着，也不過偏勞了自己的兩條腿，沒有什麼蝕本的事情，於是便打定主意去跑一趟。我們到了他的官署門口的時候，只見一隊衛兵穿着很威武的制服，現着很森嚴的氣概，在門口持鎗守着，我們倆挺胸大踏步前進，他們只注目望着，倒不盤問什麼，到了傳達處之後，道明來意，先由祕書在客室晤談，他說總統見的人很多，尋常非在一星期以前預先接洽不可。我們說明天就要走，請他替我們問問看。他答應當天夜裏用電話把接洽的結果通知我們。後來得到他的電話，說總統答應第二天下午五點半晤談。第二天上午凡勒拉爲着英政府殖民地大臣剛送來對於他的通牒（即詢問英政府，如愛爾蘭宣布獨立共和國，英政府是否不致以武力壓迫）的復文，開緊急國務會議，下午三點鐘又在上

議院報告這件事情，仍肯於百忙中的同日下午五點半和我們接談，這大概是因為他聽見記者是由中國那麼遠來的，但在我們覺得究竟是一件不易多得的事情。

我們先由祕書引進客室略候，便



由他領到總統辦公室裏去，這辦公室是個頗大的長方形的房間，設備很簡單，只有一張很大的辦公桌放在一端的窗前，凡勒拉背壁坐在案前，桌的右邊放着兩張沙發。凡勒拉坐位的背

後牆上掛着一張愛爾蘭全島的大地圖，對面的那個牆上掛着一個很大的半身石膏像，看上去似乎是一九一六年革命戰爭的領袖披爾斯 (Patrick H. Pearse) 的遺像。凡勒拉每天就前面對着這個殺身成仁的烈士，後面背着全愛爾蘭的版圖，辦他的公事。

凡勃拉的形貌，我們早在各種刊物及報上登的相片上看到了：那個頰長的個兒，深沈的眼光，好像記載着許多患難經歷的額上皺紋，薄薄而緊湊的嘴唇，尤其可注意的是他的那個充滿着思慮的面孔和靜默鎮定的態度。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後，他起立離座兩三步迎客，由祕書介紹後，我們賓主三人握手後便坐下來敘談。記者先對他致謝上次他在日內瓦國聯會議任主席時對中國表示的好意，繼說對愛爾蘭民族解放鬥爭精神的敬慕，所以見他感到異常的愉快，張君也對他致謝他在百忙中接見我們的盛意，他自己也承認實在忙，我接着說我們不敢多費他的時間，只想很簡要的替生活週刊提出幾個問題來問他。他說談話內容必須在生活上發表的話，務必先給他看過。記者答應照辦，所以下面幾段的談話，已由記者回倫敦後先把要點譯成英文，寄給他看，經他回信同意的。

記者問愛爾蘭民族是否在實際上現已完全自由，愛爾蘭政府和英政府所爭者只是共和國的名稱問題。凡勃拉答說不然。他說實際現狀仍為愛爾蘭人民所不能

滿意，並說他在致英國殖民大臣的牒文中也聲明一九二一年的英愛條約是用武力強迫愛爾蘭人民接受的。「當時愛爾蘭人民如不接受，除立刻戰爭外，沒有別條路可走。他們從未出於自願地接受這個條約。但是在我的政府（凡勒拉自謂）負責宣布共和國以前，還要先把這個問題用投票方法徵求全國人民的意向。」

其次記者問北愛爾蘭的六郡（County）不能併入自由邦，是否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經濟的理由從中作梗。他答說宗教信仰的不同，即南愛爾蘭也有，於政治並無妨礙。他深信哀爾斯特省（Ulster，在北愛爾蘭）的九郡中，有六郡和其他愛爾蘭部分隔離，從中作梗者是由於英政府的政策；一旦英政府的勢力和贊助消滅，哀爾斯特省問題便可得到滿意的解決。說到這裏，凡勒拉立起來指着牆上所掛的地圖，接着說道：「在北愛爾蘭也有一郡選舉我，足以表示即在這六郡裏面，也有很堅強的少數贊成愛爾蘭的全部統一。」

講到宣布共和國，愛爾蘭人民在經濟上是否要受到打擊（因英國關稅對帝國

的殖民地有相當的權利），他認爲不成問題。他說：『今日世界上各國都有經濟的困難，連英國和她的各殖民地都在內。就愛爾蘭說，和英國的強迫的聯合，和因此所引起的擾亂和不穩固，無疑地是我們的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和英國脫離，便是穩固，這是趨向繁榮的第一步。』

張君問他對於中國問題有何指教，他很謙遜地表示對於中國現在局勢不能有何具體的意見。他說覺得中國問題因爲地大和人口的衆多，（記者按：愛爾蘭面積僅三萬二千餘方里，人口四百餘萬，）又因爲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缺乏彼此間的適當聯繫，愈感困難。他相信組織（organization）是解決中國許多困難問題的樞紐；允許各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自主，同時關於全國的要政，須服從中央，他認爲這樣可以解決中國的許多困難問題。

以上幾條是凡勒拉所同意發表的談話內容。我們談約半小時後退出。臨行承他應記者的請求，叫他的女祕書檢出他的最近肖像贈給本刊。我所得的感想是

他在實際上已漸成爲過去的領袖人物，他的思想和政策都難於應付現在和未來的愛爾蘭問題；他的腦袋中所裝的東西，還只是民族革命，似乎關於社會革命的影子一點都沒有。他相信組織是解決中國許多困難問題的樞紐，這話固很重要，但他却沒有注意這種『組織』應該以什麼爲中心，然後才能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作英勇堅決的抗爭。

他在去年十一月因英國殖民大臣在下議院裏說出一句愛爾蘭自由邦有自由處置自己事務之權，便送給英政府一個牒文，詢問如果愛爾蘭自由邦願和英帝國脫離，英政府是否不致用武力壓迫；英殖民大臣用很滑頭的口脛回答說，因爲英當局不相信愛爾蘭自由邦會有這樣的運動，所以認爲對此問題沒有答復之必要！自由平等是要用熱血犧牲去換來的，那有如此便宜可搗！記者和凡勒拉談話時，曾問他，據他看來，愛爾蘭的完全獨立問題可由議會的和乎方法達到呢？還是要由於革命的武力鬪爭？他說這個問題要英政府來回答。我不便對他說。這是要

愛爾蘭人自己決定的！

廿三，一，十七·倫敦·

## 四二 從愛爾蘭歸途中

記者偕張君於十二月五日夜裏離開都柏林，所乘的輪船於當夜八點鐘開，六日上午六點鐘到利物浦，張君因該處有美國友人約談，須稍作勾留，我獨自一人先由利物浦乘八點三十分鐘的火車回倫敦。離輪船時天剛漸漸黎明，於灰暗渺茫冷氣襲人中，提着衣箱乘輪船公司所備的公共汽車直達車站，於當日下午一點半鐘到倫敦。我暫時以倫敦為「家」，所以這段經歷算是從愛爾蘭的歸途中。

在這歸途中，陸陸續續看完了一本英文的凡勒拉傳記，覺得現在他在實際上



雖似乎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參看上節），但是在他盡着使命的那個階段間，英勇赴義，浩然置生死於度外的激昂悲壯的犧牲精神，和每遇大難當前，都能處以冷靜鎮定的態度，也很足以使我們感到興奮，所以在此處不妨略談他的奮鬥生涯。

凡勒拉今年五十一歲了，他的父親，據說是個西班牙的醫生，因做了政治犯而亡命到美國，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而生長於美國的，他便在美國紐約產生。他產生才兩歲，便成了孤兒。後來他的母親改嫁，把才三歲的他送到愛爾蘭他的兄弟——一個小農夫——處養育。這時愛爾蘭的一八八六年自治議案（Home Rule Bill）剛被英國國會否決，愛爾蘭自由的希望正在無限期的黑暗中，這三歲的凡勒拉便在這黑暗的國難中長大起來，應時代的要求，在那個階段的民族解放鬥爭中，擔起他的領袖的職責。但是他這領袖不是突然間從天空中掉下來的，讀他的歷史，便知道他這領袖是由實際鬥爭中——繼續不斷的實際鬥爭中——產生。

出來的。他受過初等教育之後，考得大學公費，性喜算學，原想研究天文學，畢業後任算學教員，很得學生的崇敬，他們都說「凡勒拉先生教授算學的時候，算學不再是算學，却成了一件令人快樂的東西！」這樣看來，他原來是個好教員，但是愛爾蘭國難的緊迫，不容許他繼續弄這件「令人快樂的東西」，一九一三年十月，負起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使命的新芬黨（Sine Fein 原義為「我們自己」）創辦愛爾蘭義勇軍，私買軍械，對英國作實力鬭爭，這位「凡勒拉先生」慨然投粉筆而從戎，由課堂而兵房，用全副精神加入這個運動，不久即因戰績升任指揮官。這是距今二十年前的事情。他在這兩年的（指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以前）軍事的實際鬭爭中，也就好像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我們知道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裏面，凡勒拉的英勇血戰，震動了全世界，但是我們要注意，他並不是由課堂裏的算學教員，一躍而為兵房裏的指揮官，在此時以前還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換句話說，這個指揮官也是從實際的革命鬭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在行

動。上。表。現。他。是。個。組。織。者，是。個。戰。士，在。每。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危。難，或。是。生。死。俄。頃。的。關。頭，他。總。是。沈。靜。而。勇。敢。

他當時有了七個子女，一九一六年在都伯林革命起來的那一天，他受命統率百人（當時義勇軍全數不過千人），守一個要隘名叫博蘭彌爾斯（Boland's Mills）。他先和妻子訣別，下決心作殊死戰，身先士卒，軍官對他說指揮責重，請他審慎些，他喊道：『已有比我好的人犧牲了生命的啊！』他還是拚死的向前作戰。英國大軍奔臨，凡勒拉的軍士以一敵二十，雖後來義勇軍全部以衆寡不敵而終於失敗，但英軍始終未曾衝破凡勒拉所死守的陣地。他的死守博蘭彌爾斯是愛爾蘭一九一六年革命史中最光榮的一頁，好像我國翁照垣將軍和他的軍士死守吳淞一役是一二八抗日血戰史中最光榮的一頁。

當時大勢已去，他隨着若干革命領袖被捕入獄，在軍事法庭上很鎮定而尊嚴地聽受死刑的宣判。好幾個革命領袖都被今天槍決一個，明天槍決一個，死刑就

要輪到他了，但是說也奇怪，反因為他是血戰最英勇的一人，死守到最後的一人震動了英國全國的輿論，英國國會裏面也有人提出抗議，於是他的死刑宣判竟被臨時改爲終身徒刑，但是當時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在獄中的「凡勒拉先生」的時候，他正在看一本書，他的頭由書上仰起來靜聽了之後，對這個人道了一聲謝，仍很鎮定而靜默地繼續看他的書。他由課堂而兵房，現在是由兵房而牢獄了。

他是當時若干革命領袖死着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個，在牢獄裏還在計劃並主持外面的革命運動，同時暴露牢獄中對政治犯的虐待情形，一九一七年，英首相路易喬治正想運動美國加入世界大戰，並要召集愛爾蘭會議以求和平解決愛爾蘭問題，對這些使英國丟臉的事很感到棘手，遂無條件釋放一九一六年事變的政治犯，凡勒拉才同被放了出來，但後來他還好幾次被捕入獄。

我們承認在他盡着使命的那個階段內，他的確有過他的光榮的鬪爭史，但現在他似乎已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這理由我在上節裏已說過，不再贅。

五日夜裏在船上吸烟室裏和張君談話的時候，他談起加拿大人對種族成見很深，兩年前他在美國有位中國朋友當醫生的，娶了一個美婦，同往加拿大旅行，上岸時移民廳官吏依向例要使白種和有色人種分成兩列問話，不許混合，這位朋友隨前聲明說“I am her husband. She is my wife”（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這個官吏很沒有禮貌地板着面孔說道：“I don't care whether husband or wife. I only look at your face!”（我不管是丈夫還是妻子。我只看你的面孔！）我聽了很難過。我們可以想像此君當時的苦痛，但這豈僅是此君一人的苦痛！

廿三·一，二十，倫敦。

### 四三 『巴立門的母親』

英國在政治上向有『巴立門的母親』“Mother of Parliament”的尊稱。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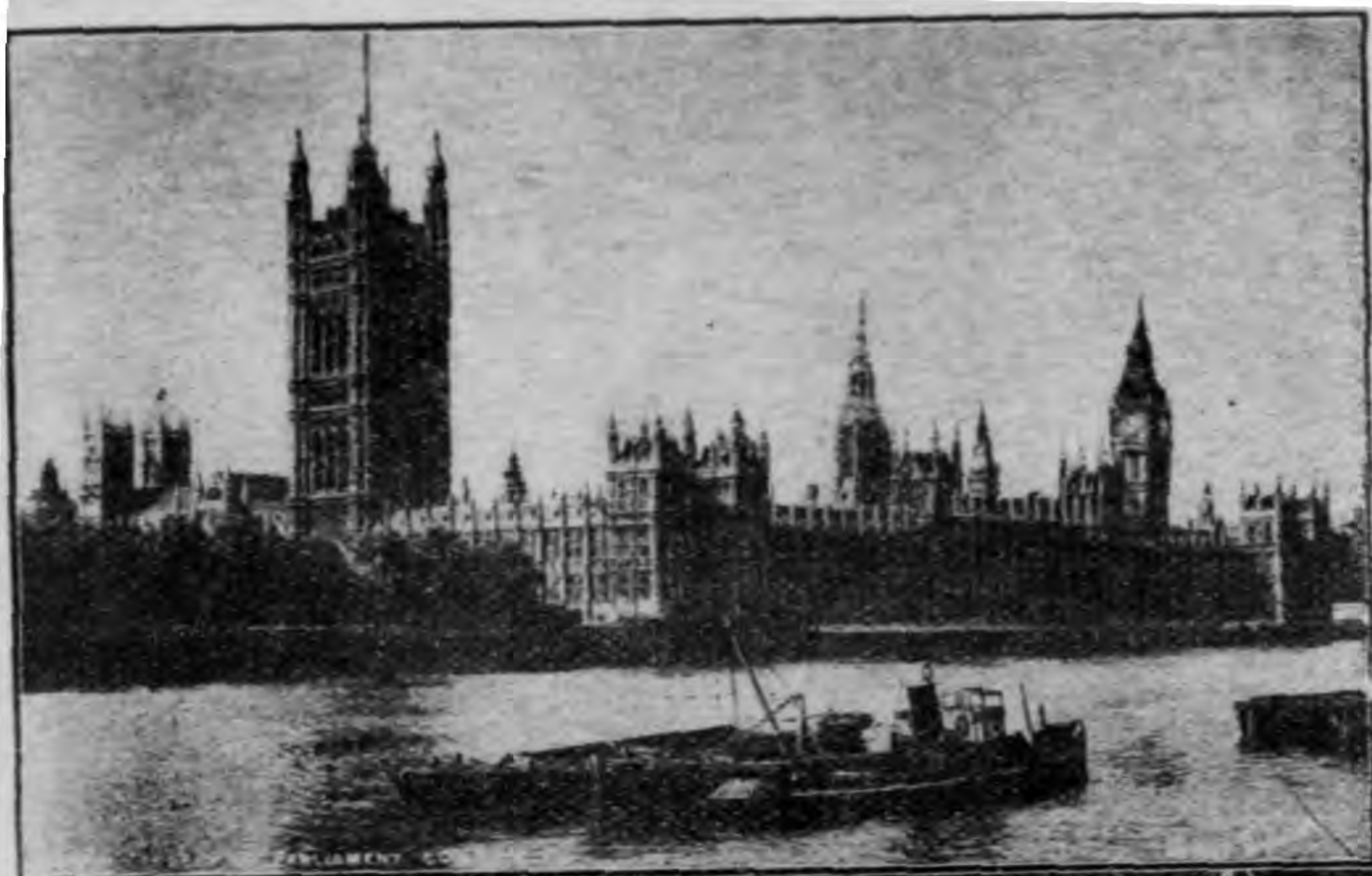
在這位『母親』倘若不是『風燭殘年』，她老人家的光輝却已大不如前了。

所謂『巴立門』，我們都知道就是英國的國會，包括上議院和下議院。記者到英國後，也去夾在新聞記者席上旁聽過，聽聽這班代議制度裏的議員老爺們的長篇累贅的滔滔辯論。在下議院裏，政府黨坐在一邊，和反對黨的一堆坐位對面，中間隔一長桌。政府黨坐位的前排便是首相和其他關員的坐位，各黨聽到自己方面演說或辯論的脚色講到他們認為可以特別注意或特別有精彩的語句，便大呼其『聽啊！聽啊！』(Hear! Hear!) 遇着可笑的話語，便哄堂大笑，有的時候，竟好像彼此在『尋開心』！有的時候，反對黨的議員立起來對首相或某關員當面作一番很長的斥責，那個關員也只得靜默地坐着傾聽，這種當關員的大概也聽得慣了，我看他還是很泰然的樣子，大有我國所謂『笑罵由他笑罵』的態度。像已投降資產階級的現首相麥克唐納，便常在這個時候，被工黨議員用社會主義的口頭禪，當面對他譏嘲揶揄。我替他覺得怪難受，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其實這不過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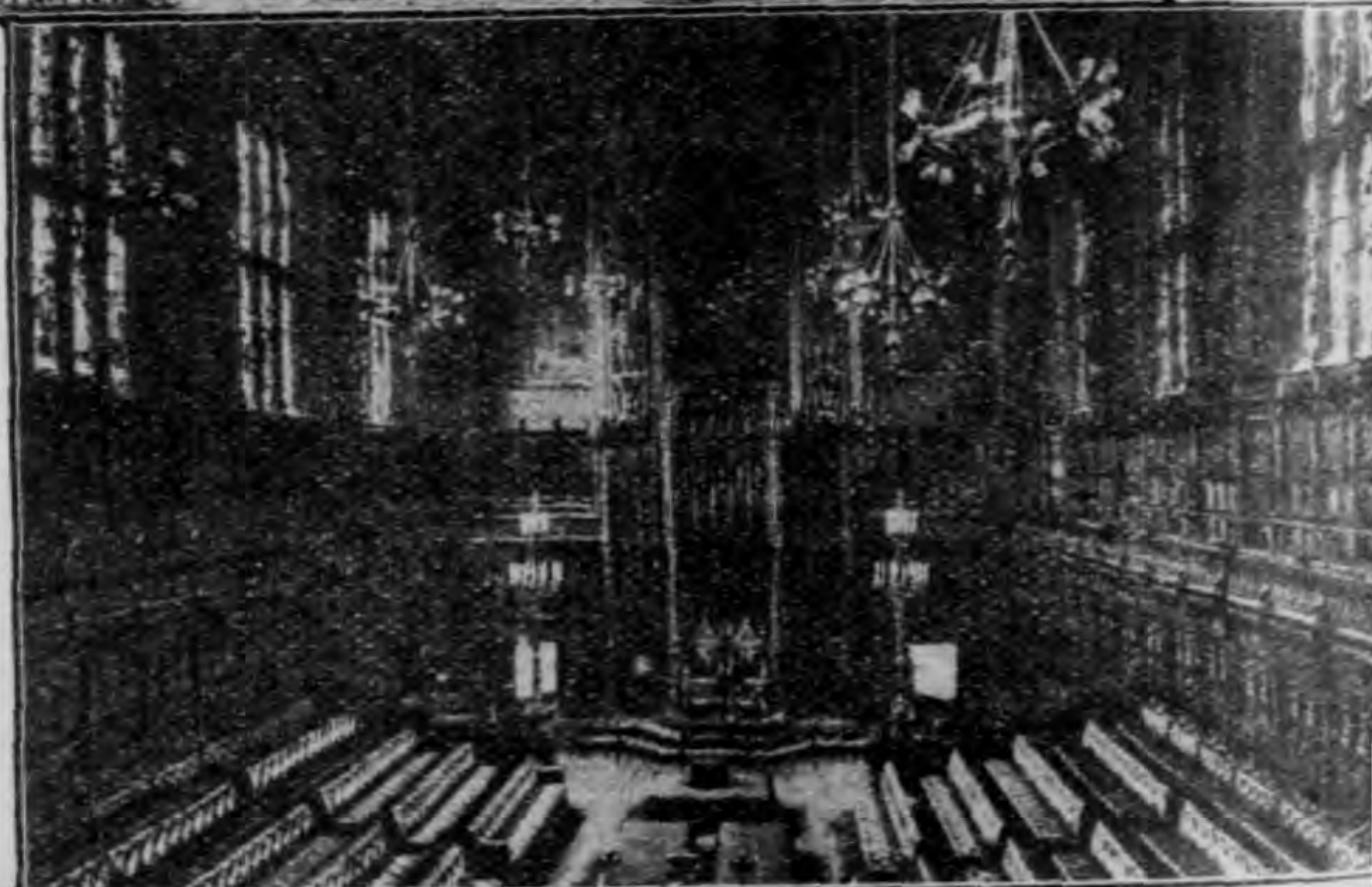
面笑罵一場，笑罵完了，便算完結！議員領着他的年俸，首相或閣員則『好官我自爲之』。這便是他們所自豪的所謂『紳士式的戰爭』（“Gentlemenly battle”）。

這種『紳士式的戰爭』制度，在大戰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都是靠兩大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的運用，即所謂『兩黨制度』（“two-party system”）。在當時的衆議院裏誠然已有了四黨的名稱，除保守和自由兩黨外，工黨已萌芽，愛爾蘭國家主義派也另成一系，但那幼稚，大權仍在兩大政黨之手。一個在朝便成了政府，一個在野便成了反對黨（“Opposition”）；這樣一升一降，循環幹着。這兩黨制度所以能順利進行着，有個很大的前提，那便是彼此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質，有大量共同的立場。有了這樣的共同的立場，甲政黨接替乙政黨組織政府，或改選一個新的國會，所移動的才不過比較屬於枝節的政策，才不致大大地把前任所通過或所執行的法令根本推翻，否則這甲乙兩黨便無法循環上下着輪流執政。再說得具體些，英國的保守和自由兩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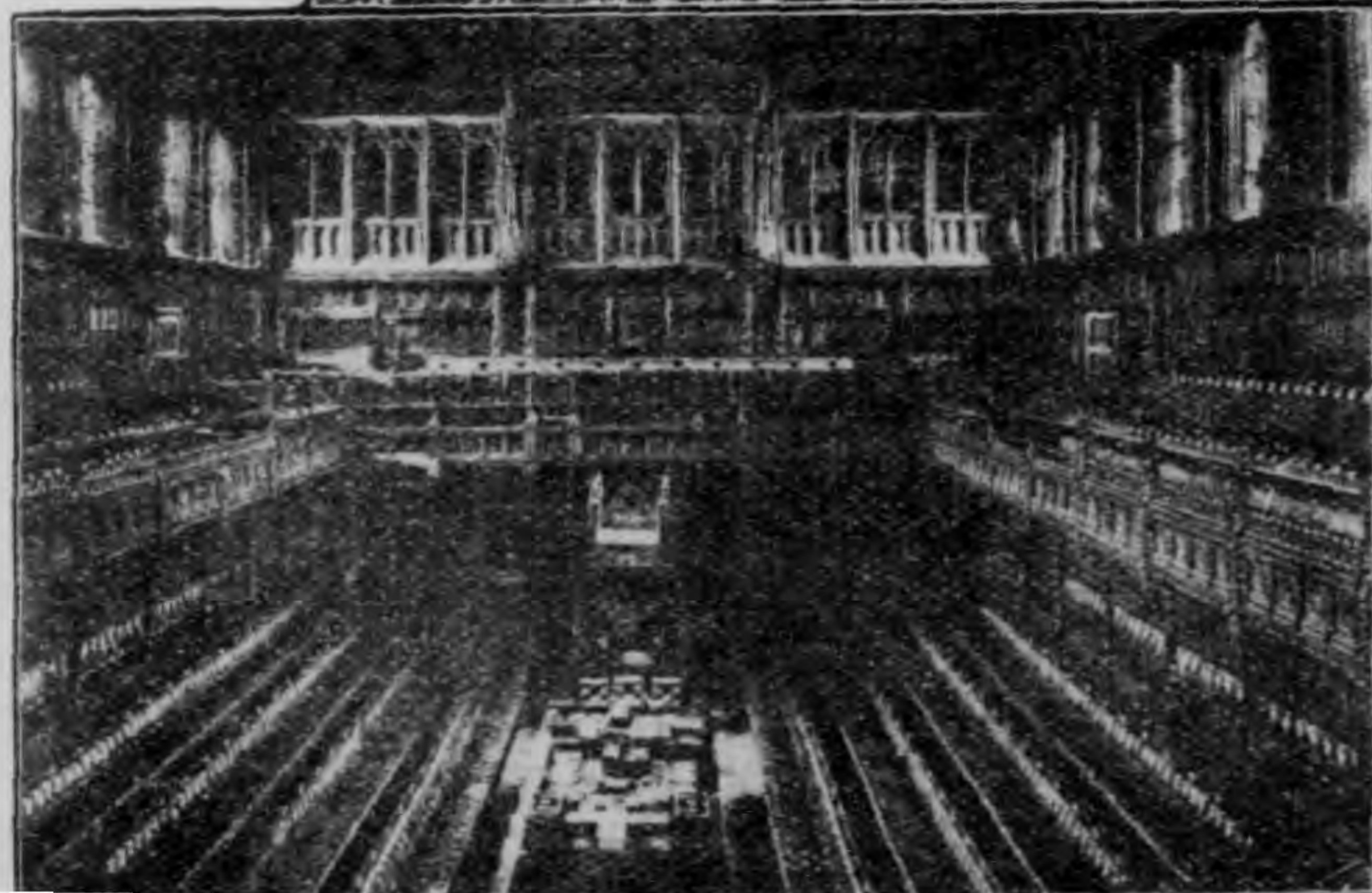




英國國會全景 ←



英國上議院 →



英國下議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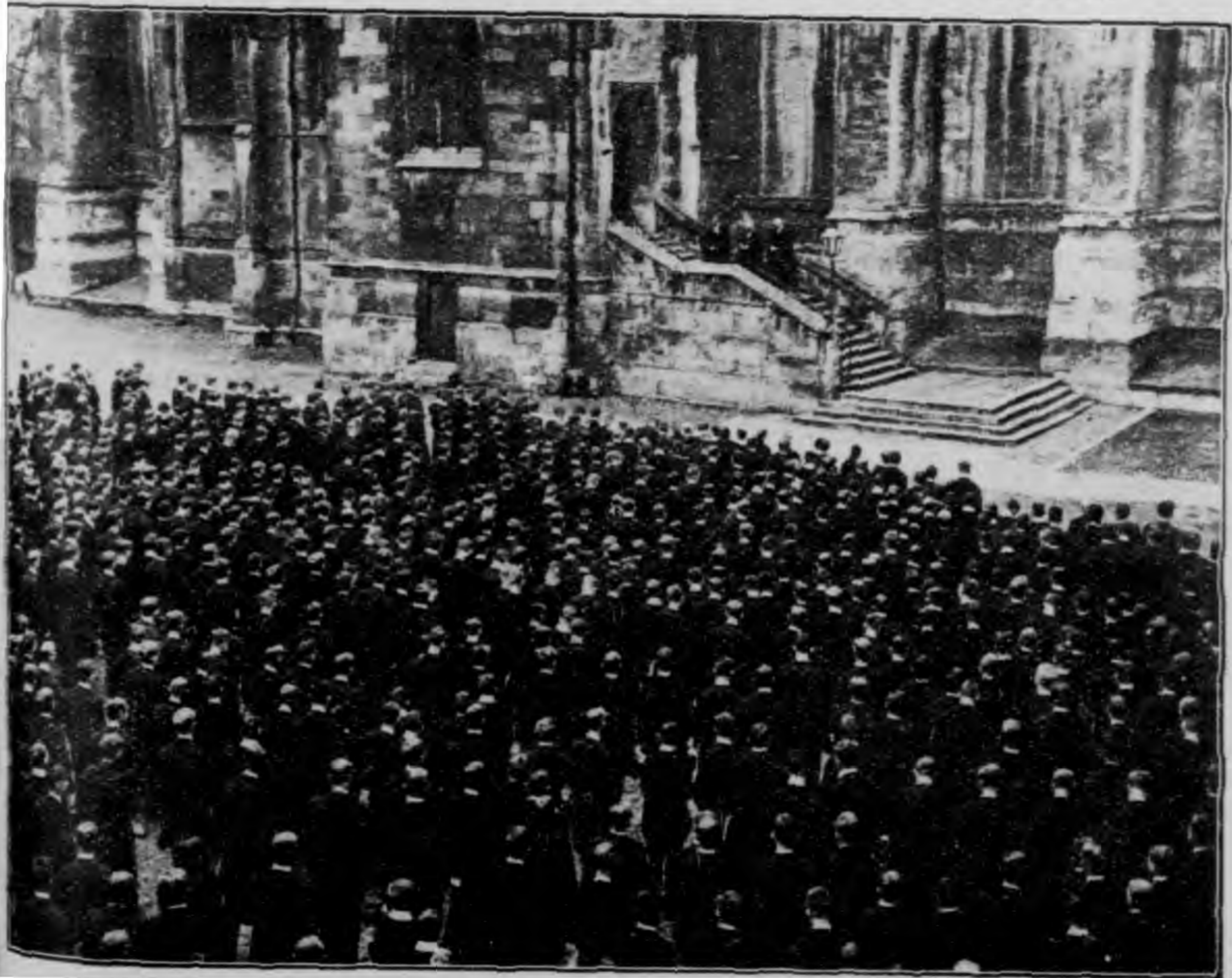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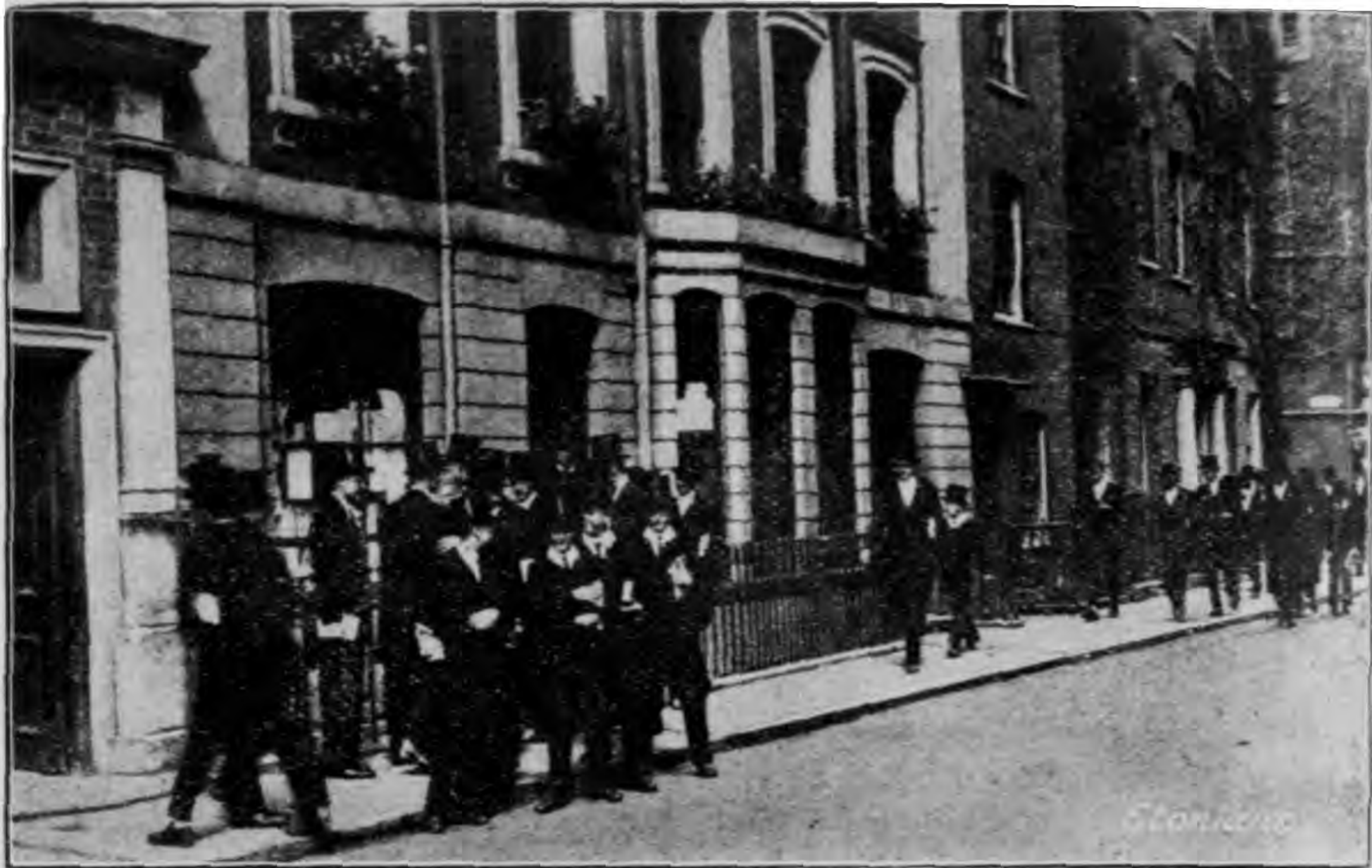
ton College, School Yard

↑校學中族貴國英

↓ 情禱學全念戰在圖服大須在每學學級之貴倫  
形告生體日紀休係此禮著校日生校中高族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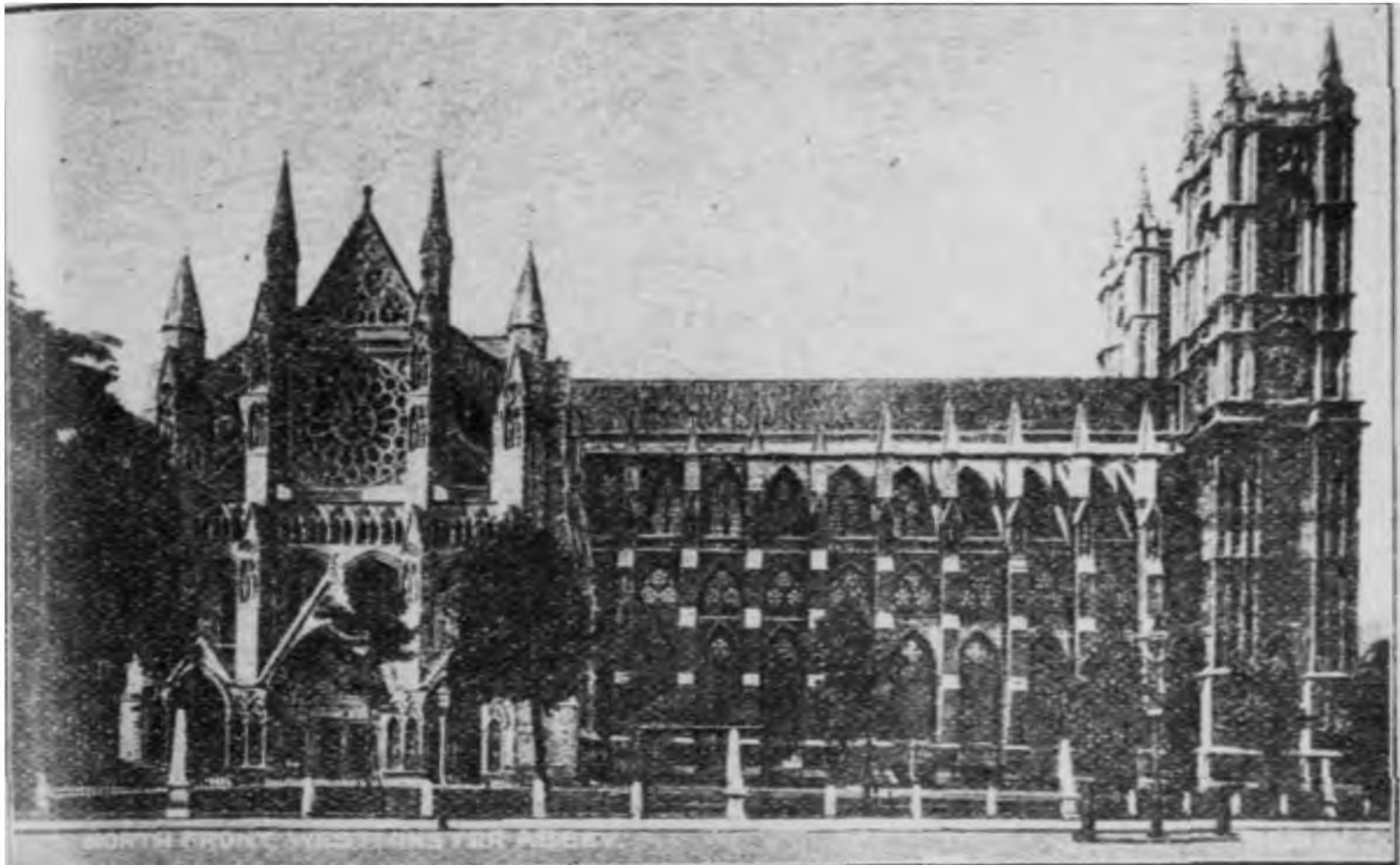


↑ 帽禮高戴服禮大穿均生學年青校學國中 英之族貴成養

↓ 份部一之子孩種合英中







NORTH FRONT WESTMINSTER ABB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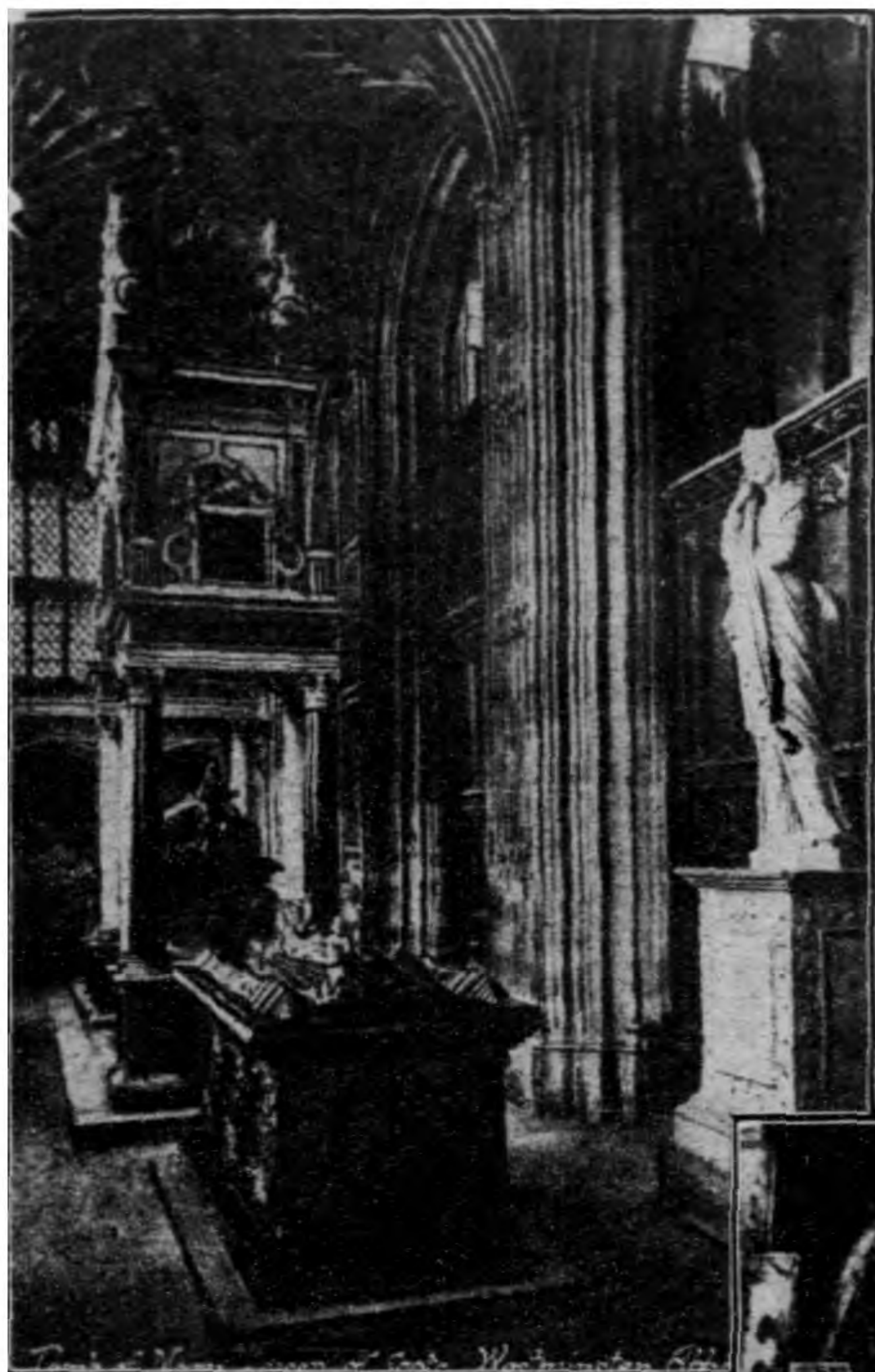
倫敦西冥寺北門全景↑

西冥寺內伊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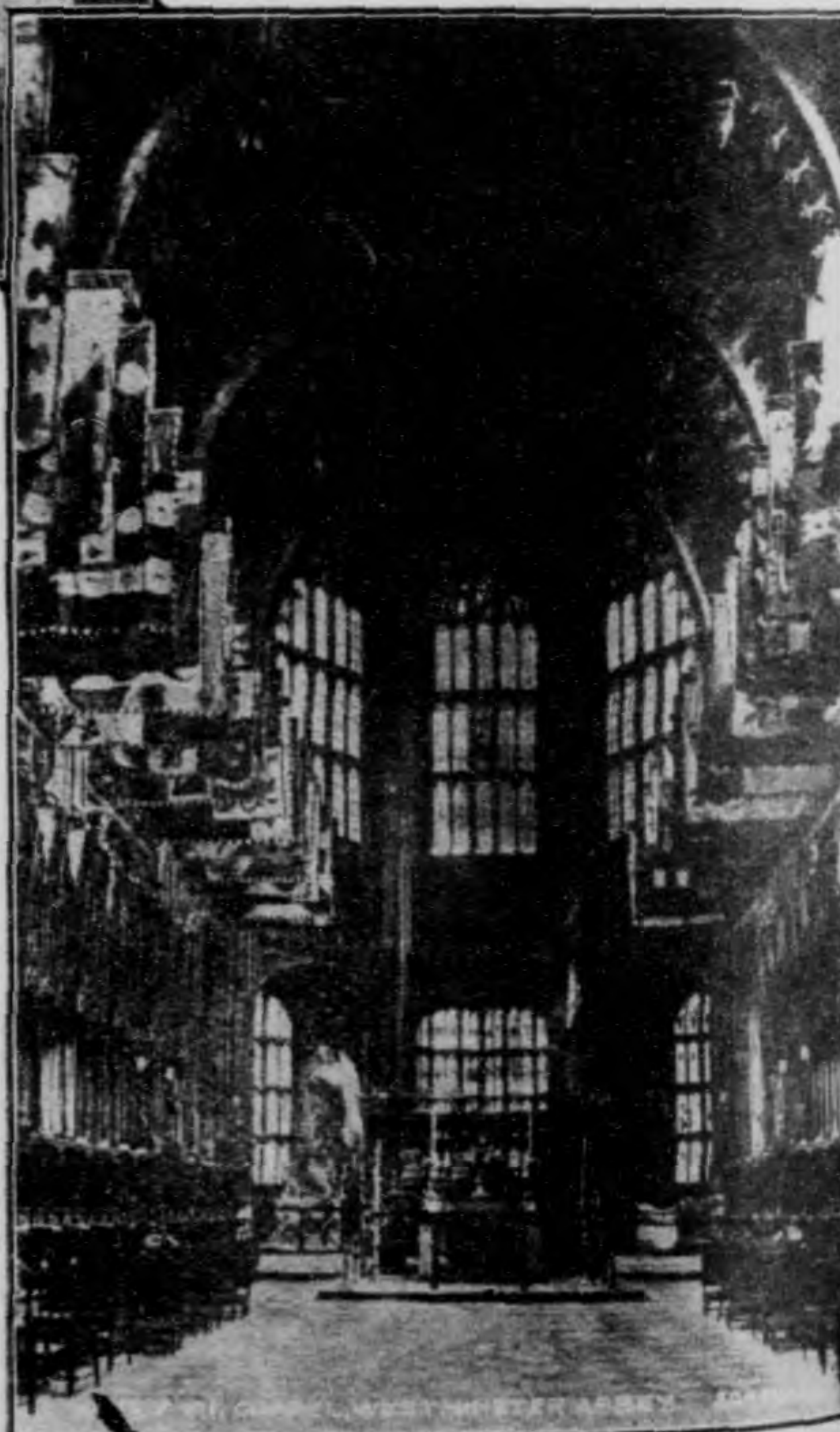
薩伯斯女皇墓←



西冥寺內蘇格蘭女  
皇馬利亞之墓←



西冥寺內亨利第八教堂→







西冥寺內之東樂隊席 ←



西冥寺北門正面 →

循環上下鬧了許多年的把戲，他們雖似乎處於敵對的地位，但根本上都是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關於這一點，便是他們的大量共同的立場。這兩大隊「紳士們」，無論他們在會場上的「紳士式的戰爭」幹得怎樣有聲有色，要想他們能從這「戰爭」中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弄出什麼根本的改革來，那是絕對無望的。其實這所謂「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所以能運用靈活法，根本大前提便是：在這制度裏有左右政局勢力的最大多數人，對於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的根本組織，須有實際的同意。

這樣的研究，我們感到特殊興趣的，是英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能否憑藉「巴立門」制度達到，很可以由此引申出相當的結論來。這一個答復，很可以從英國工黨參加「紳士式的戰爭」的成績(?)裏面得到。

在大戰後，以全國的工會組織為後盾，以社會主義的建設為號召的英國工黨，曾經組開過兩次。英國工人運動差不多經過百年來的辛勤奮鬥，工會組織的

力量日漸強大，大戰後英國資本家因利潤率減退，盡力減低英國工人的生活標準，更引起工人的反響，工黨勢力的膨脹遂有一日千里之勢。但是工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之後，欲求實行自由黨所行的改良政策，如社會保險，養老金，住宅津貼等等，還不可得，至於什麼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更屬夢想。因為英國的資本主義雖還在利用『剩餘力量』(‘remaining strength’)掙扎生存的時代，但是日漸衰退的趨向是已無可挽回的了。所以在自由黨執政時代還可拿出點敷衍工人的改良政策的費用來，到了資本主義日陷末路的時候，首相或閣員要增加這類的經費嗎？他們的由文官考試制度出身的永久的專家官吏便要把手實告訴他們，說已無費可加了，如再加上，稅率加重，『企業家』不願辦『企業』，工人的失業更要多起來了。這的確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的趨勢。結果如何？是落得個笑話！工黨的領袖們不但不能實行他們在選舉前口口聲聲答應工人羣衆的許多甜蜜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工人謀利益等等的大話，他們上台之後，

反。而。要。設。法。減。少。自。由。黨。所。會。經。給。與。工。人。的。改。良。政。策。的。經。費，以。維。持。日。趨。沒。落。的。現。制。度！有。人。說。工。黨。兩。度。執。政，在。國。會。裏。都。佔。少。數，事。事。須。仰。自。由。黨。的。鼻。息，受。其。牽。掣，所。以。無。法。發。展。其。實。這。還。是。表。面。的。說。法。在。根。本。制。度。未。改。革。前，工。黨。在。國。會。即。得。多。數，他。們。有。點。石。成。金。之。術，以。救。濟。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嗎？

要。改。革。根。本。制。度。嗎？是。否。像。現。在。組。織。形。式。的。國。會。所。通。得。過？這。只。要。回。想。上。面。對。『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的。分。析。研。究，便。可。得。到。相。當。的。回。答。即。獲。得。個。意。外。的。特。殊。的。衆。議。院，貴。族。院。如。何？英。皇。又。如。何？問。題。多。着。哩。

時。代。一。天。一。天。地。地。前。進。着。『巴。立。門。的。母。親』往。何。處。去。呢？



#### 四四 如此救濟！

英國是歐洲各國裏面工業化達到最高度的國家，雖以工業化著名於世的比利時，還須屈坐第二把交椅。就她的全部人口而言，從事工業工作的人和從事農業工作的人的比例，是七和一之比；即在每一個人從事農業，同時有七個人從事工業。在歐洲工業化居第二位的比利時，這兩方面的比例是六個半和兩個；瑞士和荷蘭是大約六個和兩個半。德國的工業化雖然也達到了很高度，但人民從事工業和從事農業的比例，却不過兩個和一個，即每兩人從事工業，同時有一個人從事農業。在法國這兩方面的比例是五個和四個，工業會發達的國家，自從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失業的救濟也會感棘手。就英國說，大多數人民的生計靠工商業，

(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英國船業和製造業之繁榮，大半倚靠出口貿易，世界既捲入經濟恐慌的狂潮，國外貿易大受影響，生意沒得做，船業當然也隨着倒臺。於是從事船業，製造業，和商業的人民，便有許多陷入失業的困境中。自從大戰結束後，英國政府的起伏，可以說全是以這個失業問題為中心。一九二九年的普選（英國國會每五年普選一次），各黨的競選運動，都是要從這個問題上博得人民的同情。路易喬治（Lloyd George）所主持的自由黨，當時所出版的敘述該黨政策的小冊子，書名便叫做『我們能夠戰勝失業』（“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保守黨和工黨都紛爭着，說只有他們各黨的政策才能真正『戰勝失業』。鬧了許多時候，直到現在，不但不能『戰勝失業』，而且對於救濟失業的具體辦法，唯一的傾向，是極力地減削救濟費，是極力地想出種種限制的花樣，使許多失業工人被驅於救濟範圍的外面去。

英國的失業人數現在多少？大家都以為這個數字可以看英國勞工部所發表的

統計，這項統計是從該部遍設全國的勞工介紹所 (Labor Exchange) 所登記的失業工人數目彙編而成的。(這種介紹所現已無業可介，實際幹的就只是登記失業，及發救濟費等等。) 其實這種統計並不能包括英國全部失業者的數目。失業工人登記之後，原可於若干時間內 (大概為廿六星期) 每星期領得救濟費。(他們叫做 "dole"，這字的原義含有慈善施與的意思，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就只有領受『慈善施與』的資格!) 當局要設法減削救濟費，便想出種種限制工人登記的法令，如全家總收入調查法 ("Means Test")，不合格淘汰法 ("Anomalies Act") 之類，對你下種種的限制。(內容詳下面) 工人未失業的時候，有些職業是有失業保險辦法的，由工人每星期自己省下幾個錢，僱主出一點，政府出一點，存作失業時的保險費，這筆款子原為工人失業時應得的，但是只得領二十六星期，(而且自一九三一年以來，還要打個九折，) 過此期限，你雖仍然失業，登記簿上便把你的大名取消，在統計上便少了一個失業工人! 假使你是個老子，

你失了業，你的兒子未失業，你也領不到救濟費，你的大名也不在失業統計上！假使你不幸身為女子，做了女工，雖然你在有業時照付了失業保險費，失業時如果你不自禁地嫁了丈夫，那你的失業保險費也不能照領，因此限制而從失業簿上取消姓名的女工已有數十萬人之多；這樣一來，你的大名也不在失業統計上！至於不是單身的工人，一人失了業，後面隨着飢餓的家屬，那當然更不在統計之列了。經此種種限制之後，英國公家的最近統計，失業人數仍在二百萬人以上，實際受失業影響的多少人，我們很可以在想像中得其梗概。

這樣一來，不但失業人數的統計可以大大地減少，救濟費當然也可以大大地減少。所以英國勞工部大臣柏特頓爵士(Sir Henry Beterton)曾於去年(一九三三)十一月十七日，在衆議院裏宣布，說現政府自一九三一年十月實行『經濟計劃』(“Economic Measures”)以來，截至一九三三年九月爲止，這兩年間對失業工人的救濟費，省下了五千四百五十萬金鎊(£54,500,000)！

這樣以極力減少(？)人數和極力減少救濟費爲原則的救濟辦法，在勞動者方面所受的困苦及影響，只須隨便舉幾件事實，便可見一斑。最顯著的事實，是勞動者勉強付了房租，不能顧全肚子。據英國各郡醫官的報告，失業者家屬體格的衰壞和學校兒童營養的不足，其數量有可驚的增加。去年四月間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公推九個名醫，研究此事，經過九個月的調查研究，最近得到結論，謂英國失業工人的家屬，已沒有足保健康的最低限度的糧食。去年倫敦發生一件很慘的事情：有個失業工人名烏伊文(George Hewry Weaving)，一妻七子，他所得的“dole”不夠養他們，他的妻(Mrs. Minnie Annie Weaving)因愛子情切，常常自己挨餓，使她的子女能多吃一些，結果體格日衰，患肺炎而死。星期一起病，不肯請醫生，星期三她的丈夫出去請醫生來，到家的時候，她已經死了，一羣孩子圍着她哭！後來官廳驗屍，懷浩斯大佐(Major Whitehouse)說：『靠每星期一些救濟費要養活九個人，還要付租金，

我也只能說她是餓死的！」醫師得費斯 (Dr. Arthur Davies) 也說她雖生了肺炎，倘若平日糧食充足，身體不致如此虛弱，我相信不致於這樣容易受打擊。這也許是一個比較絕端的例，但誰也想像不到在這樣繁華的倫敦，竟有這樣的人間地獄！

廿三，一，廿五，倫敦。

## 四五 紙上自由

我國俗語有句話叫『紙上談兵』，我覺得英國和法國的『民主政治』倘若比專制的國家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特點可以說人民的確已得到『紙上自由』了。這所謂『紙上自由』，也可以說是『嘴吧上的自由』。

要明白這特點，需要相當的說明。

法國的報紙，無論極左的報或極右的報，對於政府的批評指摘，都盡量地發揮，法國社會黨的機關報和共產黨的機關報，對政府更往往抨擊痛罵得體無完膚，從來沒有因言論開罪當局而有封報館捕主筆的玩意兒。議員在議院裏當面斥責政府要人，那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號稱『巴立門的母親』的英國，爲歐洲『民主政治』國家的老大哥，關於『紙上自由』或『嘴吧上的自由』，也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儘管聽任你在文字上大發揮，儘管聽任你在嘴吧上大發揮，但在行動上，這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好像銅牆鐵壁似的，却不許你越雷池一步！

英國自命爲『君子人的國家』，有許多報紙上的言論，都是雍容爾雅，委婉曲折的，但是像工黨機關報每日傳知對於現任首相麥克唐諾之冷嘲熱諷，甚至瞎尋他的開心，往往有很令人難堪之處；獨立工黨機關報之新導報，和共產黨機關報之每日工人，對於統治階級之嚴厲的評論，明目張膽宣言非打倒現政府，非推



"The Continued Willingness of My People to Bear Sacrifice"  
King's Speech.

翻現統治階級，一切問題都無從解決。這在專制或軍閥官僚橫行的國家，直是大逆不道，老早把「反動」的尊號奉敬，請貴報館關門，請貴主筆大嘗一番鐵窗風味，或甚至非請尊頭和尊軀脫離關係不可！但在英國不但這種報紙儘管繼續不斷地發揮他們的高論宏議，就是研究社會主義的機關，或其產黨的出版機關所編行的書籍，直呼現統治階級為強盜，也得照常發售，從沒有聽見政府當局說他們有反動嫌疑，非搜查沒收不可。

還可舉個具體的例子。英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人民對於英皇還不得不有虔敬的態度，各戲院裏末了時還都須唱着「上帝佑我皇」的歌調。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巴立門舉行開幕典禮，訓



辭中提到經濟恐慌和失業問題，有『我的人民繼續情願忍受犧牲』之語，（"The continued willingness of my people to bear sacrifices."）共產黨機關報之每日工人在第二日的報上，不但在言論裏極盡揶揄，並且登一個惡作劇的插圖：（附圖即當時由該報上剪下縮小的。）把英皇畫成一個矮子，手上捧着一大張『皇上演辭』，下面註着上面所引的那句話。英皇後面，一個高大的警察和首相麥克唐諾扶持着一個失業新律，是準備在國會通過以壓迫工人的，再後面便是一大堆工人羣衆示威高呼『一致摧毀 Means Test！』（全家總收入調查法）及『打倒造成飢餓和戰爭的政府！』等口號，這種實際情形和『繼續情願忍受犧牲』的『皇上演辭』，適成相反的對照！尤其是把『皇上』畫成那副尊容！但是每日工人照常公開發行，並沒聽見牠得到了什麼大不敬的罪狀，『皇上』的威風，比我國的任何軍閥官僚都差得遠了！所以我說，『紙上自由』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英國巴立門裏的『嘴吧上的自由』，記者在巴立門的母親一文裏已略爲提起。

上面所談的最近巴立門開幕的那一天，還有一件事頗有記述的價值。那天舉行開幕典禮的時候，英皇在貴族院裏剛才把演辭說完，聽見有一人大聲問道：「關於取消 Means Test（譯註見前頁）和失業救濟費折扣兩事，究竟怎麼樣？」大膽這樣向英皇問着的是獨立工黨議員麥閣溫（J. McGovern）。他接着喊道：

「你們是一羣懶惰好閒的寄生蟲，靠着別人所創造的財富過活。外面人民是正在挨着餓，你們應該覺得自己羞恥吧。」

“You are a gang of lazy and idle parasites, living on wealth created by other people. You ought to think shame on yourself while people are starving outside.”

當時與會的許多貴族們和議員老爺們都相顧驚愕，麥閣溫大喊之後，從容步出會場，典禮也隨在靜默中收場。後來這位獨立工黨的議員還是繼續做他的議員，沒有聽見他得到什麼大不敬的罪名。這種新聞，如在我們貴國，早給檢查新

開的老爺們扣留，不許刊登，但在英國，各報仍在第二天照事實登出，孟却斯特導報並在社論中警告政府，謂麥閣溫的行爲雖鹵莽，但人民的困苦，實其背景云云。所以我說，『嘴吧上的自由』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這當然是處身軍閥官僚橫行的國家裏面的人民所垂涎三尺的權利，因爲在這樣的人民，只有受壓迫剝削的份兒，連呻吟呼冤都是犯罪的行爲！

但是進一步講，終究還僅是『紙上自由』！在行動上，統治階級的爪牙——警察偵探等……也就防範得厲害。有位朋友在倫敦某處演講，演畢後，有位共產黨員順便開着一輛破舊的自備汽車送他回家，就有警察暗隨在後，把他的住址抄下，第二天便向他的房東盤問得很詳細。又如在倫敦專售共產主義書報的工人書店，外面就常有便衣暗探注意買書的人的行踪。有一次我和倫敦報界某西友在某菜館裏午餐談話，我們所談的是關於英國新聞事業的情形，但因爲他是共產黨員，不久就有侍者偷偷地來關照，說外面有警察注意着。他們簡直好像佈滿着天

羅地網似的！

廿三，一，廿五·倫敦

## 四六 大規模的貧民窟

倫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個大規模的城市，面積近七百方英里之廣，人口在七百五十萬人左右；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倫敦。在這樣大規模集中的情況之下，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形色色，這種社會的內在的矛盾之尖銳化，都可以很明顯地從中看出來。在這樣大規模的繁華的城市裏，同時却也有了大規模的貧民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矛盾的現象。

英國各大城市，都各有其貧民窟 (Slum)，而以東倫敦的規模爲最大。西倫敦 (他們叫做 "West End") 是最繁華闊綽的地方。最奢華的店鋪，皇族貴人的宮邸，布爾喬亞享樂的俱樂部，博物院，戲院，官署，公園，國會，西冥寺，以及最豪華的住宅區，都在這裏。所以在倫敦有人叫你開地址的時候，如你所開的地址是在 "West End"，他們便認爲你這個人多少是過得去的。南倫敦和北倫敦的屬於工人住宅區的地方，也有貧民窟，但都不及東倫敦的規模宏大！

倫敦分爲二十八區 (borough)，各區裏面都有多少貧民窟點綴着，就是在所謂『皇家區』 ("Royal Borough") 裏面，也不免，不過在繁華富麗的地方看不大出。自倫敦中央起，迤東一帶各區，都就可以看見幾於『清一色』的貧民窟生活，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裏勞動階級最集中的一個區域。記者曾費了一天的工夫去觀光。電車一開進了這個區域，就看見在西倫敦所沒有的舊式燒煤的汽車在街上跑來跑去，上面有煙囪，噴出許多黑煙在街道上繞着；電車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

穿着破舊的不整齊的衣服，顧不到什麼「君子人」的排場了；滿街旁的襤褸垢面的孩子，東奔西竄着。貧民窟裏的住宅，大都是建築於百年前的老屋，地板破爛，牆壁潮濕，破窗裂戶的空隙常有冷風繼續不斷的傳送進來，一所屋裏每住着幾十家，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堆滿着許多人，英國是科學發達的國家，電燈應該是很普遍的了，但在這一帶貧人住宅裏，還是用着油燈或點着蠟燭。如所住的是地下室 (basement)，那就終年在黃昏中過日子！

據英國勞工調查所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這是由勞工團體組織的研究機關，不是政府設立的) 所調查的結果，在倫敦全家擁擠在這種地室裏 (住在貧民住宅的地上和樓上的還不在內) 過暗無天日生活的工人，至少在十萬人以上。據他們最近所調查的情形，「在倫敦貧民窟的地室，裏面既黑暗而又潮濕，糊在牆上的紙都潮濕着下墜飄搖着；老鼠和虱子非常的多；住在裏面的人很少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

因為擁擠的緣故，常有父母和好幾個成年的子女，甚且加上祖父母，同住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因為這種屋子裏的蟲虱有各種各色的，既繁且多，每到夏季，往往趕着整千的人把他們的牀拖到街上來，希望能夠略得些睡眠，但是遇着了警察，又須被趕到門裏去！

倫敦赫克納(Hackney)一區的醫官烏華雷(Dr. King Warry)調查該區貧民窟的擁擠情形，曾有詳細的報告，試就他所報告的事實隨便舉一個例：他說有個家屬共有六人，都住在一個小小的地室裏，這家屬裏面有十歲和四歲的男孩，十一歲和七歲的女孩，那個母親告訴他說，因為她無法使他們睡開，最大的兩個男女小孩曾經發生過『非禮的行爲』(“indecent behaviour”)。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標準夜報(“Evening Standard”)所載東倫敦貧民窟的情形，裏面說起有個家屬住在地下室裏已十九年了；除父母外，有四個女兒，年齡自十三歲至二十一歲，兩個男孩，年齡一個六歲一個九歲，都住在一個地室。

裏，都要常往醫生處看病。

這樣『很少令人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貧民窟房屋，租錢在工人看來仍然是很貴的，普通每星期常需付到十五先令至二十先令，英國極少數最高工資的工人每星期雖可得到六鎊以上的工資，但普通總在二鎊左右，所以爲着房租差不多便用去了一半，（這是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在以前平均只用去收入百分之十六至十七爲房租，）結果剩下的一些工資不夠顧全家屬的衣食，父母子女往往在半餓狀態中過活。

據各區醫官的統計報告，貧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兩倍，嬰孩死亡率更厲害。就是養得大的孩子，也多遺傳着所謂『貧民窟心理』（“Slum mind”）據說他們長大的行爲都使國家要增加警察和監獄的經費！

記者自去年十月到英國以來，聽他們在內政方面鬧得最起勁，視爲一件大事的，便是消除貧民窟運動，大呼『貧民窟是我們的恥辱！』衛生部大臣楊格爵士



(Sir Hilton Young) 定了一個消除貧民窟的五年計劃，據說要在五年內消除二十萬所貧民窟的房屋，使一百萬人有新屋住（據各報說貧民窟的房屋遠逾此數，貧民窟的居民亦遠逾此數），而新屋的建造則仍希望以利潤為前提的私人企業家來辦，並不想到工人租用貧民窟的房屋已嫌其貴，更有何餘力來租用新屋！

其實貧民窟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部分的產物。貧民窟的人民那樣苦楚，而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倫敦的土地生意不下一萬二千萬金鎊，教會於一九三〇年在倫敦所收得的房租就達三十八萬金鎊之多。土地的私有專利，房租的高抬，工人的貧窮，都一概不顧，只想如何如何叫工人從貧民窟裏搬到新屋裏去，便以為這問題可以解決了，這真是在飢荒時代勸人吃肉糜的辦法！

## 四七 獨立觀念中的叫化子

有獨立觀念的不該做叫化子，做叫化子的似乎就不會有什麼獨立觀念，但是就記者在倫敦所見的許多叫化子，『獨立觀念』和『叫化子』這兩個名詞竟可以聯在一起；有獨立觀念的叫化子，其現象比單純的叫化子，當然更含有嚴重的意義。

你在倫敦無論如何熱鬧的街上，幾乎在每條街上都可以看見東立一個穿着破舊衣服的老頭兒，西立一個穿着破舊衣服的失業工人模樣的男子，有的立在店鋪門口邊上，有的立於馬路和行人道的中間，面孔向着店鋪，手上有的捧着小木盤，有的捧着小紙盒，裏面排着十幾盒自來火，一聲不響的立着發呆，當着大風

奇。冷。的。時。候。還。可。看。見。這。些。鬚。髮。雪。白。的。老。頭。兒。們。發。抖。這。都。不。是。真。在。那。兒。賣。自。來。火。的。却。是。變。相。的。叫。化。子。你。如。果。付。了。錢。便。想。拿。着。自。來。火。走。那。便。成。了。阿。木。林！和英。國。朋。友。談。天。的。時。候。有。時。他。們。說。到。經。濟。上。的。困。難。往。往。說。笑。話。說『去。賣。自。來。火。吧！』『賣。自。來。火』原。來。幾。乎。成。了。做。叫。化。子。的。代。名。詞。手。上。捧。着。幾。盒。自。來。火。雖。實。際。是。在。做。乞。丐。覺。得。面。孔。上。似。乎。究。竟。好。看。些（？），這。是。他。們。還。捨。不。得。獨。立。的。觀。念。我。所。看。見。的。這。種。以。賣。自。來。火。為。掩。飾。的。叫。化。子。雖。不。少。但。很。少。看。見。有。人。挖。腰。包。只。有。一。次。看。見。一。個。路。過。的。頭。髮。也。是。雪。白。了。的。老。太。婆。拿。出。幾。個。辨。士。給。一。個。捧。着。自。來。火。鬚。髮。同。樣。白。的。老。頭。兒。這。大。概。還。是。她。在。年。齡。上。出。於『同。病。相。憐』的。同。情。心。罷。

有的手上拿着一個口琴，在馬路旁一面吹着，一面兜轉着大跳而特跳，好像發瘋似的。有的手上拿着一個風琴，大拉而特拉，那種兩手用死勁兒拉着，全身都跟着大搖大擺的神氣，使你覺得他實在是用盡了全副的精神。有的手上拿着一

個喇叭，在路旁吹着開步走的軍號。有的坐在路旁打着洋琴，叮叮噹噹打了好半天，沒有人肯破鈔，見有人走過便大聲叫着『謝謝你！』（“Thank you!”）但我看去似乎仍然沒有多大的效力！有的老太婆手上拿着一本書，向裏立在馬路和行人道中間，對着書朗聲高誦，但她儘管喘着氣高誦她的好書，我却沒有看見有什麼人去聽她。最近在一條最熱鬧的馬路上，看見一個人頭上戴着方帽，身上穿着一件寬身大袖的長袍（在大學裏得了學位穿的制服），夾着幾本書，翻着一本，用手指着，大聲演講，看到他長袍底下衣服的破爛不堪，（制服已是破舊的，）以及他那副乞相，才知道他原來是裝着『大學教授』架子的叫化子！他的那副怪形怪狀，最初頗引起過路人的好奇心，圍着看他，後來大概發現了他的真正目的，便望望然走去了。我回來道經那條路的時候，看見這位『大學教授』只單獨地一個人站在那裏，但他仍然口講指劃，刺刺不休，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堅毅的精神！還有一次在另一條最熱鬧的馬路上，看見有一個四五十歲的人物，上身連外衣都沒

有了，在那樣車輛和行人擁擠不堪的街道，在一邊馬路上連着大翻其筋斗！車和人都不得不讓。他那副急形急狀的模樣，非親眼目睹的人，簡直不能想像。這些現象，似乎都不外乎這個意思：我要拿你幾個錢，也盡了一些力，不是白拿的。換句話說，便是還含有獨立的觀念，不願作倚賴的表示。

此外常見的是在路旁唱歌，有一個人唱，有一男一女唱，有集隊唱。這種隊伍有三五人，有七八人，多時竟有二十餘人，雙人並行，衣服都是很破爛的，人倒多是強壯的大漢，看上去多像失業工人模樣，領頭的一個人把鴨舌帽翻過來拿在手上，備路人把錢丟進去。這種隊伍常見於熱鬧市街上行人最多的時候，且走且唱，引吭高歌，頗有激昂悲壯之概，大概這類失業者一肚子牢騷無處洩，乘此機會大喊大叫一番，所以聲音特別激越宏亮。除唱歌叫化隊外，還有一種奏樂叫化隊，每在星期日，有十幾人，或二三千人，各拿樂器，在各馬路相當的方場上，合攏來奏樂。這類奏樂隊的叫化子，衣服比較穿得整齊，有的大衣常服穿得

很好，樂器也比較的好，梵峨林，孟得林等俱備。

最令人看着慘然的是四五歲到十一二歲的小叫化子，這類小叫化子雖不及成人叫化子之多，但也常得遇見。有一次我在電車站旁看見一個四歲模樣的小叫化子伸手向人討錢，那樣黃金髮，深藍眼，兩隻紅蘋果似的顴頰，以及那一副天真爛漫的憨態，實在令人覺得可愛！有一個中國朋友曾經有一次被一個小叫化子追隨着，他身上剛巧沒有零錢，那孩子多追了幾步，旁有一個英國紳士模樣的人出來把這孩子拉開，輕聲對他說道：『這是外國人，不要去擾他。』在天真爛漫的孩子，覺得肚子餓了便須伸手要錢，什麼外國人不外國人，他們原弄不清楚！至於有名無實的獨立觀念，他們當然更不能理會，所以不討則已，一討便是老實伸手問你要錢。

倫敦的叫化子雖有這樣的五花八門，但是在女性方面，除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太婆外，青年的却沒有。這原因很容易明白，因為她們有『皮肉』可作『交

易』，迫不得已時便從這方面去發展了。你夜裏在電燈輝煌人山人海的街市，如 Piccadilly 和 Regent Street 一帶，便可看見『人肉市場』的概況。這在她們算是把『自由身體』(?)來做『交易』的，不是白拿你的錢，也就是含有獨立觀念的，但是多麼慘酷啊！

廿三，二，一。倫敦。

#### 四八 家屬關係和婦女地位

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因個人主義之高度的發展，家屬的關係也比較地疏淺，這是西洋社會一般的情形，是我們所早知道的。記者在上文裏談起英國叫化子們時候，曾說他們具有獨立觀念，而同時因社會組織的關係，失業者遍地，雖有獨

立觀念而仍不得不做叫化子。在他們家屬關係裏面，也可隨處察覺獨立觀念的成分。例如記者在倫敦所住的屋子的房東太太（二房東，前面曾談起過），那樣老，那樣辛苦，那樣孤寂，但是她仍不願去倚靠她的已出嫁的女兒。我有一天夜裏回家，一進門，（房客各人帶有開門的鑰匙，故不致驚動別人，）便聽見廚房裏漏出的抽抽咽咽的哭訴聲，我辨得出是房東老太婆的聲音，偷偷摸摸移到廚房門口偷聽，才知道原來是她對這替她幫忙的那個女子且哭且訴，說她這兩天發着寒熱，女兒又來勸她去同住，她說「爲自尊起見，我不能去。」（"It is not my pride to go."）這是她在這種社會裏數十年不知不覺中養成的意識。試再舉兩件記者所親自知道的事實。一件是有個女太太於兩個月前死去了丈夫，把她的住宅賣了，來和她的已嫁的女兒同住，但她却一定要照付房租；因她所有的一些餘積還不敷用，所以同時仍須每天出去做事，她的女兒勸她把事情辭掉，在家裏幫幫她（女兒）的忙，這母親不肯，覺得她那樣自由些。還有一件是關於一個六十歲的



老頭兒，他是個鯨夫，很孤寂地獨自一人住在一個租賃的房間裏，他的女兒却嫁給一個開小汽車行的人家，很過得去，這女兒自己仍在做一個闊人的私人秘書，每星期有五鎊的收入，丈夫雖只有幾輛汽車，也還不壞，所以他們夫婦便住在一個 *flat*（租用的全層的屋子，例如二層樓全層，或三層樓全層，比租零碎房間的算是比較地闊綽。）但是這個老頭兒不願白吃女兒的，自願每星期替他們的這 *flat* 大掃除一次，揩玻璃窗，刷地板等，在外國這類工作並不輕便，因為各房間裏的地毯都須搬開，桌椅等等都須移開，門窗房角都須細細地揩拭一遍，每個房間往往要費到一小時的時間，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但是這老頭兒自願要這樣幹，這樣幹了之後，他的女兒每星期給他一些費用，他才肯受，這樣的態度，在我們素重家族主義的東方人看來，簡直不易了解！在西洋這類例子很多，父母子女的關係不過如此，兄弟姊妹的關係更可想見了。這種獨立觀念，就某種意義說，不能不算是一種『美德』——至少在力求自食其力而不肯累人一點上很可貴。

但是在另一方面看，各人只在個人主義裏兜圈子，不會顧到社會的集團的利益，聽任剝削制度的社會存在着，勢必致於雖有獨立觀念而無法維持的時候。雖欲做工而無工可做的時候；平日辛勤做工，到老做不動時還須拖着命做，那些有剝削工具握在掌握的人，却可以不勞而獲地一生享受不盡。

其次可附帶談談英國婦女的地位，自世界大戰後，英國婦女在職業界的地位似乎增高了不少，有女議員，有女律師，有女教授，乃至有過女閣員，但是這僅是在最上層的少數的人物，我們如移轉注意到一般勞動婦女的情形，便可見她們還大多數在掙扎的生活中。據英國鼎鼎大名的女議員愛斯特 (Lady Astor) 在最近演辭中所說，英國婦女做工賺工資的有六百萬人，其中已結婚的約一百萬人。有許多婦女加入工作，似乎是好現象，但如仔細一研究，便知有兩大原因：一是由於資本家利用『賤工』(“Cheap labor”)，婦女們的工資可以特別低；二是由於近幾年來一般失業的日漸尖銳化——尤其是已往的三年以來——婦女不得不出來

找工作做，以勉強支持家計。英國資本家看見世界不景氣，爲顧全利潤計，便盡量利用賤價的女工，這是可於英國勞工統計中看出來的，至一九三〇年爲止的已往五年間，男工沒有變動，女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其趨勢可以概見。據勞工調查所報告，在有的地方，一家裏面，男的得不到工，只有女子在做工。她們應集到工廠裏去，一天忙到晚，每星期約得十三先令。（一般工資在兩鎊左右，卽四十先令左右。）在限制失業救濟金的法令“Means Test”（全家總收入調查法）未實行以前，她們每人還可留下一兩先令做自己的零用費（“pocket-money”），自從該律實行之後，家屬裏男子（例如女工的父親）的失業救濟金，因爲女子得工，要相當的核減，她們便須『涓滴歸公』來養家人，窘苦更加劇了。有個鋼鐵廠的利用女工，那就更厲害！該廠只用十五歲的女子，每星期只出十三先令九個辨士。等她們滿了十六歲，便把她們解除，換用新的女子。這些女子盡量受僱，主剝削兩年，後來嫌貴，便被解除。據說實行此法比換新機器容易，因爲新機器還要

花錢去買，新女子便堆在門口聽你使用！（見一九三三年出版的“*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 P. 201.）

女店員或女侍者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每星期工資亦多在三十先令以下。例如規模很大的“Woolworth”商店，（美國大富豪在英國開的支店，）僱用女店員很多，每天工作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八點，工作十一小時之久，每星期僅有二十七先令的工資。照她們普通的生活程度，每星期每人的膳宿須一鎊左右，餘下七八先令，如何夠零用，衣服更不必說了，如再須挖出助家，苦况更可想！而這個公司的老闆於去年十一月間因女兒 Barbara Huton 成年，先給以三分之一的遺產，即在一萬萬金圓以上，約合二百萬金鎊！這裏面就不知道含有多少女店員的血汗！

但是經濟恐慌一天一天地進展着，加緊剝削還不能維持資本家的利潤，於是更出於裁員。由內地因失業或家境困難而跑到倫敦做店員或侍者的女子，被裁之

後，經過一番艱苦的掙扎而仍無法生存的時候，便淪入私娼的漩渦裏面去。

記者最近有一天旁晚在倫敦蠟人院（“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參觀完了出來，就在附近一個飯館裏吃晚飯，一看規模非常的大，女侍者數十成羣，招呼我的那個女侍者年紀很輕，嬌媚玲瓏，活潑愉快，那個臉總是現着笑容，這時候還早，客人不多，她剛巧立在我的桌旁閒着，我見她那副欣然的態度，便乘便問她「你在這裏工作很快樂嗎？」她微笑着說「表面上似乎快樂，心裏不快樂。」我問「爲什麼呢？」她倒很坦白，告訴我這樣的情形：她說前兩個月這個大飯館裏才裁去近百的同事，都是女侍者，雖在目前每星期可領到失業救濟金十五先令，但僅敷房金，衣食無着，在這些已裁去的女侍者裏面有個和她最好的朋友，老實告訴她，說她（指女友）最初還幸而有個熟悉的女裁縫每星期給些零碎的縫紉工作叫她（女友）做，略得津貼，但因不景氣，這零碎的工作也減少，最近她（女友）每星期不得不有兩晚到街上去找「男朋友」（“boy friend”）過夜。我問她：

「自願去找『男朋友』過夜，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她皺着眉說：「哦！不！不是真朋友，陪人過夜得些收入罷了！」我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種爲着生計所迫，雖欲做工而無工可做，萬不得已，把身體當商品出賣，是多麼苦痛的事情！這又是誰的罪惡？

據這個女侍者說，她所聽到的這類事實還多着哩，怪不得她覺得「心裏不快樂」。

英國在大戰後，男子減少，女子過剩，也是社會上一個雖不顯著而却成問題的事情。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英國全國（所謂“United Kingdom”，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男性 23,071,000；女性 23,971,000，女子多出二十九十萬人。所以「老小姐」隨處可以遇着，有好些中國朋友告訴我，說女房東太太因爲她們的女兒有了愛人，津津樂道，覺得榮耀得什麼似的！中國留學生在這裏要得 L. I. D.（原爲法學博士的縮寫，此處諧借爲“Daughter of Land Lady”的

縮寫)並不難，不過她們的生活程度究竟比我國人的高得多，要來容易保養難！況且中國還是個被壓迫的民族，隨處受刺激，精神上更免不了許多苦痛。

廿三，二，二·倫敦·

#### 四九 英國教育的特點

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經濟，教育的不平等乃自然的狀況，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坐頭把交椅的英國，她的教育制度當然也逃不出這個範圍。英國人的特性是注重事實而不很講原理的，她的教育制度便十足地表現着這個特性。全國的教育制度不是由什麼中央政府定好系統頒布執行的，却是由幾百年來，各地因實際上的需要，由教會機關，或公共團體，乃至個人，各自為政的辦理學校，

逐漸雜湊而成現在的情形。就是現在中央政府設有教育部，（“Board of Education”，英國中央政府各部都稱 Ministry，部長稱 Minister，獨有教育部稱 “Board”，部長稱 “President”，這大概也是他們尊重已成的事實，）仍然僅立於『友誼地批評的顧問和協助者』的地位（“A friendly critic adviser and helper”），在經濟上對各校僅有酌量津貼的行爲，關於五歲至十五歲的義務教育（即強迫教育）的強迫執行，也由各地方（所謂『區』“borough”）所選舉的『區參事會』（“Council of County”）兼理，至於大學教育，全由私人機關主持，教育部簡直無權過問。這可算是各國教育行政上所沒有的特殊的現象。但教育行政上的現象雖有特殊，而依事實上所演成的所謂『雙軌制』的教育制度——一部分是有錢的人受的教育，一部分是窮人受的教育——也和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兩樣。當然，在他們還有很好聽的名詞，一種說是『爲領袖而設的學校』（“School for the leaders”）；還有一種說是『爲大眾而設的學校』（“School for the



masses")。前一種是由嬰兒學校(Nursery school)而幼稚學校(Infant school)，由幼稚學校而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由預備學校而私立或受公家津貼的中學校，由這類中學校而升入老資格的大學校(如劍橋牛津之類)。後一種便是從幼稚學校完畢後和第一種的分途，入所謂初級學校(Elementary school)，夾有職業訓練；區立中學，也設有職業科；以及提早就業後可入的種種職業補習學校。這兩大類學校的分道揚鑣，不是以智能為標準，全以家世及財力為標準。所謂『領袖』教育，是養成維持現制度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的工具；所謂『大眾』教育，是養成供剝削的被統治階級。

從五歲到十四歲的強迫教育，是區立的，不取費的，如不入學，父母要被警察局請去依法受罰的，這應當是平等的了，其實也不然，因為有錢的人家仍要把子弟送入收費的私立學校，不和窮人一起的。這兩方面的教育仍有優劣之分。至於貴族式中學校，最著名的如所謂'Eton College'，每人每年要繳費四百鎊，

每月每人合到華幣六百圓！非貴族或大財主的子弟，誰能進去？而這種學校的畢業生，將來不是Sir（爵士），便是Lord（勳爵）。尤其可笑的是這校裏的學生平日在校，一天到晚，無論上課吃飯，都要穿大禮服，戴高禮帽，雖十幾歲的學生，都要這樣，以便養成貴族化的特性！記者曾親往該校參觀，一到該校門口，就看見校內外一羣一羣的具體而微的『大人物』，自十四歲至十八九歲的孩子，個個穿着大禮服，頂着高禮帽，臂下夾着一兩本書，跑來跑去，真是奇觀！有許多孩子長得實在美麗，紅潤柔滑細膩的皮膚，清秀煥發聰明的面貌。這不足怪！那樣養尊處優的小貴族，這一些模樣還養不出來嗎？

普及教育原是一件好事，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普及教育却有她的目的，第一是要得到工業上的效率，機器日益進步，運用機器的人，必須有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得到好的效率，做資本家的良好工具；第二是國防，毫無教育其蠢如家的國民，不知愛國，不能替資本家向國外去搶市場，或替資本家保守已搶得的市

場，必須有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了解『愛國』。（此處所謂愛國，當然不是指愛勞動者的國，是指愛資本家的國，換句話說，做資本家的工具而已。）這所謂『相當』，是恰到可以受資產階級利用爲限度，過此則非所許，所以在教育制度上也自然地表現着不平等的現象，固然，這種『一相情願』的限制仍有危險，因爲智識程度原是很難隨意限制的，很難有絕對界限的，一般人民的智識程度略高起來，你也許壓不住，革命情緒也許隨着智識的漸高而俱高，這却是出於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們的苦心孤詣範圍之外的了。

英國學校每有若干獎金學額 (Scholarship) 之設，這辦法誠然可給與少數下層子弟的升學機會，但是這種不澈底的辦法，於勞動階級也許害多於利，因爲把他們裏面比較優秀的分子被吸入於貴族化和資產階級化的高等教育裏面去，反而加入了他們的戰線！

最後請略談英國的大學教育，關於他們所養成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

『意識形態』是現狀下所不免者之外，牠們所培成的研究學術的風氣，却很有可取，這也許是英國和美國大學最大的一個異點，美國大學的 Assignment（由教授指定要看的書）很多，小考大考頻繁，記書本還來不及，常弄得你頭昏腦脹，很少自由研究和思考的時間，（這是好多赴美留學的朋友的感想，）英國大學每學科每星期上學不過一二小時，使學生有充分自己研究和從容自由思考的時間。當然，這種充分研究的時間也要用得好，否則撒爛污朋友也可大撒其爛污。劍橋和牛津等大學都設有導師制（Tutor system），也許就出於防備撒爛污的辦法，因為既有導師時常督促詢問，撒爛污容易被發覺的。

說起英國大學裏所行的導師制，記者曾特爲此事到牛津（Oxford）去了一個整天。除參觀牛津大學的幾個學院外，並和幾個擔任導師的教授或講師作詳細的談話，其要點也沒有什麼大巧妙，每個導師指定照顧學生幾個或十幾個，常常定期和學生作單獨或幾個聚會的談話，常用茶點的方式，每學期大概都請學生吃一

頓飯。學生關於選擇科目，研究材料等等問題，都從這種種談話的機會和導師接觸，得到種種指導。這種導師制最大的優點，是於教室聽講之外，師生間多接觸和交換意見的機會。有的話在教室裏不便公開講的，在茶話會中便可揭開天窗說亮話。例如討論到某本著作，教授在課堂上也許不便過於暴露其中的劣點，在私人談話間便可隨意批評，把牠大罵一頓。這種導師制的辦法當然有幾個條件，第一是教師的教書的鐘點很少，才能分出時間來和所指導的學生作從容不迫的談話；第二是教師要專任一校的教務，勿兼職他校，才有時間和精神來盡導師的職責。此外我所注意的是學生和導師所討論的問題，有否關於學生個人的私事提出詢問，據牛津大學幾個導師的經驗，大概都屬於學識上的研究，關於個人私事的提出是絕無僅有的。這在中國便有些不同，例如有學生對導師提出經濟困難問題，說學費繳不出來，我就感覺到導師無法可『導』了。

英國大學生除和導師時有談話接觸的機會外，同學間還有時常彼此輪流請吃

茶點談話的風氣。有的在自己房間裏請，有的在咖啡館裏請，有的還請教授或導師參加。在牛津大學的中國學生，有一個說他是最不善於交際的，但是每星期至少也收到一次吃茶的請帖。交際廣的學生，差不多天天有茶點吃。這種吃茶，注重的當然不在茶而在談話。中國俗語有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多有學識經驗的人談話，確能獲得不少益處，不過常常請若干同學吃茶點，在窮學生也許受不了。他們大學裏男女同學，這請吃茶的風氣，也許是男女社交的一種好辦法。倫敦大學沒有導師制，但如該校名教授拉斯基係牛津大學出身，也不脫牛大風氣，每逢星期日下午，總請若干學生（多的時候有一二十個）到他的家裏吃茶。他坐在一張大沙發的中間，他的夫人坐在一邊，他的女兒坐在另一邊，其餘學生有坐的，有立的，有靠的，圍成一堆，大談而特談，一談就是一下午，他的話常是滔滔不絕，你在那裏可常聽到在他處所聽不到的許多關於政治舞台上，社會上，或學術界的遺聞軼事，笑話珍聞。

在英的中國留學生雖沒有確切的統計，估計約有四百人左右。雖不敢說沒有冒牌的留學生，（有某省官費生某君領着官費不入學校，天天在房間裏坐着悲觀！）但大概而論，因英國大學很富於研究的風氣，所以都很有研究學術的精神；而且在英國各著名大學，每學科都有相當國際聞名的權威學者，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引起學生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和熱誠於不知不覺之中。

廿三，二，四，倫敦。

## 五〇 英國的華僑

據倫默氏 (C. F. Remer) 近著外國在華投資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一書，自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全世界的華僑竟有七百萬至九百萬

人！像歐洲的小國，最少的人口如安多拉（Andorra，在法地邊境的小共和國），全國人民只有五千人；又如蒙納可（Monaco，在法國沿地中海岸的小王國），全國人民只有兩萬五千人；這姑不去說牠。像奧國（Austria），全國人民也只有七百萬人；像匈牙利（Hungary），全國人民也只有九百萬人。依倫默氏所舉的華僑人數，簡直好像歐洲一國的人民在國外東奔西竄着！而且他們都沒有政府做後盾。這樣在海外自闢生路的僑胞的冒險的精神，苦鬥的能力，不能不算為可以驚人的。中國每年入超，全靠華僑匯款回國有些調劑，據倫默氏的統計，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一三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一萬五千萬圓；自一九四一至一九三〇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兩萬萬圓。華僑對祖國經濟上的關係，不可謂不重大。但是祖國當局者視華僑在若有若無之間，毫無協助的實際辦法，最近的趨勢是日在沒落之中，看上去只有日漸減少以至消滅的形勢。英國的華僑，也在這樣形勢的包圍中。



在十年前，旅英的華僑至少在一萬人以上，（聽說在世界大戰時達一萬五千人，）但是最近已減到三千人左右了。在英的華僑，大多數在輪船上做水手或火夫，這種苦工作，在經濟繁榮時代的英國人多不願幹，所以肯吃苦的『支那人』要得到這樣的機會並不難。自世界經濟恐慌以後，英國船業受着很大的打擊，首先被裁的當然要輪到『支那人』，而且就是可以維持的部分，僱主們也用英國人來代替『支那人』。所以這碩果僅存的三千人中，失業者已有三分之二了。

旅英的華僑以倫敦及利物浦兩地爲最多。在利物浦的約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約一百八十人是水手和火夫，其餘除少數小商人外（開雜貨店），多業洗衣作，在前面利物浦一節中已略有述及。在倫敦的約有四百五十餘人，可算是在英華僑的大本營。其中有二百人是水手和火夫，失業者已達一百五十人；在中國菜館（倫敦有四家）做廚子或侍者等有百人左右，在英國菜館當廚子侍者等，原也有百人，現在失業的也有四十人了；此外在東倫敦開小商店做中國人生意的約有五十

人。

東倫敦是英國的一個大規模的貧民窟，記者在第四十六篇一節裏曾經談過，在倫敦的所謂「中國城」(“China Town”)，便和東倫敦結不解緣！其實無所謂「中國城」，不過有幾條街裏面中國人特別多些罷了。記者到東倫敦去觀光時，也到僑胞麇集的區域去看看，差不多都是廣東人，最顯著的是中國藥材舖，中國雜貨店，裏面有種種中國的土貨，做的當然都是中國人的生意，所以生意的規模永遠不會宏大的。有的小店玻璃門上貼着中國字條，上面有的寫着「內進買攤」，有的寫着「入內銀牌」，有的寫着「內便開皮」，我起初莫明其妙，後來詢問有的在店門口站着的僑胞，才知道就是賭攤，請你「內便」賭博！我自居於新聞記者的資格，到一處推着門「內便」去看看，果然看見一個很髒的小房間裏，堆着一羣僑胞在那裏津津有味地幹他們的「開皮」，有幾個擲鼻頭的奇相，有幾個煙容滿面的鬼相，我對着他們發怔，發呆，他們看見我那副模樣，大概知道是從祖國來的，很

客氣地對我點一點頭，又回轉頭聚精會神於他們的『開皮』了。我出來時抽了一口冷氣，心裏暗想，倘若外國電影公司又想攝些使中國人丟臉的把戲，這豈不又是一幕現成的佈景！

到了一家中國雜貨店裏面去看看，那位『老鄉』夥計倒很像樣，但是他只會說廣東話，英語也不太懂，我們很熱烈地做了半天手勢，還是悶着肚子握別！我只知道他的大意是說市面很不興，生意難做。

在街上遇着幾個中英合種的男女孩童，從四五歲到十一二歲，覺得他們都長得美麗，和他們談話，都和藹親熱，可愛得很。華僑冒險溜往海外，都不能帶妻子，所以有三分之一都娶了英婦。尤其是當世界大戰時，華僑有機會和英國女子同處工作，因有接觸的機會，她們覺得平日聽得可怕的中國人倒也不怎樣壞，因感情日洽而嫁給中國人的不少。這樣溜到海外的僑胞，往往一字不識，英文更說不清楚，嫁給他們的英國女子雖也出身下層，但都能寫字看報，因此養出的合種

子女，往往和母親感情特別好，看不起父親，尤其看見有些不肖的父親，自己失了業，靠着老婆辛苦出去做工養家，還要拿錢出去賭博。

這類中英合種的孩子，在倫敦已有二百上下，不但相貌好（雖也有極少的例外，尤其在女子方面），而且非常聰明。據一位熱心華僑子女教育的英國朋友告訴我，英國小學生的學業成績夠得上免費升學額者只有百分之二十，而華僑小學生得此資格者竟佔百分之四十二，可是爲家境困難，雖免費而仍須自供膳宿，不得不輟學的很多，真是憾事。

這種原來聰明的孩子，因家庭環境之欠佳，已經吃虧，又難於升學，所以很難和英國人競爭；就是有幸而升入中學畢業的，成績受師長賞識，畢業後承師長寫介紹信介紹職業，僱主也每以中英合種的緣故，加以歧視，拒絕錄用。這種合種的孩子真不幸，不但在職業上受這樣的歧視，就是在一般社會上的地位也很困難，因爲英國人對於種族成見仍然很深，都看他們不起。這原因在骨子裏當然是

由於中國人根本就受人看不起。就是嫁給華僑的英婦，也往往受她們本國人的輕視，她們氣時也會說氣話，說『我不做英國人！我既嫁給中國人，便是中國人了！』

留學生中有些熱心的朋友，靠公使館學生會等處出些捐款，開辦中華學校，在夜裏以中文教這些合種的孩子，已開辦了三年。中國文字真難學，這些孩子白天要進英國學校，夜裏又要來吃這樣的苦頭，讀了許多時候，僅能寫自己的中文名字，能說『你好嗎？』，有的雖能照樣抄寫中國字，但是讀不出！

華僑的職業總不外乎洗衣服燒小菜等事。關於洗衣服業，因為英國人有了大規模的公司組織，利用機器，華僑的洗衣業亦日在退縮之中，有減無加，更說不到什麼發展。華僑中開菜館的已算是頂括括的闊人了！東倫敦華僑裏面有一位名叫張朝的，在倫敦開了三十年的菜館，現在算是東倫敦華僑的『拿摩溫』的領袖！

五一 英倫雜碎

到英國後所得的印象，已談得差不多了，還有些零零碎碎的見聞，隨意再提出來談談。

英國式的『君子人』(“Gentleman”)的音容態度，很普遍地流行於一般民間。『謝謝』(“Thank you”)。『對不住』(“Sorry”)。或『請你原諒』(“I beg your pardon”)。等等客氣的話語，幾於隨處都聽得到。你在公共電車上買票，賣票的把票給你的時候，也對你說『謝謝』；有許多乘客接收這張電車票時，也回報那賣票的一聲『謝謝』。隨便買什麼，就是買一盒自來火，或是一份報，夥計或報販收錢時對你說『謝謝』，買客接到東西時也回報他一聲『謝謝』。在飯館裏吃飯，

女侍者捧上一盤菜，客人說聲『謝謝』，她也回報一聲『謝謝』。一天到晚，簡直在謝來謝去中過日子！大概無論什麼事，除非有人罵你一句，或打你一下，你說聲『謝謝』，總是不錯的！『對不住』或『請你原諒』的話，其用途似乎不及『謝謝』那樣廣，可是極小的事情，例如輕輕地誤碰了一下或是讓路慢了一些，就趕緊聲明『對不住』，或『請你原諒』，往往兩方面的人同時聲明。有一位新到倫敦的中國旅客葉君，有一天對我說：『英國人真奇怪！我在街上走路時無意中很重地撞了一個人，他趕緊對我說：「請你原諒！」我這樣重地撞了他一下，他怎麼反而請我原諒！』

據說這類『君子人』的行爲，是含有自尊的意味，對你客氣，不一定就是敬重你的意思，所以對於任何人都這樣。

一般人的守秩序，這在西方各國大概都成了自然的習慣，無論在郵局裏寄東西，在車站上買票，或是在戲院前買票，一有了幾個人，便自動地立成一列，依

先後前進，決無爭先恐後的搶奪現象。在戲院前等着買票，一兩百人立成雙人的長隊，是常見事情。尤其有趣的，我寓所附近有個影戲院，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有兩三百兒童，自三四歲至八九歲的模樣，也在戲院前立成雙人的長隊，很靜默地依着先後立着等候，並不見有大人在旁監督，這班小把戲的那樣天真爛漫的可愛的神氣，每當我乘坐公共汽車從那兒經過時，總要遠遠地回頭望着他們。從小就養成這樣守秩序的習慣，怪不得長大之後成了自動的很自然的行爲。

英國人對於有色人種，有成見的仍然不少。往往門窗上明明貼着『招租』，或在報上『招租』的廣告裏明明說有屋出租，看見是中國人要來租，也許假說已經租了出去。中國友人某君有一次出去租屋，也遇着這樣的情形，外面明明掛着『招租』的牌子，進去問時，却說是已經租了出去。這位朋友很不高興，說既經租了出去，便該把『招租』的牌子脫下，免人白費工夫來問，房東不肯，這位朋友憤然自己動手把那個牌子強爲脫下後，才離開！其實這於事還是無補。不過這



不過是一部分的情形，有的人家因為住過中國人，知道中國人很好，却很歡迎中國人去租他們的屋子；外國的電影以及書報總把中國人糟塌得不成東西，聽說東倫敦的中國區，有的英國女子簡直不敢單身到那裏去，她們誤會中國人之可怕，可以想見。可是她們或他們有機會和中國人做朋友後，却都覺得中國人好。

一般英國人對中國人仍莫明其妙，不能了解，你衣服穿得整潔些，仍要把你當作日本人。到過中國一兩年的英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比較地好，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向來是很客氣的。到過中國幾十年的英國人，自以為看透了中國的種種劣點和黑幕，對中國的印象最壞，而且這類英國人往往以『中國通』自命！

英國社會裏『老小姐』不少，她們的暮景生活頗多可憐的。在倫敦的朋友熊式一君的房東也是一位當過小學校長六十多歲的老小姐，常常抱着一隻貓，撫摩着叫『達靈』(“Darling”)。還有一位中國朋友承另一位朋友的介紹，說某某小姐請他去吃茶點，他欣然前往，到時才知道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小姐，坐在一張

沙發上，已經不能動調如意了！拉着他嚙嚙地瞎談一陣，這位朋友不好意思就逃，如坐針氈！他說那個服侍老小姐的妙齡女僕，倒很漂亮可愛，但是英國人階級觀念特重，他又不便叫她加入談話。

倫敦的霧是我們所久聞大名的，常常可於倏然間看見全倫敦被厚霧所籠罩，對面不見人，在白天也要全城點着電燈。遇着潮霧實在濃厚的時候，在街道上雖有了燈光，還是糊裏糊塗的，一不留神，就須對碰，互叫『對不住』都來不及！有的報上就稱這樣的白天爲“Midnight afternoon”（『半夜的下午』）！本年一月二日英國南部八千方英里內，都被濃霧弄得漆黑。倫敦當然不能例外，電車汽車對碰，傷了不少乘客，同日有七個人因迷路大踏步走入河裏去！有一個婦女竟致溺死，其餘的幸而救了起來。盜賊也異想天開，這天倫敦發生了六處盜案，都是乘着濃霧的時候，不易看見，又不易追趕，有的搶了婦女們手上的錢袋就奔，有的竟合夥到店裏去『各取所需』！

倫敦除夏季外，陰暗是常態，晴天是例外，下雨尤其是不可測，所以雖在太陽當空的日子，也有人手上拿着洋傘。他們所拿的這種洋傘都包得很緊，簡直是當着『司的克』用。手上拿着一把洋傘，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細硬的盆帽，（他們稱爲“Bowler hat”，我在國內時聽見有人稱爲博士帽，）這是英國人的代表式的（Typical）裝束。還有人頂着高禮帽，穿着大禮服，也拿着洋傘在街道上跑來跑去。在報上登出的結婚照片，新夫婦從教堂裏禮畢出來，穿着一身禮服的新郎，手上也往往拿着一把洋傘！同樣地怕下雨，婦女却不大見拖着這樣的一件傢伙。法國人多矮而胖，英國人多矮而小，但是法國和英國的警察都極力選用高大魁梧的大漢子，尤其是倫敦。普通的一個英國人和警察立在一起，簡直大小差得多，這類大漢警察大有 Swift 所著的“Gulliver's Travel”裏面的大人國中人的氣概。

在巴黎的街道上和菜館裏，常看得見非洲的黑人和安南人。在倫敦的街道上

和菜館裏常看得見非洲的黑人和印度人。他們自己的感想如何，我不知道，但他們替他們設身處地想想，實在替他們覺得難過，因為總要連帶想到『亡國奴』這名詞上面去。但轉念到我們自己，尤其是轉念到我們東北的三千萬同胞，愧怍憤激的情緒更不能自禁地湧着上來！

# 韜 奮 的 著 譯

一，所寫想千，陸本  
種更提所餘，書  
補可到，得五，是  
充以的很，十，表  
，供問可，都，在  
，或讀題以，是，「  
考者在態現偽，短，  
的思慮度者趣，隨，  
料考和者時，四選  
。的張於筆感五的

韜奮著  
(再版)四角

韜奮漫筆

革命文豪	高爾基	韜奮編譯
------	-----	------

不面偽輯本  
敢級永的書  
言雜的著是  
的，文者從  
事筆，用「  
，是實，厚生  
最言人，利活  
有力所社，刊  
的欲會，深的  
喉言及政，思  
舌言，治想，  
，言等，趣  
所方味選

◆ 韜奮著 ◆  
第一集(五版)八角  
第二集(四版)八角  
第三集(再版)四角

小言端

版三正修

▷角二元一價實◁

可·版，者不奮文生高  
供書播尤，能發壇平爾  
有志未圖不不釋的奮基  
研附餘不不手有經闢為  
究有幅看看極的情生代  
文高，，有，事形進革  
聽所均全有與實，，命  
者基為書意味，充由學  
的著外約在的等爾嗎家  
參作間二讀小於著頭家  
一十書說一引脚，此  
覽罕萬中。本入夫而書  
頗觀言零有令人而書  
詳之，趣志人勝登敘  
，珍味奮看令世述  
更品網者爾了界其

◆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

# 萍踪寄語

初集

裝平每冊實價捌角整

著者 韋 奮  
發行 韋 翰

經售處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再版

A 27

7

~~22244~~

574244

(11)

\$0.80